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三十四期

民國廿二年八月廿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KUO WEN WEEKLY

要目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繕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二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贈』。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 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氾濫的黃河



（上）開封黑岡口民夫護堤搶險。（中右）火車運石拋塡黃河橋墩。（中左）黃河橋第七十七・七十八孔之激流。（下）開封南門屯塞之蔴袋。

四強協定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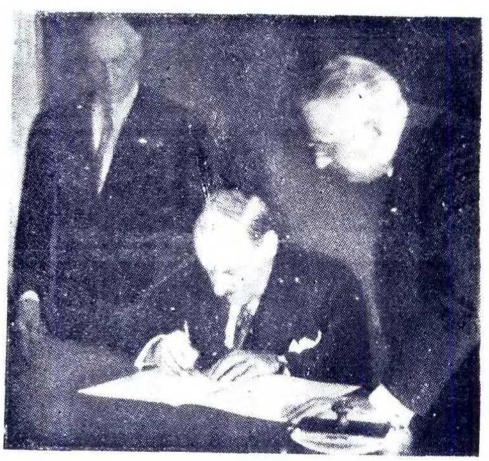


英國大使格蘭罕

義總理墨索里尼



德國大使哈塞爾



法國大使約文納

簽字地點在羅馬威尼斯宮

時人彙誌

羅文榦



羅文榦，字鈞任，廣東番禺人，生於光緒十四年，在英國牛津大學習法律，得碩士學位，取得律師資格，又得博士學位，民元至民四任首都檢察廳總檢察官，民五至民十五任法典編纂委員會會長，民十任司法總長，民十一任財政總長，民十一任大理院院長，民十五再任司法總長，民十五至十六任稅務督辦，民十七任外交總長，民二十一至現在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長兼外交部長，最近奉命出巡新疆考察司法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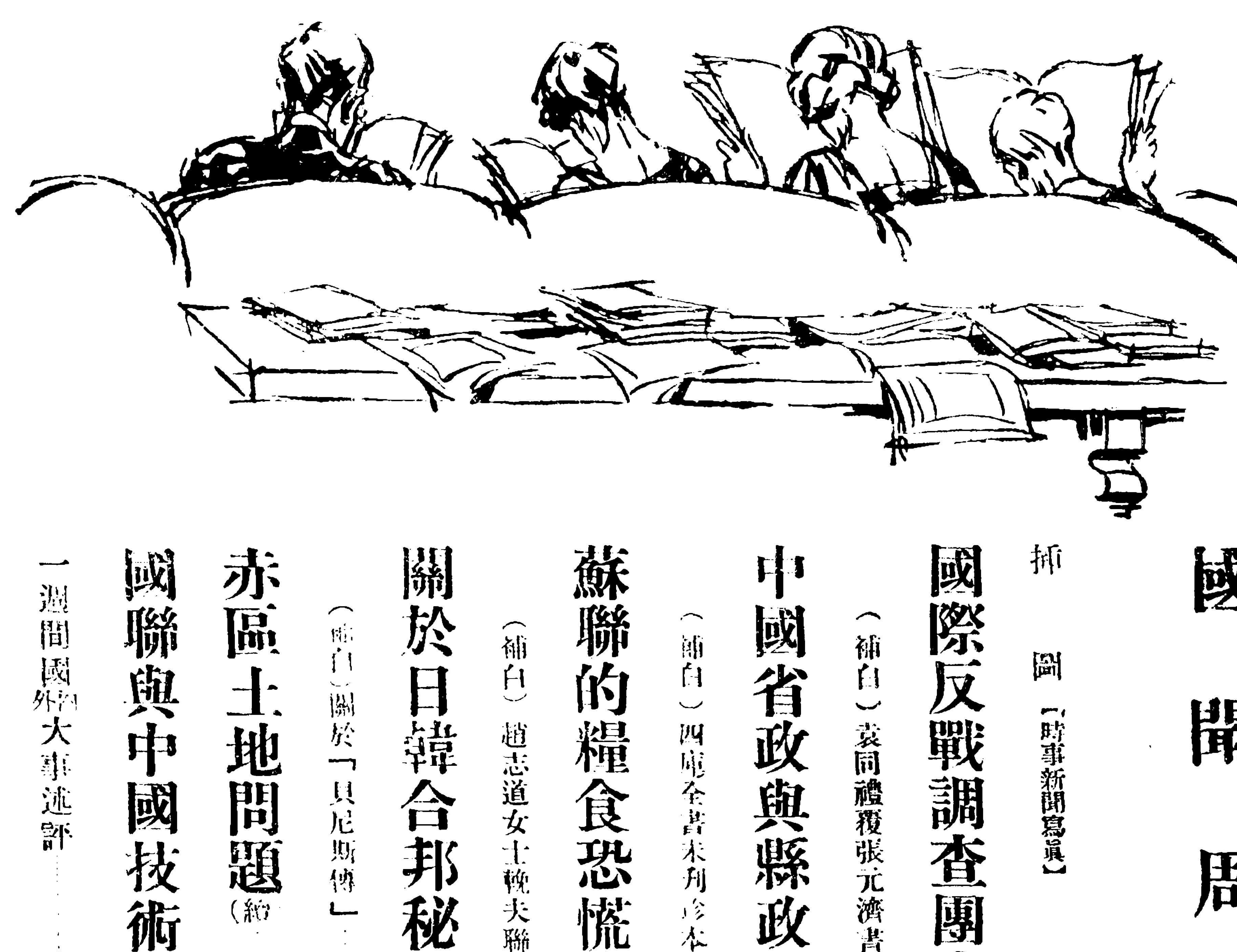
編輯後記

□……國際反戰調查團業於本月十七日抵滬，多是世界知名的左翼作家。慣於起鬨的上海人，這次對於他們的態度，好像並不如對蕭伯納那樣熱烈，報紙上的記載也很冷落。反戰會諸子，代表的是弱小的呼聲，尤其是爲同情强力侵凌下的中國而來的；至於蕭伯納帶來的是什麼呢？只是所謂「幽默」。從這一點比較看來，顯然是中國的需要「幽默」比需要「奮鬥」還迫切萬分！這期本報刊登這篇「國際反戰團來華」，要算最背時的了。

□……這一期還有一篇值得注意的文字，便是喩血輪君的「中國省政與縣政之矛盾及救濟方策」。中國原是「文字國家」，行政的成績也止於是辦文書，發文告。我們相信喩君此文是得諸實際的經歷，所以語無虛設，句句入裏，其所建議也不是不可行的空談。這是中國應該急切注意趕快改革的事，並不是小問題。

□……籌印四庫全書，現已成爲學術界注意的問題，下期本報將發表倫哲如先生的「擬印四庫全書之管見」一文，給這個問題增加些新意見。

□……本報打算在文藝方面多努些力，從下期起，除連載「記丁玲女士」外，再登些短篇創作，以增讀者興趣，兼以鼓勵作者。（編者）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三十四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八月廿八日出版



國際反戰調查團來華

漂浮

在去年，（一九三二）七月二十八日，「國際反戰同盟」原定在日內瓦召集一個反戰大會，但是，不幸却被瑞士政府禁止，未成事實。復改於八月二十七日，在荷蘭的亞姆斯塔達姆，才開成了大會。蘇聯代表高爾基洛因荷蘭政府的禁止入國，以致不曾列席，於是，大會便在艱難困苦中進行了。

各國的代表，在這次大會席上，都是很激昂的演說，發揮他們的意見，巴比塞說：『代表各種各樣的國際勢力的反戰大會，於許多平和會議，平和大會之後，在這兒開會了。會場上一致喊出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有二千三百名以上的代表參加的反戰大會，傳達着幾百萬羣衆的意志，像這樣多數的團體，以及個人的反戰大會的召集，我們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為反戰大會鬭爭，漸次發展了。在各工廠，在各區域中，都繼續創造了反戰思想家的核心。而且在創造這些核心的人們之間，他們在事前並沒有什麼多大的聯絡，無論遭受多少被壓迫和造諸與妨害，然而真正反帝戰爭的戰線，結合各種社會層和黨派的統一戰線，終於創立了起來：如「工會」，「國際赤色救援會」，「國際勞動者救援會」，那樣的勞動者大衆的組織；再如私營企業使用人的組織，如官公吏，出征軍人，廢兵，教授，教員，大學生，中小學生的組織，都來歸了我們。又由婦女構成的「和平自由獲得鬭爭聯盟」，「人種擁護聯盟」「被壓迫民族聯盟」，「手工業者鬭爭聯盟」，「兵役反對者聯盟」，「自由思想家聯盟」等等組織，都來歸了我們，勞動者和多數的農民，市民，都手挽手的來集中在我們的領導之下了』。

在當場，巴比塞等更揭穿了帝國主義的欺騙和陰謀，尤其是對於中日事件加以極正確與極嚴重的解釋，並體無完膚的給國際聯盟一個迎頭痛擊。他說：『如果日內瓦的和平會議真正為了和平非戰時，我們可以指摘出瑞士政府拒絕反戰大會在日內瓦舉行的事實，他在國際聯盟的指揮之下而行的；這顯見，他們是不准我們為和平非戰開會的。』

巴比塞用着堅強的語氣向會衆說明，亞姆斯塔達大會是在許多「和平會議」「軍縮會議」的廢墟上舉行的，說明大

會的目的，不僅在於示威，而在於實踐的使其能夠成爲積極的有效的行動的國際設施。

此外，日本代表片山潛在大會席上，說了這樣的話：「……二次的，世界戰爭，已迫近眉睫，日本帝國主義又準備遠東的戰爭，只有蘇聯的和平政策才可以將這橫暴打退。反帝國主義的戰爭運動，現在正擴張於全世界，……我們必須宣言以革命戰爭對待帝國主義戰爭，更要求把帝國主義戰爭轉化爲內戰……」

關於這個大會，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的 Pravda 的社論上，說是代表具有反對戰爭的決心的幾百萬勤勞者的眞正大會，在這當中雖然代表們是包含着極複雜的政治傾向，但是却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點上，可以說是完全的一個整體。

由於國際的這一個非戰聯盟組織，大會上決議：爲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佔東四省，和它們的凶殘猙獰面目暴露給世界反戰的人們，爲揭穿國際聯盟的無能，和平會議的欺罔，爲將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的暴行和陰謀昭示給全世界，並對於李頓等由國際聯盟派遣的國聯調查團，關於中日事件不正確的報告，予以正確的打擊。在反戰大會上，由大家推舉，世界著名的作家巴比塞，特萊塞，羅曼羅蘭，路德維希稜等一行人，組織了「國際反戰調查團」，來遠東了。

旣是由國際反戰同盟派遣來的，據說他們所負的使命是站在被壓迫者一方面，是要積極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的。他們一行人等來華的目的，是要對於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在他們調查淸楚之後，予以嚴格的批判，進而把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陰謀和暴行宣佈給全世界，使一切被壓迫階級都一致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這個調查團，因爲他們的目的是「反戰」的，至少，是和李頓調查團的使命是相反的。

記得在幾個月以前，上海申報有國民社的巴黎電：「世界著名文學家等所組織之反戰調查團來華，前往東北調查，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且已去電歡迎」。同時，當時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杏佛對新聲社記者談：「最後該盟（指國際反戰聯盟）曾舉行重要會議，討論不侵略中國問題，並因李頓報告書係出於帝國主義集團之手，頗有不忠實之處，遂決意自行組織調查團來華，另繕一報告書，以眞實情形昭告於全世界人士。」

這次選派的人員，其中還有英工會領袖高馬潑，德國的莫勝傑和何那赫，當莫氏與何氏正要起身來華時，在德國被逮捕入獄。

現在反戰會主席馬萊勳爵及巴比塞等五人已於本月十八日起到上海，定下月三日在邀各國代表開反戰大會，並且九月中旬左右是要來華北的。爲着我們對這些以「反戰」號召的作家有一個認識和瞭解，玆將巴比塞，特萊塞，羅曼羅蘭，路德維希稷等分別介紹於次。雖然是不詳盡的，我想：在可能裏它要幫助讀者認清這些「是什麼人」？「是怎樣的人？」就很夠了。對於這些作家，作者個人是不寫什麼意見的。

巴比塞Henri Barbusse (1875—)是一個法國作家，而且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他與現在各國的許多作家一樣，前後的傾向，完全是廻然相異的。最初，因爲他受自然主義的影響是一個在 Salon內追求婦女的象徵詩人，所以他最初問世的作品，自然是題名爲「哭泣人」(Pleureuses)的一部詩集。這部詩集的內面作品，係多作自十八歲與二十歲之間，在詩人濟濟的法國詩壇上，自然算不得是占重心的作品。

以後的巴比塞，已經不是詩人了，在他創造「哭泣人」的前後，正是前世紀末法國喧鬧Dreyfus 將軍賣國事件的時候。這個有名的事件，使得法國的文壇也沸騰爲兩派，左拉Emile Zola起來告發，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也起來喧叫正義。當時一般思想者，雖然是無意識的，但已有許多開始感覺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的矛盾，及社會的不合理而憎恨戰爭了。

這個時候，青年的巴比塞，他的動機，雖不一定是爲這個事件，說來他是逃不出當時的客觀環境的影響。由一個 Salon 裏的詩人，漸次把眼光放射在社會上去，對於人生，起了極端的懷疑。在這個時期，代表作就是一九零八年的所作的「地獄」L'Enfer 在這部作品內面，他詳細的觀察了人生百態，但他還是只見得個人的內部，如戀愛姦通，生死，藝術，宗教，醜與美等；雖然他是相當的觀察了人生，但却不曾走出書房一步，沒有走到左右人生的社會上去觀察，是一個缺陷。

到了歐洲大戰，因分割殖民地不均，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爆發，巴比塞有了走出書齋而觀察社會的機會來了。歐戰剛爆發，他的本身是一個衷心的相信帝國主義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民主主義對軍國主義（他以爲其唯一的代表者是德意志）的戰爭，而去當一個志願兵以參加戰爭了。及其參加戰爭後，巴比塞在這個斯殺的原野上，一面又得了他在其最初的戰鬭作品「砲火」Le Feu 中所說的李卜克納西之英勇的行動影響，他遂從社會主義的言辭，和民主主義的愛國主義上醒轉過來了。在這篇「他火」上是把戰爭的恐怖事實描寫出來，極端作非戰論的宣傳。因爲他親身去參加大戰

，更因爲他去參加過去出於「砲火」之下，才知道了社會的機構，知道了近代國家，知道了祖國。與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一樣，同是站在反戰爭的立場上來描寫帝國主義戰爭之殘酷的。這部書，是激動了時代的青年。

「藝術是被赤血浸漬了。法國的血，德國的血，都是人類的悲哀！」在歐戰後，羅曼羅蘭評論巴比塞的「砲火」與「光明」，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光明」Clarté 在緊接着「砲火」出世不久，也出版了。這部書，也是轟動世界的巨作，書中他曾說：「戰爭是大衆的，——但又不是大衆的。有另外一種人，拿着操縱大衆的線索的人，在御制大衆的手，在使大衆，衝前退後的，……這些人，遠住在首府，住在宮殿，有最高的法律，有比人還強的機關。」這是他體驗的結晶，是站在新寫實主義的立場，用着新時代的眼光來看一切事物的。巴比塞是把握了「存在來規定意識」的這個原理，所以他描寫的人物，並不是出馬就喊熱烈的口號，而必到了週圍環境成熟時，才發出充分的內心吶喊來。

因了大戰，巴比塞是醒覺了，也就可以是說轉變了。在大戰以前，他所作的詩與長篇及短篇等，毫無革命的意義，也非社會主義的東西，即從形式的意味上說來，他也不在法國的詩形之發展上代表着何等的新階級。

在「砲火」上面，以完善的戰爭畫和戰壕的戰面爲背景，面描寫出作者的(不特是他一人的而是許多人的)漸次覺醒，這種覺醒竟由他們公然的宣言這是帝國主義的戰爭而達到最高點了。繼續本書，重版了許多次而繙譯爲各國文字了的作品而出者，即是「光明」，在此是敍述着戰爭的插話，兵士們對戰爭之不滿的成長和主人公——小市民——的甦生爲共產主義革命之經過。不過，這個時候的心理甦生，主要是以意識形態的犧牲之形式——抽象的網領的姿態來敍述，並不曾以藝術的溶合了的形象之姿態來表現出來。

其次，巴比塞表示人類的歷史，直到現在都是少數者搾取多數勤勞者的歷史爲目的而作的小說「鎖鍊」Les enchainements中，也是啓蒙和政論的要素，占着優位。爲一位不知疲倦的熱烈的宣傳家和煽動家，赤色戰士同盟及作家們組合的「光明會」(最初由國際平和主義的代表者們，後來由法國的共產黨員，第三國際的黨員等所組成的)的組織者巴比塞，現在是用心理來構成他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但還不能將這種從心理上溶解了的意識形態也於與之相適應的藝術形象中；這事件於他最近的作品「耶穌」Jesus 中，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將耶穌，一面根据歷史的事實，用一種科學的態度

來處理的。

巴比塞最近的作品，我們知道的是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種種事件」Fait divers 這是一個短篇小說集，全書共分三部。第一部爲戰爭，第二部爲白色恐怖，第三部爲其餘。據著者自己說，這些短篇的材料和形式，都是他所親見的事實，和他蒐集的眞實事件，不過採之小說化罷了。

近兩三年來的巴比塞，確是在東奔西走，或與匈牙利的亡命客相談，或去調查意大利的黑暗監獄，屢次對於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黨提出公開的詰責，努力於爭鬥。在這些短篇之中，我們可以看得出戰爭時代的殘酷，上官的復仇。用機關槍來將自己的兵士掃射；又可見得出監獄中的黑暗，對於革命者的施刑的殘酷。正如巴比塞所說：二十世紀是金錢的時代，鋼鐵的時代，爵士班的時代，Jazz Band 但尤其可以稱爲是血的時代！這些短篇，都是異常純樸，巴比塞好爲玄學議論的僻氣，在這裏是看不出的。

巴比塞也曾寫了許多理論，尤其是近年來，關於論蘇聯的。

關於特萊賽 Theodore Dreiser（1871—）一般人都知道他是美國多寫關於男女兩性心理的小說的一個作家，近來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的。他的第一本書Sister Cauie ，於一九○○年問世，但並不引起世人怎樣的注意，而一般舊式的批判者，又只攻擊他的恣意描寫性慾，不知其眞價值。十一年之後，他方才出版第二本書，其中以「銀行家」The Financier 1912與「巨人」The Titan 1914等，尤爲人所稱道。

世界大戰爆發，他也是自身歷於大戰的屠殺中，親眼看到了大戰的實況，並且深深的了解戰爭並不是與多數人有什麼好處的，乃是少數人的利益衝突。一九一八年出版的「自由與其他」Free and other stories, 是將他感到的認識的都寫在上邊，是得到了許多美譽。他的文筆雖很散亂，但態度却極嚴肅。

他的成名是很晚的，爲人所注意不過近些年來的事。美國的資產階級一向自以爲「榮華富貴」，了不得的文明國家，對於特萊賽這種只會揭穿他們黑幕的作家，老實說是有點討厭的。但是，特萊賽却自己從不去追求什麼聲望，然而他的天才，像太白金星似的放射着無窮的光彩，終始不是美國式的市儈所掩沒得了的了。現在，大家都不能够不承認他是描寫資本主義的美國生活的極偉大的作家。他的一部「美國悲劇」小說，曾被攝製成了電影片子，甚至中國的上海天津也於年內放映過，自然，美國的電影早已經把他的作品修改

得不成樣子了。

蘇聯會招待他遊俄，他著有「目覩的蘇俄」，是一點也不虛僞的，寫出蘇俄一切建設與眞相，雖然許多人是反對他的，但他個人却承認蘇俄是人類的未來歸宿，是幸福的。

關於他，有一件騷動全美國，嚇了世界一跳的事情，就是他竟打了一九三〇年文學的諾貝爾獎的辛克萊．劉易士Sinclair Lewis 兩記耳光。劉易士和他遇見在招待蘇俄同路人小說家皮爾揑克Boris Pilniak 的宴會上，劉易士像煞有介事的發表了許多諷刺的言談，特萊賽當時用極忠實的朋友態度對劉易士說：『你的創作態度，應該完全改變，不然的話，只取悅於奴隸文學的獎金會，將來你是沒有出路的。』但是，劉易士得意忘形，完全用一種輕蔑的不接受忠告，表示很圓滑的態度，引起了特萊賽的憤怒，便打了他的耳光，造謠的新聞記者說特萊賽是嫉妒劉易士獲得諾貝爾獎金，但是明眼人，却都知道，根本不是那麼一回子事！

特萊賽，像一隻老象，它在樹林裏走着，「一直向前，踏倒牠路上的一切東西，隨便什麼也不能夠引誘它走到旁邊去。」這是辛克萊說的。現在特萊賽是個六十歲的嬰兒，他的鬥爭不是孤立的了，已經是在一個新的立場上了，他的勇往直前的勇氣，比以前更加堅强了。

路德維希稜Ludwig Renn是一個生在德國貴族家庭裏的孩子，他的母親是在莫斯科生長的，所以他從小就愛好俄國的言語和俄國的一切。幼小的時候，他身體很壞，而且發育也不十分完全，因此，竟被校醫禁止入學的通知，到了十一歲時，雖勉强入了高等學校，但是校長却看不起他，說他是蠢的，不及中學程度。等到幾年之後，他自己感覺別人對他藐視，只是藐視而已，因了他生理的迅速發育，開始他感覺到自己並不像別人所說的那麼蠢，教師和他父親的意見敢情是不對的。

之後，他便開始了知識生活，鎮天價和一位朋友在山林裏散着步閒談，辯論，並寫關於戀愛的詩文。不久爲了要鍛鍊身體，他得了父親的同意，跑到軍隊裏去。雖然軍隊生活，不消說是很苦的，但他爲着能有了機會和一般兵士接近，可以看到兵士的生活和思想，不肯馬上離開軍隊生活，然而不久，世界大戰便在一九一四年爆發了。

在戰爭中，他遭受了許多痛苦，尤其是精神上的。也澈底覺悟了戰爭的究竟，對於教會的憎惡，對於長官的痛恨，對於士兵的同情，終於使他和革命者接近；因爲憎恨戰爭，也就使它想剷除這種爲少數人利益的戰爭，更進一步的，它

和戰爭的造成者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越發對立起來。

一九二〇年的秋，他脫離了軍隊生活，服務於薩克森警察局。此後，和軍隊裏服務的年限相加一共十年。後來，他辭職去了。便研究法律，政治經濟學，俄文。甚至經營商業，後來又跑到農場上去，運肥料，種洋薯，割禾。又徒步旅行到埃及去，回來又研究藝術史。但是依舊找不到安定，依舊找不到出路。不久，他又經歷了警察局屠殺飢餓的民衆，以及壓迫和剝削的慘劇，雖然出發於人道主義立場，他是憤怒的，但依舊沒有辦法。過後不久，他讀了約翰里德「震動全球的十日」一書，於是，他才明白出路原來擺在面前，是這樣的：以大衆的出路爲出路，大衆出路沒有他個人出路也是沒有的。

自此，他下了最後決心，出版了「戰爭」，但是他的態度却一些也不明顯。但接着他又出版了另一本書，是「戰後」，他的態度很明顯的露出來，也就是一部左翼的小說。他指出了每一個爲眞理而戰的人，每一個脫離了自己的階級而與大衆連結在一起了的人，所必須經過的道路。他說：『……整整七個年頭，我的生活沒有立脚點，也沒有前途，直到最後我才找着了出路是向共產的。』」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的一生中，前五十年是在無聲無臭而幾乎孤獨之苦心研究中過去的。五十年以後，他的名子才變成了歐洲狂濤般的議論的中心。將近那默示的一年，(指一九一四歐戰爆發)我們同時代的藝術家還是少有像他那樣在完全的退隱中埋頭工作而不被世人所認識。

從那一年後，沒有一個藝術家曾變成如此紛擾的爭論的題目，他的根本思想是被決定着要到全世界都武裝起來，淩淩乎要毀滅他們的時候，才自暴露於天下的。

羅曼羅蘭生於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在一個生活樸素，人事簡單，古氣磅礴之鄉，他們家裏素爲城中資望極好的中等階級，他的父親是律師，亦即城中聞人之一。他的母親，一個信教基篤而心思過密的女子，注她全付精神在兩個孩子身上，是他和他的妹妹。據日常生活的環境看，那空氣是平靜的；但是在父母兩方的血質中藏着法蘭西有史以來的不曾完全調和過的衝突。在父系一方，他的祖先都是議會的戰將，革命的熱血兒，流血以殉信仰的不在少數。從他母親的家族中，他却傳襲了姜孫的精神，考察者的心性。所以從他父母方面雖是同樣受了熱烈信仰的傾向，而所信仰的却是相反的兩個理想。在法國這種信仰與革命，愛宗教與自由中間拆分，已經有好幾世紀了。他的種子，命定着要在藝術家

島中開出花來。

幼年的時候，他的熱情是被莎士比亞和悲多芬所喚起，少年從童期，成人再從少年期，將這個對偉大的熱烈的讚美，傳襲下去。在中學的時代，他是一個感覺銳敏的少年，想作一個藝術家，兼詩歌與音樂，但他跑進了大學之後，是在一個尼院似的閉關生活中過去了，學校是要免得學生分心，所以和世界全然隔絕，要他們懂得歷史的生活，所以和實生活是相離得很遠的。在這個時期，羅蘭一方面主要興趣在哲學方面，另一方面以地理歷史作他主要課目。這種選擇，將來他藝術生活的成就實基於此。

學校生活過去，雖然科學是可以致富，他選擇職業却傾向於文學和音樂；但是人生所要求的却像是一些有秩序的東西，是規律而不是自由，是飯碗而不是傳道生活，這時他才不過二十二歲。這時他受了託爾斯太的影響，知道了他自己的需要，知道了他應該把幫助別人是藝術家的第一道德義務，從這時期起，也就是開始了他全生事業成爲大扶助者，詩歌在他是一種神聖的事業，他的創作，全爲要在人道的路上作一個勇往直前的戰士。

恰乃有機會使他到羅馬去，飄流在意大利和許多別的城市，文藝復興時代的遺念觸發起他的熱烈感情，這時，他勃勃然不可遏止，用詩的形式來改寫歷史，隨手著了許多劇本，就像莎士比亞一樣。在意大利，他結識一個年邁的老婦，南人在滿腔熱忱中，同樣感着同樣的理想主義，她領了他進精神的自由世界，據他自己說，走進充分覺悟到藝術和人生的重要，是靠她的提挈的。

在這意大利的幾年居留中，像哥德的當年一般，他意志的衝突已在南方景物的高潔空氣中調和了下來。他初到羅馬時，還是縈迴不決的，論天才，他是一個音樂家；論傾向，是詩人；問處境一個歷史學者。慢慢的，詩和音樂中間，奇幻的相結合了。在他最初的劇本中，詞句中都飽和着叶律，同時，在那些有翼的字句後邊，他的歷史意識又從過去的豐富色料中建造出一個偉大的場面。他的論文「歌劇起源論」（Histoire de L'opera en Europe Avant Lully et Scarlatte）和Des causes de la Décadence de la Peinture italienne 發表之後，他常在著作及評論上居於近代文界的第一線。對於音樂的造詣，爲現代的第一人，在美術上也很有地位。著作有Millet（1902）Beethoven（1903）Michel-Ange（1906）等之研究。一九〇二與波多里詩等創立民衆劇創設委員會而爲一員。又著有民衆劇場（一九〇三）Le Theatre duPeople以闡明其意義，並作了許多爲民衆劇上演的劇本；如「聖路易」，

「理性的勝利」，「狼」，「丹東」，「七月十四日」，「愛與死之戲」等；時候正是Dreyfas將軍賣國的時候。在這時期，他犧牲他的能力去幫助別人的努力，但是他從不會盲從別人的脚印的。但不論什麽他和別人一同企圖的創造工作，都變成了失望；他的民衆戲院被妒嫉心毀壞了，他爲民衆所著的劇本，也遭受了失敗，在這許多打擊之下，他在孤寂中發展自己，一切不鬬的度了十年孤獨生涯，著成了「約翰克里斯都斐』Jean Christophe (1904-1912) 一書蘊藏着一代青年的活信仰，在倫理的意義上講，比現實更眞確的著作。是寫一個德國音樂家。因了這本十冊的書，不但造成了他的名譽，而且因此有了許多傾心的讀者。頃刻之間，羅蘭熱像洪水似的汎濫了全世界，這時候他已快登王秩了。一九一二年他還是無所聞見的；一九一四年他已經享了大名。一般青年發了一聲驚異的喊，認識了他們的指導者，歐洲也有才曉得歐洲的新精神，已有了第一批的收獲。

從多年的忍受同和力學，他已經成熟。但是，大屠殺的世界大戰也成熟地爆發了，這時，他不復當初少年感情的氣概，對於眼前大屠殺的世界，殺氣騰騰的，由於許多活生生存在的事實，使他看透了，戰爭的本質，是與大衆沒有好處的，敵情不過是少數人掠奪殖民地，爲少數利潤的戰爭而已，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箴言的「博愛」，實際上變成了無窮盡的掠奪戰。大量的羣衆，被虛僞的「爲和平而戰』的皮鞭，鞭向殘酷的戰場上去供了犧牲。羅蘭澈底的了解了這一點，便作了一本「超越了戰爭」，大唱反戰主義，反對窮兵黷武；因此竟被當局驅逐出國而居於瑞士，但是他仍不屈不撓而繼續他的反戰運動，爲正義和人道而奮鬥。歐洲是將他所理想的一切熱情現象都毀滅了，他看到社會是那麽樣子，人們又是那麽樣子，怎麽會不使他憤慨！對於畸形的世界一切現象，都將他過去的種種浪漫幻想消滅了。巴比塞說他過去。是理想主義者，現在也毅然改正過去沉溺於精神活動的錯誤了。

戰爭停後，他又於一九一八著colas Branguon，一九一九著Les Précurseurs等，他憎恨了這個世界，希望有一個眞正和平的世界出現，然而和平世界在那裏呢？但是他的理想却成了現實，近年來，他承認並相信了蘇俄。從歐戰之後到現在，這許多年，他盡了全力爲全被壓迫的人類服務，「肉體固然比較孱弱，但却有着不折不撓的精神」，「要在這無知的罪惡的黑夜中創造光明」，(引他寄與高爾基的話)；雖然是艱苦的工程，但他却吃苦的作下來。

此外，國際反戰調查團還有許多人，一時因缺乏參攷材料，也沒有什麼特別可記述的了。想到歐戰，千萬的人命是犧牲了，萬萬的資產化爲烏有了，全世界都爲戰爭所震動；帝國主義者，因了利益的衝突而火併起來，在愛國的口號下驅使着民衆效死拼命，結果在人類史上遺留着一片血腥的汚漬而外，大多數人得到什麼呢？這是我們已經得到的結論和教訓！也就是巴比塞，特來賽，路德維希稜，羅曼羅蘭等偉大作家深切的感着，而大聲疾呼的。由於一九一四分割世界市場的認識，反對二次大戰的意識，已經反映到文學裏邊去，巴比塞的作品可說是代表了。許多反戰主張的人，如愛因斯坦，高爾基，宋慶齡，和上述作家和民衆等是越發多起來！

眼看一九一四的大戰，在歷史上將重複的演出，裝着和平的樣子的軍縮，另外是秘密擴充軍備和積極備戰。呵呵，可怕的人類屠殺又要來了，無邊際的戰場上，可憐的無邊際青年又要衝鋒陷陣，從震撼天地的砲聲裏，人類又要犧牲了，恐怖呵，經過了上一次戰爭的經驗，對於這個即來的戰爭，我們該怎麼認識呢？同時，該怎麼樣來消滅這種可怖的慘禍呢？對於「國際反戰調查團」怎樣觀察呢？——可惜，這不是這篇短小的文章裏可以解答的了。

最後再說一句，在帝國主義的大戰之前，這許多作家他們都與一般革命性相隔離，只不過是非政治的耽美家，熱情的理想主義者而已，但是都在世界大戰的影響下走到反帝反戰運動的路上來了，他們的事業自然也是負着很嚴重的使命，是有意義的？

八月十八日•天津

補白

袁同禮覆張元濟書

——爲影印四庫全書事——

爲影印四庫全書問題，張元濟致袁同禮之函，已誌上期本報，茲更錄袁覆張氏之書如次，以見雙方之立場：

菊生先生尊鑒：前奉七月十三日手教，以有青島之遊，未及作覆爲歉。流通古籍，採用善本，我公提倡最先，海內欽仰。此次選印四庫，同人擬議「以善本代替庫本」，蓋本我公之主張，聊備當局之採擇而已。曩者貴公司，兩次陳請借印，以政治關係，功虧一簣。但先後均以貴公司名義，影印發行；此次則係由政府主持，而祗從事抽印，與以前兩次情形，微有不同。同禮職司校讎，而於文津•文淵兩本，又與子民•叔海兩君，共負典守之責，見聞所及，不得不圖補救。區區苦衷，當爲國人所共諒。誠以當局如有貽誤，匪特在學術上爲致命傷，於國家顏面尤不能不顧到也。矧近年來中國學術上之進步已迥非十年前所可比擬，而目錄之學，則已蔚爲大國，駸乎司羣學之樞鍵，而司其營養焉。「善本難致」，似已無庸過慮，同人不敏，頗願勉盡棉薄，共襄盛舉，以期能底於成，不致再蹈前人之失。至尊函所述「躭擱」一層，自當力圖避免。但吾人爲國家辦文化事業，亟應屏除敷衍苟且之陋習，而萬不宜草率將事也。茲聞編訂目錄委員會，業已組織成立，其中委員如先生等，又爲版本大師，此後進行，當可脫離政治，而入純粹學術範圍，想貴公司諸公，當亦樂觀其成也。謹布區區，伏維亮察，順頌著祺。袁同禮拜啓。夢旦雲五拔可諸先生統此致意。

（公）

中國省政與縣政之矛盾及其救濟方策

喩血輪

孫中山先生對於政治解释云：『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依此定義，是政治主體，實爲民衆，而政治之設施與推行，必須合乎民衆之生活與需要，更無疑義矣。然中國近年政治，幾無事不與民衆隔離，主持政治者，又祇知運用其上層理想，發爲高論，而對於佔全國人口十分之八之農民生活狀況，反多忽略不顧。於是中央大政方針，旣非各省所能實施，各省行政計畫，又非各縣所能通行，各縣一切措施，更非民衆所能承受。如此層層矛盾，事事分歧，政治如何能上軌道？人民如何能獲政治利益？今試就各省省政府與縣政府情形言之，所謂省政府主席，終日忙於會客赴宴，迎送貴賓，除每星期例會主席外，實無暇與各廳長討論政事。而各廳長又祇知孜孜於部屬員司之任免，求差謀事者之安插，更益以私人交際，公共宴會，亦殊無餘暇以治其正業。甚至民廳長不知一省戶口若干，建廳長不知一省出產若干，敎廳長不知一省學校若干，財廳長不知一省捐稅若干，遑能望其剷平匪患，綏靖地方，解除人民疾苦，救濟水旱災禍乎？尤其奇怪者，各廳舉政，各不相通，有時甲廳認爲必行之事，而乙廳則覺其可緩，有時乙廳通令廢止之事，而丙廳方嚴催舉行，於此紛紜錯雜之下，縣政府遂成爲最困難而最繁複機關！蓋縣長直隸於各廳之下，事事應秉承命令，盡力推行，然實際如此分歧矛盾，縣長將如何着手去做？流弊所至，遂使庸懦縣長，茫無頭緒，悄然求去，賢明縣長，宵旰勤勞，憂懼不安，狡黠縣長，則面面敷衍，因循坐誤，結果，縣政府乃成爲各廳法令公文之堆棧。雖告示遍於通衢，而實則一事未辦，間有舉辦，却又非民衆之所能堪，中國政治腐敗，此實爲最大之癥結！就最近幾年觀之，除西南西北各省，各有其體制外，蹈此弊者，要以中部各省爲甚，而中部各省中，又以豫鄂皖爲最。（蓋豫鄂皖廳與縣之間，又多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謹不避煩瑣，略舉其例於下：

例如財政廳於二十二年會計年度開始之日，將各縣地方預算，縮減十分之五六，約計中等縣分包括各項事業及臨時費年需二十萬元者，突減爲八萬餘元，此爲撙節開支，減輕

人民負担，用意固至善也。然保安處對中等縣須置保安隊六七中隊，每隊官兵約一百二十名，年需餉銀八九萬元，此欵將安從而出？倘遇校閱，尚須置備各項軍用品，動輒數千元，此欵又安從而出？然財政廳與保安處不相謀也。倘縣政府遵照廳令辦理，則惟有裁遣保安隊，但裁遣保安隊，不惟人民失其保障，且亦非保安處所許可，不裁遣，乃又無以符廳令。此其一。

又如民政廳奉剿匪總司令部令，飭各縣舉辦保甲，此種保甲制度，本為匪共肅清後，組織民衆之極善方法，縣政府自應遵令力行。但每一中等縣，至少有六百保，六千甲，六萬戶，每一保甲長所應填表冊規約切結等項都六七種，此一宗印刷費，則非數千元不可，而區保長月薪辦公費，又非數千元不可，地方既無此的欵，財政廳又不許在地稅開支，致縣政府欲辦乃無欵，不辦則受罰。此其二。

又如各縣縣政府，自縮減政費後，每縣不過月支八九百元，僅可用秘書一人，科長二人，科員書記各一二人而已。然財政廳令各縣設立財務委員會，以管理地稅收支，其所應用人員，則曰調縣政府職員兼充之。民政廳令各縣設立清鄉善後委員會，以辦理地方善後事宜，其所應用人員，亦曰調縣政府職員兼充之。而縣政府本身，政務叢脞，事積如山，安有職員之可調？各廳明知之而不顧也。此其三。

又如夏令將屆，正農民極忙之時，保安處忽令縣府曰：仰速調集壯丁隊，加緊訓練，並須抽丁組設訓練班，以資養成教練人才。建設廳亦令縣府曰：現有某段公路，亟待完成，仰速徵集民伕，限期修築。而濱江近湖縣分，伏汛正到，縣長又須徵伕築堤，督民搶險。於是一農民而得供數役，烏乎分身？本來壯丁隊為人民自衛武力，事至善也；汽車路便利交通，自應築也；洪水汎濫，築堤搶險，亦至不可緩也；惟同時而令人民為之，則勢有不可。此其弊即在上級機關之各自為政而不相問也！此其四。（按中部各省人民，最懼充伕當役，如派集輸送隊招抽壯丁訓練班等事，恒由各村鎮鳩資買出鄉間游民，前往服役，每名川資安家各費，嘗需一二百元之鉅，故兵役愈多，農村損失愈大，此實非政治當局所能知也。）

又如縣長委用之權，本在民廳，且須由省府會議通過。然縣長出缺時，往往民廳接替之人尚未發表，而行政督察專員已派人接篆，甚至督察專員所派之人，而擋民廳所委縣長之駕，民廳亦無如之何。他如各縣保安隊中隊長，本應由保安處直接委任，然督察專員亦嘗以命令擅自更調，保安處亦無如之何。此種權限衝突，乃時時發現，結果為顧全面子，

惟有互相敷衍而已。此其五。

又如免除苛捐雜稅，與民休息，此固近人所常談而為災黎所切望者，然必須上級政府能體恤民力凋殘，勿增加其支出，斯言乃始可實踐。顧事實有不然者，各縣人民方呻吟於災難之下，交通部忽來一令曰：今增設某縣至某縣電報，某縣得派電桿若干，其欵應由地方出之。保安處亦來一令曰：令成立保安隊幹部訓練班・每縣得派學員若干，須携旅費月餉三個月，其欵應由地方出之。民政廳亦來一令曰：行政人員訓練班畢業，各學員應由各縣發給津貼若干，其欵應由地方出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又來一令曰：今因敷設長途電話，每縣應派桿線若干，設立修械所，每縣應派經費若干，開辦農林試驗場，成立度量衡傳習所，每縣又應派經費若干，所有欵項，統應由地方措集之。凡此種種，在事的方面，固屬應行舉辦，在錢的方面，何能盡責之地方？地方為迅赴事功起見，勢不能不增抽捐稅，即增抽捐稅，又何能與民休息？此其六。

凡上所述，皆屬省縣事實，其他類此者，尙不勝枚舉。試思行政如此矛盾分歧，縣政府如何能做事？老百姓如何能安居？政治效率又如何能發現？攷其病源，即在各廳處理政務，各不相通，而廳長對於各縣實際情形，及農村狀況，又太隔膜，遂致廳令與各縣事實，往往背道而馳。此外各廳中猶有一種通病，即往來公文及發出訓令指令，皆係出自各科員手筆，其文字是否能通，猶不關緊要，但各科員是否有政治經驗及常識，乃為一重要問題！且各科員類多長居都市，對於各縣村鎮，漠不關心，日惟埋首伏案，照例辦稿，而科長秘書核稿時，又多偏重於文字的構造，對其處理某事之見地及辦法何如？則往往忽略。至於廳長，更少親閱稿件，或竟由秘書代為判行蓋章而已。於是政治基礎，乃建築於科員先生筆下，而廳長考核椽屬成績時，又僅注意其『等因』『奉此』是否蕆事，能力何如，多不問也。此實為省府與縣府與民衆隔閡之總因！今不揣謭陋，略貢其救濟方策如左：

一，**各廳長應分途出巡**：嘗見各省廳長就職之始，恒有其大政方針發表，察其所言，無不冠冕堂皇，精審確當。然日久之後，漸漸消沉，所謂各種辦法，祇成為報紙中陳跡而已！此其責任固由各廳長負之，然各廳長本身，亦確有其苦衷在。蓋每一廳長蒞任之初，所接各方荐賢之信，嘗在兩三千封以上，終日忙於接見賓客，任免員司，開會宴會等事，實亦無法履行其職務。今後應力矯此弊，凡各廳長於接事後，即宜分途出巡，親赴各縣，對於官吏廉汚，人民生活，及

農村狀況，作實地考查，然後依考查所得，以定行政方針，則庶不至盡爲科員筆端所誤，且亦能合乎全民之需要，而收利國福民之大功！如韓復榘氏之在山東，朱懷冰氏之在湖北，皆嘗躬自行之，而獲得相當實效，至於一切無謂應酬，應一律謝絕。昔曾文正公云：『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一有補！』願各廳長三復斯言，以自振奮！

二，各廳處宜協商理政：今日各省省政府雖均有星期例會，但所討論案件，關於都會居多，屬於農村甚少，縱令有之亦缺乏研究精神。蓋各廳處長因權限所關，互存客氣，雖明知某事之不可行，然不能不照例通過。（試觀民廳長提委縣長時，有幾曾被否決者？此即其一例。）故會議功用，祇成爲補足手續而已！此後各廳長若能親赴各縣考查，對於匪區非匪區，災區非災區之實際情形，必能深切瞭解。於是施政敷教，皆可盡量協商，凡各廳所規畫及縣長所請示事件，尤應預爲研究，如發覺有扞格者，則修改之，如甲廳認爲可行而乙廳否者，則斟酌而變通之，勿徒憑科員臆斷，任意批答。尤其關於法令規程，宜以農村爲背景。自將介石先生任三省剿匪總司令後，所頒行法令規程，積之可成巨帙，對於察吏安民，防饑禦匪，殆無一不備，惜皆成於學者幕僚之手，而非從農村實際考查得來，故常有窒碍難行之處。嗣後各廳長既深悉各縣情況，於釐訂法令規程時，應互相商討，俾歸允當。總期事之能行，不必言之好聽，則庶幾一切紊亂分歧之弊可免，而亦於事有濟，於民有利！

三，少行文多做事：中國政治，向來祇注意表面文章，而忽略事實，無論何種問題，祇要公文已辦，即以爲職責已了，究竟事之行否，不問也。譬如內政部對於農村某事，頗思改革，必首先通令各省省政府，省政府照例令行各廳，各廳又照例令知各縣，各縣勤勉縣長，尚知照例令飭各聯保主任，其有懈怠者，猶一一束之高閣，而各聯保主任識字者又甚少，對於此項令文，多不能明瞭通曉，遑能努力去做？嘗見鄉村聯保主任家中，灰塵寸積之案上，盡堆此項公文，其間固亦有事實上難於通行者，但可通而不去做者亦甚多，如此因循泄沓，安有政治效率之可言？然各上級機關未之計也！日前張岳軍先生在湖北講演有云：『近日我國政治，幾成紙片政治，上級機關之法令教條，實力奉行者，固不乏人，而照紙轉行，認爲已盡能事者，亦所在多有，此種積弊，甚至相習而不知其非。從來政治上之大病，在於上下敷衍隔閡，以至泄沓崩離，而此種紙片政治，實爲敷衍隔閡之表現，

吾人尤當切實廓除者也。』此不可謂非政治當局自覺之言。吾望各省省府及縣府，以後切戒此病，少用虛浮公文，多注重事的推行，無論問題鉅細，一經令行，即應稽考其成績，庶不至成爲空疏無補之紙片政治也。

四，縣長宜用本縣人：縣長爲親民之官，與民衆有密切關係，故我國歷史，向重牧令。然近年風俗澆漓，廉恥道喪，各地縣長，類皆由鑽營得來，故其一親縣政，無不貪汚，縱令控告有效，亦無非撤職遠颺，安然作富家翁而已！年來各省雖有所謂縣長任用條例，行政人員訓練班，以從事甄別，然效力仍甚鮮，此其故即在爲縣長者對於各該縣民情太隔膜休戚觀念太淺薄是也。今欲救此弊，惟有縣長改由本籍人充之！凡各縣公正廉明之士，富有政治經驗而爲民衆所信任者，民廳長應盡量物色延攬，各委爲其本籍縣長，其利蓋有五焉：（一）本籍人爲縣長，其家室財產，祖宗墳墓，俱在本縣，決不敢搜刮民財，肆行貪汚，以招全邑人民之謗怨，而遺子孫無窮之後累。（二）對於本縣民情風俗皆所透悉，無復上下隔閡之弊，凡推行法令，處理政事，必能適合地方要求，而愜民衆願望，不至隔靴搔癢，形成紙片政治。（三）縣長最易被劣紳包圍，其故即因遠來縣長，猝難識辨，若爲本縣人，則紳士之賢不肖，平昔相知已深，必不至爲其所利用。（四）本籍縣長，對於匪共之滋擾，動有痛癢關係，必能不避艱險，盡力剿治，不似外籍縣長，輒臨難脫逃。（五）縣長審理行政案件，嘗有偏袒不平之弊，其間固亦有因紳士關說，然事實不明，實居多數，倘爲本籍縣長，則案情之曲直，已先知之，紳士之朦蔽，斷難生效，如是，得免造成冤獄。凡此皆屬顯而易見，非憑理想。憶民十九吳醒亞氏長鄂民廳時，曾令數縣實行此辦法，當時於剿匪安民，大收功效。今之主張避籍者，無非避免人情請託而已，實則縣長而賢也，雖爲本籍，亦決無人情請託之可言，如其否也，避籍又何益？惟有可斷言者，凡屬身懷八行，暮夜鑽營，而求必得縣長者，此等人斷不可用，蓋其處心積慮，欲藉縣長以發財，結果，十九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昔胡文忠公云：『近人貪利冒功，今日求乞差使，爭先恐後，即異日首先潰散之人。』今日縣長之不可恃，正復如是。凡爲民政廳長者，惡可不愼？

五，辦法勿太多效率宜重：政出多門，百務叢脞，結果一事未舉，一利未興，此實爲今日各省之通病。蓋省縣當局頻頻更調，而舊去新來，又復各有主見，往往前事尚未舉行，後事忽又變更，或前令限期完成，後又通令廢止，遂致辦法日多，而效率甚尠。各縣民衆，則終日紛忙，莫安喘息

矣！例如收復匪區，清查戶口，始係由民廳令飭各縣遵照自治區組織，成立鄉鎮閭鄰戶，所有門牌執照戶口清冊等項印刷品，殆如山積，俱須於最短期間塡報發給，司事恒數十人，糜費不下鉅萬，然未幾總司令部忽通令廢止，統須改為保甲制度，於是門牌執照戶口清冊等項山積之印刷品，又須重印重塡重報重發矣。又如民廳為稽查匪類起見，令各縣印發良民証，保安處為編練壯丁隊起見，又令各縣印發壯丁隊徽章，此項章証，俱為布質，數量恒逾十萬，印費輒數千元，然未幾忽通令廢棄，不許發給，所費金錢，殆又擲之虛牝矣。其他如地方機關，民衆團體，名義未定，而招牌已更，組織方成，而制度已變者，更僕難數。至於調查，督編，催賦，察吏各種委員，更復絡繹於途，往來如織，遂令縣府民衆，擾擾倥傯，而於事實則無絲毫裨益也。日前湖北省政府舉行就職典禮時，方耀庭先生演說有云：『湖北人民，如刼後病夫，在天災人禍之後，所需要者衣食而已！至若補品雖好，惟暫時尚用不着，現在各種善後辦法太多，人民無力承受，猶如無力購買補品相者。多一種辦法，即多一種捐稅，而處處以田畝為例征收，希望新省府於剷除苛捐雜稅中，特別注意！』此誠為確切之論。切望各省政治當局，以後宜體察地方環境，勿徒多擬辦法，致失時糜費，治絲益棼，但每有一辦法，即須注重其效率，勿論小事小節，總期行之有效，則庶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

六，**智識份子宜回縣工作**：自辛亥以來，因生活發生變遷，各縣智識份子，類多相率外遊，或流為寓公，或走入仕途，對於故鄉觀念，漸趨疎薄。及革命軍興，共產黨遍佈各縣，打倒土豪劣紳，殺絕智識份子等口號提出後，益使各縣明白事理具有能力之智識份子，不能安居，遂又相率遁跡都會，以求自保，故前者可謂為生活所驅使，後者則實為避禍而遠離，近年各都市謀事求差者之日多，即坐此故。於是各縣一切事業，均無人担負，縣長縱有萬能，亦殊難於展布，間或有出而任事者，又非劣棍，即鄉愚，對於推行政務，絕無力量。譬如保甲制度，本屬善政，然成效之難於實見者，即因充任保甲長者，多非識字之人，既不能明其任務，復不知用其職權，結果遂成為催捐收稅之工具而已。故各縣智識份子，若不回縣任事，縣政必永無起色。且時至今日，國難日深，農村破產，災祲荐至，經濟枯竭，刼後災黎，方掙扎於水深火熱之中，凡關於禦侮救亡，安民除患，實有賴於整個民族之動員，斷不能盡仰之於少數軟弱官廳。故各縣智識份子，必須認清今日危局，互相淬礪，以共肩此重任，決不能逍遙都市，長作侯門寄生蟲！況民族復興，首在轉移風氣

，而轉移風氣，尤賴智識階級爲之表率，今日世風頹敗，人心日偷，智識階級不出而振拔，更待何人？昔胡文忠公治鄂時，嘗云：『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此其意亦在於官紳之互相砥礪，藉以樹立愚民之模楷。近年蔣介石先生亦嘗盛倡曾左彭胡學說，並屢以氣節廉恥轉移風氣激礪社會，何嘗非廉頑立懦起死回生之妙劑，然各縣士民不起而以身作則，其效力終等於零！此外如普及教育撲滅文盲，亦實國人所認爲目前之急務，然以今日教育經費之竭蹶，又何能盡仰賴於教育當局之敷設，此亦必須各縣智識階級起而圖之。蘇俄在歐戰前一年，全俄識字人民，僅佔百分之二二，迄至現在，其識字人民已一躍而爲百分之八十，撲滅文盲運動，殆已顯告成功。攷其運動之方向，亦是特別注重鄉村，而到鄉村肩負此項工作者，多數爲青年團團員，故其有此驚人之成效。設我國各縣智識份子，亦均能回到鄉村，努力於撲滅文盲運動，吾知行之十年，必大有可觀也。惟此事須一面由縣府物色推荐，一面由省府遴選敦促，最好各省府主席及廳長，凡遇有持函謀事者，須一律勸令先回本縣工作若干時，再由縣長課其勞績，據實呈報，以爲後日延攬之準備。如是，不獨縣事可以推進，即嚮昔省縣隔閡之弊亦可免。但此中亦有一種困難，即生活費是也。蓋各縣智識份子，多非富有，若盡回縣任事，生活必成問題。然亦有法可以解決，即一裁汰府廳冗員，一停辦政治訓練班，（蓋各人能回縣任事，獲得實際經驗，即亦無須再受此空疏訓練也。）然後將此兩項經費挪出，以津貼各縣回籍之人，吾知奔赴者必多也。

此外最關重要而足以戕賊國力滅絕民族者，厥爲各縣赤禍。此固有負軍事專責者，從事清剿。然需要政治力量亦甚多，而政治力量所以不能充分發揮，使社會得到安定者，厥在上級政府當局日居於繁華安靜之都會，未能深切瞭解匪禍之傷心慘目，故於報警，請兵，安撫，鎮壓，諸事，終不免淡漠怠忽置之也。不佞曾身經匪禍多次，每見警報傳至時，鄉村民衆，莫不色變體顫，心驚胆裂，父子夫婦相對，恒至痛哭失聲，一聞槍響，則紛然亂竄，親愛骨肉，瞬息相失，有躍水自盡者，有目擊家人被殺者，火光燭天之下，祇聞喊殺哭泣之聲，倘不幸被匪俘虜，則有令父割子肉者，有令子釘父屍者，（共匪常將虜獲良民，釘於墻上，然後凌遲處死，至今血跡殷然，猶到處可睹！）居宅變爲焦土，衣物化爲灰燼，種種痛澈心腑慘絕人寰之悲狀，有斷非安居都會者之所能夢見！故所謂『撫輯流亡』，『安定社會』，終成爲各當

局門面文章，究竟人民痛苦，有誰能知？此眞可爲痛哭長太息者也！（按豫鄂皖邊區共匪，去歲經蔣氏駐漢督剿，本已肅清，祇因辦理善後不力，遂致死灰復燃，最近又集有萬人，四出燒殺搶掠，邊區人民，從此又墮入恐怖漩渦，不能安枕矣！哀哉！）總而言之，中國今日政治，無在不使人失望，一方面固由於政治當局之顢頇頹廢，一方面亦由於社會中堅份子之自暴自棄！今後欲謀度此難關，以救危亡，惟有上下團結，痛自檢討其過失，而求所以補救之，凡足爲政治阻碍，或禍及人民者，力求所以消滅之！去冬馬季廉先生在本報發表『認淸自己的失敗』一文，可謂爲時局痛下鍼砭，憶其中有云：『我們對於政治，不願妄事批評，但是政治關係國家的盛衰，民族的生死，我們雖欲緘默，無奈良心不許。我們對於前途，不肯即抱悲觀，但是我們所見所聞，却使我們不能不悲觀，不能不失望。要使人民不悲觀，不失望，根本方法在剷除悲觀失望的因子，改造悲觀失望的環境。』（見本報第九卷第四十九期）此誠言之眞摯而痛切。不佞忘其陋劣，草擬此文，其動機蓋亦在此，雖所言不免近於瑣細，但關係則甚重大，得當與否，固非所計也。

八月七日寄

補白

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編目委員會 （公）

關於影印四庫全書事，選印範圍以本子問題，學術界與教育部之意見尚未一致，教部於本月十四日函聘陳垣，傅增湘，李盛鐸，袁同禮，徐鴻寶，趙萬里，張允亮，張元濟，董康，劉承幹，徐乃明，傅斯年，顧頡剛，柳詒徵，張宗祥，葉恭綽，馬衡十七人，爲編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委員，洵解決此問題之關鍵也。

蘇聯的糧食恐慌

——譯自現代史料八月號——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著
警愚 譯

蘇聯的農業有不適妥的地方，目下的食物恐慌就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彰示。天然出產差不多一切主要食料的地方，在城市裏領口糧的制度已施有年。而在一般收成不佳和國家糧食徵發不足的鄉區，其情況較之領極不充分的口糧的城市裏，更爲惡劣，大批的人民饑餓而死者，時有所聞。今日，蘇聯一般領袖未能解決的，或就是這當前的食物恐慌的問題了；所以將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工業的進行，很要賴乎解決和勝過這食物恐慌的成功。

今在莫斯科流行的一般軼聞都表現饑民的刺諷。有一個疑問是『世界上最能吃的是誰們？』答這題是『俄國人是最能吃的了，因爲他們一個在一天就可以吃他一個星期的口糧。』那末，關于在美國和蘇聯的政治制度的效力上，就可以有一個想像的辯論。一位辯論的人說：『美國國會敎人民不要喝。』而回答的說：『那有什麽，蘇聯還敎人民不要吃呢。』

自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施行領口糧的方法以來，每個人可以領有食物的量從未增加，反而減少。例如在莫斯科，這方法施行的第一年，食物按比率的、每一些日子，一個勞働工人是半磅，一個知識工人是一磅的四分之一，是很按規率賣給持口糧劵的人們。而在一九三二年，食物則日趨罕少。而且，糖的分派量，從每月三磅多減到一磅多了。有些工人和受雇人們，其情況因爲在工廠和辦公室裏有熱吃食的供給，相信能有些救濟，同時，在一些大城鎮裏，給兒童有特別的証劵，可以在學校裏吃熱的晨餐。

一個人的食糧越加減縮，對於一般私設的市場物價的管理也越加嚴厲，在這些市場上，一磅牛油的價錢直等於一個普通工人好些日子的工錢，抑或有人以這爲一個指標，在初實行五年計劃的時候，吃食的情況無疑的是比不上一九二八年間那樣的寬裕。

蘇聯食糧缺乏的原因非止一端。近年來一般工業城市成長的異常之快，一半是由於新工業建設增多，一半是因爲多數人希望能夠得着比較好的食物和貨品的供給，便都移向都

市的地方去了。因爲有很多新建設鉅量建築物料需得轉運，蘇聯的交通方面很有些時候轉運不靈。每年一般容易毀爛的食品就因爲不能轉運，損失頗鉅。蘇聯政府因專注於迅速的要實行工業化，爲要易取外國的貨幣以償抵一切進口貨，一般必需的機器和裝置品的價錢，甚至實行必須強要建立起極大量的出口，其中雖則要包括一些極必需的食料在內，也在所不計。

但是，基本的原因還在農產產額的本身上。這農產產量比較旁的國家經濟部門上，遠在五年計劃估訂之下。在五年計劃的末一年，須要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穀糧。而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這兩年收成的結果，蘇聯當局並未發表，但可相信比不上一九三零年特別豐收的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餘噸。馬，牛，豬，　，等牲畜的頭數非特不增加反而大大的減少。在一九二九年冬季鄉間農人屠殺了極多的牲畜，一半是爲反對引導他們去加入集合農場時常用的粗劣手段，一半因爲政府雖發給口糧，而對於自己的食糧和牲畜的草秣時常得不到充分的供給。

共產主義政策，在過去的五年裏，打算要對於蘇聯的農業的特質和組織加以基本的改革。直到一九二八年來，有三四十畝田地的小農，在蘇聯鄉村裏就很是主要的人物。大地主已經被掃除了；富農在革命中失掉不少的田地；國家農場和集合農場逐行重要。而蘇聯當局厭惡鄉村的小地主：第一是因爲他們仍保持個人主義仍然存財產私有的觀念；次則，因爲像普通零碎的小塊田地是不適於施用拖曳機和其他的機器的。

所以，自從一九二八年來，便有一種堅決的運動，雖有強度及手段的不同，而其終極的目標都是迫促一般農人加入集合農場，在那裏，田地，作活的牲畜和旁的一些機器都是農場的財產，雖然實際有時壓制着迫促農人選一般爲地方共產黨當局所認許的候選人，而一般工作都名義上爲農場會員所推選的經理部之下進行。集合農場之外同時還有國家農場，這種農場裏的經理人都是爲國家所派，一般工人則是爲農場所雇用，如同被國家工廠所雇用的一樣。還有第三種重要新的農業的設置，則是拖曳機站。這是一個服從和供給的中心，從這裏可以租用拖曳機和旁的大機器，而且在指定的距離裏，這些機器還可以送到各集合場裏去用。

當大批農業集合運動起始的時候，一般相信集合農場設備了新的機器一定要比小塊田地的要多多的生產。在先，也以爲農人在集合農場裏作工也要似在他們自己的田裏作工一樣的出力。至今，大規模農場的開辦已經有三年了，蘇聯農

業政策一般最負責的指導人員，對於農人其對於這些新企業的熱心處，很少認有厚望者。

在年前秋季，蘇聯報載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各地方田地的蔓草叢生和田地甚多荒廢的一些事實，在在證確這些農業當局的評論。自從引用集合農場方法以來，耕地甚爲激增，多半是因爲更廣泛使用拖曳機的原故，而據一般報告，每年因多不關心收穫，致有鉅量穀糧的損失。將來的農業計劃要求更努力要增加耕地至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畝，並且更要注重要有再多的產量。

蘇聯耕種以舊方法必然要得到種種惡劣的結果，共產主義者以及其他農業專家已多論過。實在，舊方法是退化的，原始的而且不適於機械化，以及大規模的生產。然而一般農人祇要是有了私有的觀念，便有一種自動的興奮力量，而努力工作，這種努力的工作是在集合農場所見不到的。雨水要到的時節，農人便成天到晚的工作以收穫下來穀糧，而且對馬匹照顧非常周到，這從沒有監督的人告示他們去做而他們自己都做到了，因爲如果收成和馬匹要有損失，那都要費他們自己的錢啊。現在農人加入了在完固的經濟的而且有時是行政上強制之下的集合農場來，就沒有，那農場的馬匹或是那農場的穀糧是屬他的觀念了。他工作也容易成了懶慢的而無所關心的了。就有以旁的一切激勵的方法去代替他那個人私有的自動的興奮性，如同在集合農場零散作工報酬的方法，而這被證明是不妥當的，這就是因爲還沒有任何一個方法能以決定工作的量質都好的酬償。

管理方面也很是難題。在革命以前，俄國祇是有兩種有管理大農場的實際經驗的人——鄉間的老縉紳和少數的富農。因爲政治和社會的原故，這兩種人都已經不爲法律所保護了；先前的鄉紳或是富農現在絕不許他做國家或是集合農場的經理人員。在農產衰頹的時候，時或就有驅逐出境和沒收財產——先前用以抵制富農的手段。然而這班富農統統雖占全體農民的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而他們時常是最進步的農人，實際上他們在全體食物的出產上占有百分之四五。

目下蘇聯的集合農場都是在一般不熟練的管理人指導之下。自然，其中也有些是幹練的人材，然而經驗不足總難免不生謬誤。有時集合農場的人們已經走上經營妥恰工作迅善的步驟，而當他們一見得那指導的人反而能知有限的時節，就不免洩氣而不上致。不止一次，我在新集合農場旅行的時候，見到一班年長的農人們在搖着頸而憂鬱的說：『這兒所需要的是主人的眼呀。沒有眼什麼田地早就成了荒斥了。』

除開一切從個人主義到集團制度改革中所傳留下來的障

緩和困難之外，蘇聯的農業還感受的，多少是直接由於蘇聯當局强迫全國實行，而且直到現在才較爲緩和的工業發展的非常的急進所得到種種無能爲力的困難。在蘇聯各地方於建設的大宗鋼鐵，化學的，電氣的和機器的物品以及其他一切應用的機械上，耗費頗鉅，蘇聯不能從外國借得外債，所以在工業計劃上的資本不得不從工人和農人們的身上搾取出來。

一面爲着爲豢養日漸增大的城市的工人和被雇用人員們，而又一面爲着要得到大批的農產物以出口，直到現在，蘇聯當局實際上還是以一定的價格徵收一切剩餘的重要的糧食。這樣，使一般的農民更加强了不滿足之心，因爲他們所得到的一切都不比上城市中的出產。

蘇聯對於所謂一般重工業是何等的注意，而對於日用物品的產量竟忽略不顧。所以農人不得不把他的出產按一定的價格賣給國家，而以他所得回的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的盧布的紙幣，毫不够自己買布匹，煤油，茶，糖以及旁的東西之需。在聚會上或是在集合農場上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曾聽見有一位蘇聯政府代表對農民解釋，說他們凡送交國家每值一個盧布的糧食的時候，他就可以得到值三十五個科比的貨品。（一百個『科比』『Kopeks』值一個盧布）這話引出了不滿意的怨言，倒比旁人勇莽的農人喊道：『一個盧布才有三十五個科比麼！這够我們買一件襯衫的嗎？』

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之間，蘇聯政府從農民勒索的糧食有兩倍之多，計從一一二•一〇〇•〇〇〇Tsentner增加到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Tsentner。（每一個Tsentner約合二百二十磅）在一九三一年秋冬兩季之間的徵收更形嚴厲，多半是因爲遠東的人恐怕戰事的原故。在這種從農民所取的多而給與的少的經濟交換制度之下——如同，普通的茶糖，和煤油等東西，近年來在鄉間日漸稀少——再加上集團耕種的新的方法便痺痳了一般農人作工正則的意志。

糧食徵收辦法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就起始減輕了，同時蘇聯政府力予鼓勵種植，一般農人所必需的物品，如同糧食，食品以及旁的一切東西，凡是他所剩餘的，都可以按一定的價格，自由在公共市場上售賣。於是遂來了一個無準則的時期。在另一方面，蘇聯當局承認必須要給農民一些鼓勵；而同時他們又決定要阻止私人營業的競爭而致使農人的剩餘食品侵進了集團的範圍。終於在一九三三年之初，遂有一個命令，很重要的一改變其政策，取消所有一切的約訂的方法，而代行一種各有各定額的徵收。按照這個法令，凡農民如果納完了他的糧食，其剩餘的一切可以自己隨意處置。一般

望，農人可以按規準的再要完納較多一些的糧食，農產產量也可以達到所企求的轉佳。

集合農場不一定是反蘇維埃的，而在性質上也可以是反蘇維埃的，這是史丹林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上很重要的一個意見，他說：『在集合農場，農人有羣衆的組織的形態；因爲這樣，反蘇聯的分子就滲入了集合農場，他們反蘇聯的活動將可以產出更大的力量……集合農場和國家農場不是旁的東西，而是鬥爭的武器。這種武器在某種情況之下可以指導去抵抗革命。這種武器亦可以指導去抵抗反革命。這武器所恃賴的是在誰是持這武器的人。從這，可以明白的見到，集合農場不特可以成爲經濟的不利，而且還可以成爲政治上的不可靠，除非是，其當地的共產黨員們强固的掌握在手裏，監護牠的政策。

近來許多的計劃，都表示出共產黨員們都感覺這些危險。允許農人們對他們不再有無規準的，無限制的徵收，而代之以交納一定的稅，並且注重隨時消費的額量，而且鼓勵工廠和附近的集合農場間直接的交換製造物品。在另一方面，凡是偷盜集合農場的財產的人處死刑，懈怠作工者的懲罰也越加精密而嚴厲。在北高加索，去年秋天反抗穀糧徵收最力的地方，把整村子的人都放逐到遠荒的地方去了。這樣整村子的放逐人民，近年來在蘇聯是不罕見的事情，而且至今這種手段，對於凡是直言無忌的反抗集團化和穀糧徵收的富農或是農人，隨時仍在準備實行。

一種最有意義的組織，就是在拖曳機站設立的政治部。這些政治部的人員都是從共產黨，共產青年團中招募來的最熱誠的黨員，以及一般最忠實的無黨派的人們。其人員的挑選，寧在質而不在量，這種新組織顯然是有一種特別警察而且是要在鄉間最幹練的去服務的作用，並且還要呈報一切怠工，反蘇聯的活動和一切不收效的事情。這種的組織是動員鄉鄉的所有活動的黨員勢力的努力。拖曳機站以其有精練的機械學上的比例，較之有其占優勢的農民的集合農場，其政治上的作用，更爲可靠；這些拖曳機站很像似注訂了的要在供給生產的集合農場運行牠的政治的以及經濟的管理的。

雖然在去年秋季，蘇聯有些地方，出名的是烏克蘭，北高加索，克則克斯坦 KAZAKSTAN 地方，糧食的供給，較之一九二二年降到優低的水準，而蘇聯的人員從夏季種植的數字上得到很大的安心。在（一九三三年）今年五月十五日那天，在蘇聯有五三・〇七五・〇〇〇 HECTARES（約有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畝）的地方已經耕種，耕種的地畝比較去年（一九三二年）的今天（五月十五日）所呈報的增

加了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HECTARES 之多。就是自從革命以來收成最好的一九三零那年，耕種的田地纔僅有五〇・五一九・〇〇〇 HECTARES。

以每春季耕種的地畝的數字上證明最不佳的是在當新農業方法起始的時候，而是已經過去了，而今迫切的是農產產量總必需要轉佳。爲增加集合農場的鞏固和經驗，以及加增加入田地工作的新組織拖曳機站政治部的活動力等處，則多所改進，而對於那農人和牲畜都難以耕種地方的食物情況的改善之處，反未顧及。因爲蘇聯今年計劃對於耕種的田地不期求有怎多的加增，所以大面積播種的地田就播種早些，所以多少要收效大些。但是，雖有春季耕種數字良好的預兆，然而要決定新的收成仍不免過早。歷來的耕種之後滯遲不決的收穫問題，而今仍待解決，而且天氣自然還是一個必須想到的不可測的要素。

所以集合農場在供給國家糧食上還沒有達到滿意的結果；這種制度似乎稍遲將有些放棄的可能。而蘇聯政府經濟的相宜傳的權力是援助這制度的；一輩青年的農人沒有個人私有觀念的農人正在長大起來，而且，蘇聯的工業上的生產全集中在拖曳機製造的上面，所以大規模耕作的單位似乎將要一定保存得住。終於，一般千百萬恢復要求其沒收在集合農場裏的財產的時候，一定要產生一個很困難的局面。

我們不要輕視了，蘇聯食物情況的嚴重性，或是其增加農產產量的迫切的需要，以及要消除每年大量的莠草。蘇聯領袖們用這般强度正在鍊造的工業的鏈索，不能再比農業的一環要再强些。蘇聯根本還是農業的國家，關於田地的問題正是一切事件的大軸，環繞這個大軸旁的一切才能存在。

補白

趙志道女士輓夫聯　（受年）

趙志道女士與楊杏佛爲留日同學。趙才貌兼美，傲視儕輩。楊追慕之不得，作情詩百首，並臥病嘔血，趙感其誠，終與之結婚。回國後，楊頗得趙經濟助力，年來楊榮任顯宦，乃別有所戀，與趙仳離。最近楊被刺於海上，趙有一沉痛之輓聯云：

當群狙而立，擊仆竟以喪君，一瞑有餘愁，亂沮何時，國亡無日；

顧二雛在前，鞠養猶須責我，千迴思往事，生離飲恨，死別吞聲！

下聯末二句感慨尤深。

關於日本黑龍會所編之日韓合邦秘史

王仲廉

大公報文學副刊二百八十六期所載「關於評邢鵬舉中國近百年史之討論」中，對於天佑俠團與東學黨之關係，友人陳恭祿君曾述及不佞之言，並及拙譯「甲午戰前日本挑戰史」，其中對於日本黑龍會所編「日韓合邦秘史」之品評，不無有誤會之處，茲就陳書所言，略加以說明，順次將「日韓合邦秘史」介紹於讀者，想亦為友人陳君所樂許者歟？

按天佑俠團之與東學黨曾經發生一度關係，此係不可否定之事實，田保橋潔氏亦未嘗否定。惟東學黨之興亂，是否由於天佑俠之煽動？確為可注意之問題也。據田保橋潔氏之研究，天佑俠團之組成，已在一八九四年六月下旬，而全琫準聽招撫使嚴世永，招討使洪啓薰之宣諭，承諾自全州府撤退，尚在六月十一日，故天佑俠之參加東徒，確在東徒失勢之日。黑龍會所編之「日韓合邦秘史」及其上卷附錄之「黑龍會三十年事歷」中，關於此事之記載，有

（1）『……其先，內田（良平）當明治二十七年（即一八九四年）東學黨蹶起之際，曾與同志組織天佑俠，入朝鮮內地，訪東學黨首領全琫準，與之有所盟約，欲援助其改革韓國弊政，適因日清開戰而止……』（原書上卷九頁）

（2）『……明治二十四年，同人武田範之，入全羅海島，與其（東學黨）教徒往來，得聞其密呪。武田後赴倘州訪崔時亨，父老秘不使之面會云。……內田良平時年二十一，投入征伐閔族之東學軍，與武田等十四人備嘗艱苦，世間所傳布之「天佑俠」或「韓山虎嘯錄」，誤謬太多，又或有失之誇大。但與東學黨將全琫準心相契許，為不可掩之事實。……』（原書上卷一五——一六頁）

（3）『……曩於明治二十七年在朝鮮組織天佑俠，助東學黨，使日清國際糾紛，解決容易……』（黑龍會三十年事歷一頁）

（4）『……日清戰前，韓國起東學黨之亂也，因見其目的在於改革弊政，乃蹶然而起，組織天佑俠，深入內地，與其首領全琫準歃臂血盟……』（黑龍會三十年事歷五頁）

綜上四項而言，亦不能發見東學黨之興亂，由於天佑俠煽動之確切記載，陳君前以「日韓合邦秘史中有無天佑俠煽動東學黨作亂之記載」見詢，故答以「就其記載而言，多為含渾之辭，全書並未舉事實證明」。不佞實未嘗否定天佑俠之於東學黨絕未發生關係，亦未嘗過信其確曾煽動東學黨興亂，惟所信者，日本浪人見朝鮮內亂，乘機加入，企圖使此種內亂擴大，以便日本有所藉口耳。此點與陳君等所見或有不同，是不可不辯明於此者也。

「日韓合邦秘史」之編纂，由於該會於日本侵吞朝鮮之後，慣

「……官僚當局坐而悉私其功，對於實際之功勞者，不獨反無若何相酬，甚者，於一切之記錄上，全然抹却民間運動之顚末，使知者頓生「狡兎死走狗烹」之感。……」（頭山滿序中語

故最近將

『從來付諸隱秘之此中消息，不留餘蘊，明白發表。……」（杉山茂丸序中語）

且此書不啻該會之自傳，其可憑信之價值在此，而此書所述，其中或有誇張之處，亦在此也。惟黑龍會之活動，非以併呑朝鮮爲終極目的，至今尙在活躍，且此時距併呑朝鮮之時日，僅僅二十餘年，過於誇張，恐亦非事實所許，王芸生先生稱之爲「所述當爲信讞」者是也。不佞自九一八事變之後，對於日人敘述其侵略陰謀之書籍，頗欲多多迻譯，介紹國人，俾知所警惕。初譯「甲午戰前日本挑戰史」，交南京書店付印。去年末，又着手譯述此書，上卷業於上月譯竣，原擬全書譯成後，再撰文介紹。現因王、陳二君述及此書，謹簡略介紹於下。

【一】秘史編者之黑龍會

「日韓合邦秘史」所述者，不啻爲編者黑龍會在韓活動之自傳，在介紹「秘史」之先，似有先行介紹該會之必要。

黑龍會爲日本秘密組織之一，成立於明治三十四年一月，其表面所標榜之主義曰：

「吾人奉天皇主義，基於建國養正之遺訓，弘兼六合掩八紘之皇猷，以期發揚國體之精華。」（黑龍會三十年事歷四頁）

而其志實出於欲併呑朝鮮，中國，西伯利亞，以樹立其所謂東亞之霸業者。在組織此會之先，該會中人，已分頭親赴朝鮮，東三省，西伯利亞各地，秘密調查國情地勢。嗣後即首倡「征俄論」，至此會成立之後，發行會報之第二輯中，即載一論文，題曰：「計算日俄實力而及和戰之利害」，措辭過於露骨，故被禁止發賣。彼等不僅鼓吹已也，且爲事實上之戰鬥準備。發行「最新滿洲圖」（明治三十四年四月），「俄國經營東方部面全圖」（仝年五月），「滿韓新圖」（三十七年三月），以示日俄勢力相爭區域之地形；開設黑龍語學校（三十四年十二月）教育俄語人才，以備後日從軍通譯員之需要；秘密收買朝鮮鎭海灣內臥島，釜島，以作後日日俄開戰時，將二島充爲砲臺要塞之用；設置飛龍商行於韓國大邱，買收土地並實地試賣雜貨，事實上負有秘密調查韓國內地事情之責；並於日俄開戰期內，編纂刊行「征俄指南」，「夏季之滿洲」，「勘察加薩哈嗹」，「阿哥斯科沿岸圖」，「從軍日記」等，以供出征者之參考，凡此種種，均爲該會初期活動之成績，日俄戰爭時，對於日本軍事上助力非小。而該會之所以得與軍人派呼吸相應者，非無故也。

日俄戰後，日本在韓已成獨占形勢。伊藤博文出任朝鮮統監，即聘任該會主幹內田良平爲統監府囑托，命其調查韓國國情。內田隨往，由此即從事利用韓奸宋秉畯，李容九等，倡日韓合邦之說，不數年，使韓國名實俱亡。「日韓合邦秘史」中所記者，即爲

『自明治三十八年末，統監制發布之後，內田良平隨伊藤統監赴任韓國以來，身任一進會顧問，提倡日韓合邦起，以至合併成立，約歷五年間活動之顛末』（原書上卷例言）

也。彼等目的，並非以侵吞朝鮮爲止境，毋寧以之爲組織「亞細亞聯邦」之開端。故內田良平於「日韓合邦回想錄」中，明言

『……初，一進會之主唱合邦之目的，出於欲組織「大東合邦」（即「亞細亞聯邦」）之抱負，其着手之第一步，先行日韓兩國之合邦，示範於亞細亞全民族，使一進會之大衆，移住滿洲，以作漸次鞏固滿蒙方面之地步，而作日華提携之媒介，以謀兩國人之團結。故豫先派遣多數會員赴間島方面，從事此種準備，合邦成立後經綸之素地，業已整然。……』（原書下卷附錄）

其對於大陸之陰謀及野心，昭然若揭。此種計劃，卒因軍人派暫時有所顧慮，首相桂太郎對於彼等所要求之滿洲移住費百五十萬圓，並未履約。此殆因軍人派慮浪人得資，不顧國力，突飛猛進，爲國家累也？引文中「間島」云云，即爲日人侵略大陸計畫之初步。蓋日人於我吉林省屬延邊一帶之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四縣地方，利用韓民越墾，促起中韓國界及韓人在東北之法律地位問題。日本自在韓建立統監政治以來，即注力於此，以爲侵併大陸之準備，未嘗稍變。於此可覘桂太郎首相之變約，並非出於變更其侵略大陸之政策，實慮浪人等行動過急，招致國勢上之不利也。而黑龍會並不以此稍挫其搗亂東洋大局之野心，見中國革命空氣濃厚，即示好於我革命領袖，彼等之援助中國革命者，豈眞有愛於中國國民哉！不觀其對於中國問題，絕無一貫之行動乎？淸末民初，援助國民黨；民五擬援助宗社黨；民六又由佃信夫出面，煽動張勳復辟，凡足可使中國擾亂者，此輩浪人，不擇手段，陰謀險狠，無所不用其極。有名之「二十一條條件」，至最近彼輩亦自承

「加藤外相使日置駐華公使開始交涉之……內容，殆與內田曩日（民國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向當局提出以供參考之「對華問題解決書」內列舉之解決條項符合』（見黑龍會三十年事歷六十八條）

蓋彼輩主張

「不問歐洲戰爭之結果如何，一至戰後，歐洲勢力之壓迫，對于東邦更加一層，爲必然之勢。故我國（日本）必須爭先與中國訂立國防協約，對於中國占有儼然的指導地位」。（黑龍會三十年事歷六十五條）

「對華問題解決書」原文雖未獲見，其主張之陰毒險狠，可測其必爲二十一條條件而上之，否則彼輩亦何至攻擊加藤，以爲

『此項交涉，不獨手續方法，已陷於錯誤，即其條項方面，亦終於龍頭蛇尾，貽禍根於後日』（黑龍會三十年事歷七十條）

耶？要而言之，民國以來，所有中日間所生之問題，以及中國內亂方面，謂爲無不有此輩浪人於中策動，實非過言。即關於最近九一八事變時所呼「膺懲暴支！」之口號，非即由該會所製出（濟南慘案時，該會在東京芝公園，召集所謂暴支膺懲國民大會，時尚在昭和三年五月十三日。）耶？去年日本發生之五一五案（即刺犬養首相事）黑幕巨頭大川周明及頭山秀三等非與該會有密切之關係耶？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日本法西斯蒂運動，橫行無忌者，非該會於中發縱指揮者耶？黑龍會今後之行動，影響日本政治，至重且鉅，對於東亞大局，將依其活動勢力之消長，而決定其和平與混亂，不獨我國人民，即全東亞人民均應注意其行動也。明乎此，我人對於該會自述其居中操縱朝鮮內奸一進會，滅亡朝鮮之「日韓合邦秘史」，自研究一國亡國實情而言，固宜一讀；自今日之東亞大局而言，處日人進一步侵奪東三省及熱河省利用漢奸創立僞國組織僞軍之際，更宜一讀。因此書所述情形，恍若重演一次，我漢民族於此創鉅痛深之時，一讀此書，亦足以借鑑於今日乎？

【二】秘史之內容

此書係黑龍會所編纂，主編者爲葛生能久氏。全書分上下卷二冊，昭和五年（民十九）十一日發行，全書譯成漢文，預計約有四十餘萬言。所收資料，

『以「當事者內田良平，杉山茂丸，一進會會長李容九，評議員長宋秉畯以及其他關係者之間，往返書簡及秘記」爲主，配之以朝鮮總督府關係之各種文書及其他一般的文献類之參照』。（原書例言）

將從來付諸隱秘之日人侵呑朝鮮之活動情形，不留餘蘊，明白發表，誠一研究朝鮮滅亡史之良好資料也。此書敘述，純粹以黑龍會主幹內田良平之活動爲中心，本人做事，本人自供，祇慮其以現代人述現代事，或有所顧慮，不能盡情宜露，其爲信讞也，固無人能否定之矣。

上卷共九章：自韓國保護條約之成立及設置統監府時起，歷述伊藤統監渡韓；內田受任統監府囑托，調查韓國國情；一進會之勃興，性質及否運；內田之援助一進會以及一進會之復活；宋秉畯之廢立韓皇計劃；韓皇詔勅事件之暴露；宋秉畯赴東京與日軍部發生直接關係；內田奉命視察平壤；一進會攻擊朴齊純內閣；軍部賜金一進會；李完用，宋秉畯聯立內閣之成立；海牙密使事件；日外相林董渡韓；宋秉畯迫韓皇讓位；日韓新協約成立；解散韓國軍隊；日本太子訪問韓國；義軍蜂起，日人韓奸合組自衛團協助日軍警撲滅義軍；伊藤統監之漸進主義及內田等發生怨望；內田等勸告伊藤辭職；宋秉畯以辭職迫伊藤；伊藤以老巧手腕使宋秉畯中止辭職；一進會對宋發生不滿而起紛擾；以迄一進會會長李容九親赴東京要求更迭李完用及一進會授產金，因不得要領，留寓東京為止。卷首附「題字」「寫眞」二十餘幅。卷尾附「黑龍會三十年事歷。」

下卷共十一章：自伊藤統監最後之「撤廢治外法權及設置中央銀行」之計劃敘起，歷述內田發表「漢城私研」抨擊統監政治；莞島問題與在韓日本官吏之軋轢；韓皇之南巡北幸；宋秉畯強請辭職；伊藤，山縣(有朋)對韓事之見解相異；伊藤內定辭職；曾禰(荒助)統監之赴任及司法權委任問題；杉山茂丸任一進會顧問；李容九所計劃之朝鮮民黨三派提携問題之波折；合邦前途逐步發展；合邦上奏書內示元老當局及曾禰統監之豹變；一進會捧呈上奏文及反對運動；日本成立朝鮮問題同志會；曾禰統監命令內田退韓，以陸軍庇護未果；李完用遇刺；曾禰歸國後病中洩露伊藤，桂，及本人間曾有暫時不組合邦之協定；曾禰之辭職；寺內(正毅)統監之就任及日本在鮮文治派官吏之被排斥；日韓合邦之成立；合併後一進會之解散，最後殿以結論。卷首附合併當時「韓國皇帝勅諭」，「寺內統監諭告」，「一進會會長李容九上奏文及上曾禰統監書之武田範之代作草稿」等縮攝寫眞及其他與本書有關係之寫眞多幅；卷尾並附有內田良平所撰之「日韓合邦回想錄。」

其簡略之輪廓，大概如是。茲復以不佞讀此書所得，一陳述之。

【三】秘史所述史實以前之日韓關係

「日韓合邦秘史」，始於日韓訂立保護條約。此約之訂立也，當時英國倫敦泰晤士報評之曰：

『朝鮮以此條約之故，遂永為日本之附庸。今後朝鮮之在日本，其猶埃及之在我英也。其權能同；其效力同；其性質亦同。質而言之，則朝鮮之獨立，形式上之獨立也。日本所謂忠告權，實蒙一薄紙之命令權也』（引飲

冰室叢箸外史鱗爪朝鮮亡國史略一二頁）

日本何以能在韓獲得如斯之獨占地步乎？曰：『日人之謀鮮，已非一朝一夕。有因必有果，數十年來謀鮮之因，種訂立此約之果；訂立此約之因，亦即產生一部「日韓合邦秘史」所述陰謀併吞朝鮮之果也。』由是而言，讀此書者，對於此書所述史實以前數十年來日韓之關係，其能忽視乎？

梁啓超氏所著「朝鮮亡國史略」(見前)曰：

『日本處心積慮以謀朝鮮者，既數十年。其第一着，則謀離朝鮮於中國，其策源在天津條約，其收果則在中日戰爭。其第二着則謀併朝鮮於日本，其策源在英日同盟，其收果則在日俄戰爭』。

頗足說明日本在威脅韓國訂立保護條約以前謀鮮之情形。蓋日本之欲得朝鮮以樹立其大陸政策之基礎，蓄謀已久，而實現其野心之第一步，確在於江華灣條約(一八七五年)之訂立。其第一款『朝鮮爲自主之邦，與日本國有平等之權，』預伏中日甲午戰役之禍因，日人自此約訂立以後遂不復承認中國之主權得行於朝鮮。從此糾紛迭起，肆力構煽，鮮人間竟有中國黨日本黨之分，因而釀成壬午，甲申之變。天津條約成，日本謀離朝鮮於中國之計售，故梁啓超氏謂爲

『…江華灣條約，使朝鮮自認非我屬國；天津條約，使我認朝鮮非我屬國』（飲冰室叢著三，外史鱗爪，日本併吞朝鮮記一零頁）

信然，甲午戰役，驟視之，似原因頭緒紛繁，然簡略言之，日人以種種陰謀手段，挑起戰爭，而欲藉此排斥中國勢力，以達其獨占朝鮮之野心耳。果也，中國毫無切實準備，終於爲日所乘，馬關訂約，從此中國不獨無復有發言權，且屏藩一失，國土之被侵蝕亦種因於是矣。中國勢力之既被排除，日本宜躊躇滿志矣！不意强俄代興，既利用法德同作三國干涉還遼之舉，且其駐韓公使韋貝，又出俄人所擅長之懷柔政策，一舉而博韓人之信用，以致全韓政界勢力，一變而折入於俄，日俄衝突由此開始。閔妃之難，日本公使三浦梧樓陰助日本黨謀亂，一蹈甲申竹添公使之覆轍，韓皇挾中宮走俄使館，不獨日人計劃全敗，且以各國輿論不直日本，日本政府亦不得已縶其公使三浦梧樓及有與聞此事嫌疑者四十八人以歸，錮諸廣島。從此俄人勢力，日益擴張，而日本不得不求外援，以圖對付俄人矣。日英同盟之約成，日人與俄開戰之志決；日俄戰開，而朝鮮爲日本保護國之地位遂定。日本在韓獲得獨占地步之經過也，如是如是。

【四】內田良平與杉山茂丸

一部「日韓合邦秘史」，既云不啻爲黑龍會在韓活動之

自傳，其以該會主幹內田良平之活動作中心敘述也，宜矣。且以實際情況而言，日本在韓之統監政治，苟無浪人內田良平及杉山茂丸等在韓在日內外呼應，並操縱韓奸一進會搗亂，其運命決不至如是之短促，觀伊藤被迫去職後，尚與首相桂太郎，繼任統監曾禰荒助有

『於茲七八年間，應捨名取實，觀望形勢……』（原書下冊六一八頁）

之密約可知矣。故讀此書者，首先使之發生強烈印象，與以深切注意者，浪人內田良平及杉山茂丸之活動是也。

內田之隨伊藤統監渡韓也，其職務不過一統監府「囑托」而已，所謂

『官無分掌，職無常課』（原書上冊一三一頁）

者。其究有何所恃？而操縱一進會一無掣肘，且使韓國國王震駭內田之名（原書上冊二七三頁），又使文治派首領伊藤統監及曾禰統監先後不安於位而去職，此實為閱讀「日韓合邦秘史」者所亟欲知之要點。豈真以彼能操縱號稱擁有百萬黨徒之一進會而致此歟？則日韓合邦之日，一進會即遭解散，並未感有若何困難，由此而言，其真切原因，似不在此。蓋日人之對韓政策，廟堂之上，久有「文治」「武斷」二派之分。武斷派主急進；文治派主漸進。明治初年，「征韓論」起，文治派勝，然武斷派之勢力，絕未稍抑，始終潛伏於軍隊國民之間。而黑龍會者，實汲此源流，故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間所組織之朝鮮同志會中頗有人目內田為『藩閥之走狗』（原書下冊二零一頁）者，宜也。黑龍會既與軍人方面（武斷派）目標相同，加以杉山茂丸從中通達意志，內田有恃無恐，縱令以一小小囑托地位，竟敢橫行無忌，肆行種種陰謀也。

杉山茂丸在「日韓合邦秘史」中，與內田同為應行重視之人物。蓋內田之與軍閥山縣有朋，寺內正毅以及桂太郎發生關係者，純由於彼從中奔走接洽，觀夫內田在韓之一舉一動，無不詳函報告於彼，以求其指示方針，其中關係可知矣。良以內田初時尚無直接與軍人派首領山縣有朋等通達意志之地位，一切均由杉山茂丸居間傳達，換言之，杉山可謂為軍人派之傳令者；而內田則可謂為軍人派意志之實行者。我人苟以杉山與內田等商酌進行之事項，目為悉出於軍人派之意志也亦無不可。此非不佞之讕言，試觀曾禰荒助繼任統監時，杉山為調查和曾禰及內田等意見起見，於桂總理邸當桂太郎之面，將內幕秘密全然揭開，告之曰：

『從來一進會及內田之行動，無一不與政府聯絡，無一不得其承諾。其證人，則桂侯也。……』（原書下冊八

六頁）

杉山與內田之背景，明確而不容有所懷疑也如是。

內田之入韓，其目標在於進行日韓合邦，自無待言。入韓當時，尚在統監政治之初期，韓國國民民氣頗盛，故文治派之懷柔政策，實爲斯時統監政治之中心。內田雖富搗亂之才，最初數十日間，亦苦於無隙可乘，及得援助一進會宋秉畯之機會，於是彼擾亂韓國之陰謀，層出不窮矣。

內田擬擾亂韓國陰謀之第一步，即爲物色可以利用之韓奸。在彼尚未接近一進會之前，彼已有

「今如以彼此比較爲主眼，選擇可引援或可善導之人，則一進會最有對我表示好意之實蹟，並具有「我方如導之，則足以解決對韓政策」之實質者」（原書上冊一四頁）

之觀念，適伊藤統監蒞任之當年（明治三十九年），宋秉畯以隱匿罪人之罪被捕，而內田示好於一進會之計售矣。一進會於日俄交戰期間，雖曾對於日軍効力之處不少，如組織輸送隊並爲日軍偵探敵情之類，而日方對之，初亦未嘗重視，且以其分子複雜之故，林權助公使對伊藤統監且有

「一進會爲無賴漢之集團，後患不可測，可觀察時期將其解散」（原書上冊二八頁）

之留言，伊藤之對一進會感情，可知矣。內田目視一進會已處日暮途窮之時，援之必能聽令指揮，但爲確知其能度計，在援宋之先，與該會會長李容九，對於推行日韓合邦事，有所要約，其談話如下：

「內田曰：「若一進會之方向與余所見一致，則救宋君在翻掌之間。」

李容九大悅曰：「請以會從！」

內田曰：「會之目的，在於四大綱領。然天下形勢，變幻無極，如一旦有造成日韓聯邦之日，足下能保會員一無違背之行動乎？」

李容九曰：「余之意志，亦在於丹邦氏（樽井藤吉）所謂大東合邦（大東合邦論）」」。（原書上冊四一頁）

一進會既甘受內田操縱，出賣祖國，內田之初步計劃告成。但恐進行援助一進會爲外示公正之文治派所顧慮，故對伊藤，一方恐嚇以一進會如遭潰滅，必至

「……窮餘或陷於自暴自棄，甚者爲盜爲賊，相率醞釀擾亂，此豈非復爲我政策上一大煩累耶？」」（原書上冊三七頁）

一方復說以寬恕宋秉畯之利，曰：

「韓國政界有親日排日兩派，日清，日俄兩戰役，實起

因於此兩派之消長，爲天下周知之事實。…故對付之方法，駕御親日排日兩派，任其互相爭競軋轢，必須使之對我不存術策欺瞞之餘地，以取徐處大局之道。一進會爲韓國唯一之親日派，觀其於訂立日韓新協約之際所發宣言書，即可明瞭。今親日派之一進會，其領袖宋秉畯蒙受嫌疑而投入獄中，將陷於滅亡之窮地，此豈非必須閣下轉意者歟？』（原書上冊二一九——二二零頁）

使伊藤入其彀中，感覺以釋放宋秉畯爲有利矣。自是而後，一進會已可任意指揮，又慮萬一有示威舉動，或爲日本駐韓軍警禁阻，乃復由杉山茂丸居中斡旋，使內田與宋秉畯得謁見軍閥巨頭山縣有朋陸相寺內正毅及桂太郎等，從此朝鮮駐軍亦陰爲之助矣。於是對於一進會則以攫奪政權爲餌，使韓奸死心塌地爲其効力；對於伊藤則時以一進會內部如何如何激昂難於鎮撫爲恐嚇，使伊藤發生「登庸一進會會員以緩和不平」之念。如是雙方並進，互爲因果，而其計得售。伊藤爲人，精明機警，一見內田與一進會日益接近，深以爲慮，故企圖使之分離。第一步，命鶴原長官囑內田辭去一進會顧問，而內田陽奉陰違，一進會之顧問，表面上雖遵囑辭去，實際上指揮該會如故。朴齊純內閣之倒；李完用，宋秉畯聯立內閣之成立；韓皇之被廢；新約之改訂；自衛團之組織，無一不在一進會幕後操縱。且以羽翼漸豐，有恃無恐，甚至以不慊於伊藤之漸進主張，竟以辭職相要脅，其跋扈陰險，實令伊藤深感腹心之患。故進一步直接向內田警告曰：

『君無斷絕一進會關係之意耶？過於深入，對於君之將來，亦有不便，恐或至爲其所累。』（原書上冊五六二頁）

然養癰業已成疽，其患如何可免。無怪內田不久即嗾使宋秉畯辭職以迫伊藤去韓。伊藤雖使老巧手段，以內務大臣一席餌宋，得小康一時，終於圖窮匕見，內田之後臺山縣有朋，亦向伊藤表示反對意見，於是伊藤亦不得不辭職以去矣。繼任之曾禰統監既無伊藤平日之威望；又無應付難局之才智。處武斷派飛揚跋扈之際，尙擬蕭規曹隨，遵循伊藤之漸進政策，且公然指出內田

『……受寺內之使嗾後援，使一進會作合邦之提議者也。』（原書下冊四零八頁）

並欲强制內田退韓，而陸軍亦公然出而庇護，暗鬭之烈，可以想見。加以伊藤被刺，文治派頓失首領，曾禰之不期年而去職者，勢使之然也。

綜上而言，我人讀此書時，對於內田，杉山等一切陰謀舉動，決不能忽視其背後有武斷派在。否則，內田等雖有搗亂之才，亦復何用？彼等因具有此種背景，又有甘心賣國之韓奸宋秉畯，李容九等供其使用。陰謀百出，謀滅人國，處處利用韓奸，僞造民意，以避外人對於日人之注目，其心計之毒辣以及突飛猛進之處，在在使人心悸。處今日日人復施故技利用漢奸創立僞國搗亂華北之際；處今日日本軍人更形跋扈飛揚之日，讀此書所敘述內田等行動之處，其有不動心者乎？

（未完）

補白

關於「貝尼斯傳」

梅孫・歷樵

▲張君來函▼

芸生先生賜鑒：讀周報第三十二期歷樵君貝尼斯傳，內有數處似屬錯誤，敢祈更正，以成完璧。

一，貝尼斯英譯名多係 BENES ，不知所載 BENESH 是否捷克文原名。

二，如係捷文，則下列之地名應一律用捷文，如勃拉格之 PRAHA 而不用英文之PRAGUE。

三，「索朋學院SORBONNE」應譯作「巴黎大學」，因巴黎大學所在地名 PLACE DELA SORBONNE，故稱 SORBONNE以代巴黎大學，實際上固無「索朋學院」也。歐美人喜用地名代機關，如稱英國總理衙門曰當寧街十號 10 DOWNING STREET，即其例也。

專此敬請著安。

張梅孫謹啓，十七日。

▲楊君復函▼

梅孫先生：承指教拙譯貝尼斯傳各點，甚佩先生用心周密。按貝尼斯一字，捷克原文為Beneš，英文音應讀作 Bencsh（貝尼肯），拙譯引注英字，均係遵照「雙週雜誌」原文。憶近閱七月一日 The Literary Digest 中，有關於貝氏姓氏之趣聞一段，謂：當最近倫敦經濟會議開會時，某日會中會談及Dr Beneš ，美代表莫里森 Mr. Ralph W. Morrison愕然起立，質問 Dr. Beneš 為誰？旁聽英記者均匿笑，蓋英人呼貝氏，為貝尼肯（從捷克音），而美人習呼為貝尼斯也。尊論第三點極是，拙譯作「索朋學院」係本萬人百科全書Everyman's Encyclopaedia 第十一冊第五零二頁。據謂該學院係索朋氏Robert de Sorbon(1201-74)於一二五三年所創立，為中古時代巴黎大學中最有名之學院云云。一時失察，承教至深感紉。

——歷樵——

赤區土地問題（續）

成聖昌

赤區內反富農鬥爭策略，在正面發展積極進攻的政治經濟組織三種辦法，已經概述於上。其餘反面指擊的消極鬥爭策略，當然就是所謂堅强貧農雇農的農村領導權，鞏固貧農雇農與中農的聯盟，現節錄要點於下：

「(1)加强雇農的領導，使雇農成爲反富農的領導者。雇農是農村的無產階級，是直接受富農的壓迫剝削的，我們要把雇農工會組織起來，健全起來，使雇農在反富農隊伍中做有力的領導者。

(2)團結貧農使成爲反富農的主力軍，貧農是農村的半無產階級，他們受了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剝削，是要求革命的，更是要求反富農的。我們要努力組織貧農團，把他們團結起來，形成很大的力量，同時，建立雇農在貧農團的領導，指揮反富農的鬥爭。

(3)拉攏中農使成爲反富農的同盟軍，中農在農村中數量上的確不少，他們容易在富農影響之下受富農的欺騙，但是他們也很受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而具有革命的要求，我們要在反富農當中不妨害中農利益，同時也可以推舉中農裏面的革命份子，參加蘇維埃的政權，這樣的把中農拉攏建立貧農與中農的同盟，使成爲反富農的友軍。」(見赤江西東北特委反富農問題。)

「反富農的主要策略就是要切實的組織雇農貧農，必須要雇農貧農有强固的組織，成爲反富農鬥爭的主要力量，如果沒有强固雇農貧農的組織，所謂反富農的鬥爭，必然是要成空喊的。所以，我們必須要加緊對雇農工會，貧農團的領導，要使他們成爲反富農的主幹，成爲農村中蘇維埃的柱石。

「中農是革命鬥爭的同盟軍。我們必須要很堅决的執行鞏固與中農聯盟的策略，在一切鬥爭中，不但不應該侵害中農的利益，並要給中農相當的利益，只有這樣才鞏固與中農密切聯盟，更便利反富農的鬥爭。相反的，如果對這一策略稍有動搖，必然就要使中農跑到富農方面，至少他一定不會積極的來和雇農貧農站在一條戰線上來反對富農，客觀上就是幫助了富農，減少了我們的鬥爭力量。過去東北方面對于這一策略的了解是不十分深刻的，常常有動搖中農聯盟的錯誤傾向，如認爲在革命現階段中中農是動搖的，有時革命，有時也容易反革命，對中農只是盡可能的不侵害他的利益，並沒有說到不但不應侵害中農利益，而且要給中農相當利益，這是很明顯的是不了解與中農實行密切聯盟的錯誤！這是對革命有害的，我們必須堅信中農在目前革命中，還不是動搖的，而且在革命鬥爭中具有很大的作用。我們無論如何絲毫不能動搖這一與中農聯盟的策略。」(見赤反富農鬥爭決議。)

鬥爭原是兩個矛盾力在對壘形態下衝突行爲的具體解義。當然的，在

此一衝突的對立形態下，雙方的矛盾如果已經尖銳到一個火併的時候，這種行爲必然只會向前發展和深入，除非某一方爲其對手方所戰敗所征服，完全立於被征服的地位；或者兩敗俱傷，否則這一事實的發展是不會中止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共產黨的始祖卡爾馬克思在其與恩格思共同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確認全部人類發展的歷史是一部鬥爭歷史，由物與物鬥，人與物鬥，以進到人與人鬥。不鬥爭不能生存。這誠是一種透視社會某一面而富有理解的偉見！不過，這種偉見只適宜對社會發展過程的認識和理解，而決不是個解決社會問題的合理永善對策！很多人批評赤黨製造階層分野，挑撥大衆間仇對與敵視的情感，形成一種階級鬥爭的恐怖局面，以爲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是病理的，而不是生理的。這一批評的確是深刻而有力！赤區內原無階級顯明的對立，仇對衝突行爲雖然是或大或小的在社會各角落裏發生着，延展着，然而這行爲在社會關係裏是個人的而不是階級的。就是階級意識亦不過是一模糊的萌芽，並不能發生領導作用的推動力，所以，由深入階級鬥爭來解決社會問題，這一對策在中國特殊環境條件下，尤其是走不通的病理政策。但是，赤黨在此發揮「階級鬥爭」說的前提下，爲保持行動與理論的不可過於分離而成一系統，不惜挑撥離間企圖造成一種鬥爭的對壘，一面過量的描寫富農或地主的罪惡，一面鼓吹無產階級在此鬥爭中的領導作用，貧農僱農與中農的聯盟行動。土地問題是赤區社會問題的主要議題，此一問題解決對策當然循此路線無疑。所以，赤區土地問題與社會諸階層的聯繫，一致的是以發揮仇殺政策，擴大仇殺事象爲目標。無論是貧農，雇農，中農或富農，在赤黨文件中的解釋程度，固可以取得一種輕重好惡的差異，而事實上應用的實質却是無別的，經濟的角釋可以取得辯護，政治的解釋又可以置於死地，政治的解釋不甚適用時，經濟的罪名還可以變相的應用。兩元的被打，二十元的被打，百元也被打，無目的無殊異的普遍鬥爭仇殺事象，在赤區土地問題推動過程中，是顯然在發展與擴大的一般象徵。毫無疑義，赤區內的人民已經不是人民了，他們是成了這赤色火爐裏的燃料，無限制的無程度的一批批地，一夥夥地向火爐裏連續的拋去，燃結成這一赤色的火把，紅的光燄是人民鮮血的結晶，黑的火燕是人民頭顱的集成，而燃料的殘餘，不過是焦黑的煤渣，一箱箱一桶桶從火爐後面傾倒出來，不值一顧的遺棄在道旁，遭人白眼，遭人踐踏！因之，我們對赤區土地問題與社會諸階層的關聯，現在可以得到一個整個的概括了解，赤區土地問題不是爲社會諸階層中，最大多數福利的獲取而解決，相反的，這却是利用社會諸階層的病態心理，在解決土地問題幌子下吸引群衆作奪取政權的工具，而實現其所謂蘇維埃政權運動的重大陰謀。那末，在此過程中的社會諸階層，表面上固有社會地位的重輕差殊，實質却不過一時間的久暫而已。固然，我們並不否認革命是兩個矛盾力的鬥爭行爲，新興力量爲開展其新生的前途，必須以全力摧毀舊的不合理的矛盾力，爭取最後的勝利，獲得合理的解決。但這一摧毀絕不是無目的無步驟的造成一種仇殺恐怖局面，實行專以破壞爲能事的病理政策。恰恰相反，這一摧毀是應該有目的有步驟的去破壞不合理的舊的矛盾現象，而建設合理的新的解決，破壞之後繼之以建設，一面破壞就要一面建設。尤其是以倫理爲基礎的中國農業經濟社會的經濟問題，更是應以和平手段導入合理的解決正軌，不僅僅是破壞所能解決的。

丁　紅軍與土地分配

紅軍，紅軍，這在赤區內是一個如何響亮的名詞！牠不是一個階級的組合，但牠在赤區內是享有特別的社會地位！在整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名義下，牠是占着「兵」的地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天下。在赤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上有如此的規定：『中華蘇維埃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衆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羣衆都有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另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9)中國蘇維埃政府以極力發展和保障工農革命在全中國勝利爲目的，宣告擁護和參加革命的階級戰爲一切勞苦民衆的責任。特製定普通的兵役義務的志願兵役過度到徵兵制度，但手執武器參加階級戰爭的權利，只能屬於工農勞苦羣衆，蘇維埃政權下，反革命和一切剝削者的武裝，必須全部解除。』這都是赤區憲法大綱上對紅軍地位的解釋與規定。不過，在事實上這種所謂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紅軍，並不爲解釋與規定所限制，牠是一種富有重大權威的特權階級，已經成了赤區中的權力主宰者，試看朱毛彭等在赤區內權威超越在赤黨之上，就是一個顯明事實！因之，亦可見理論是脫不出事實的限制，無論赤黨的組織如何嚴密，理論如何透澈，然而在此特殊畸形環境的條件下，仍不能消滅此種畸形發展的象徵！所以，實質說來，赤區是同樣的有種種畸形事象存在着和發展着，紅軍的富有特殊權威，即爲此特殊發展的畸形事象之一。

紅軍在赤區內既形成一種天賦的特權階級，其對土地問題的解決，當然也富有特權去支配和運用。在理論上，他們嘗稱紅軍的擴大與土地革命是有深切的關聯：

『紅軍乃是從土地革命鬥爭中生長出來，他固然担任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整個任務。但是使他離開土地革命以及忽視土地革命正確的執行，將要使紅軍擴大發生絕大的困難，不能創造紅軍的基礎和戰鬥的力量。因爲現在紅軍的生長和擴大，與土地革命的深入及勝利是正比例的，農民因要得到土地革命的勝利，必須擴大紅軍來消滅軍閥的軍隊，和地主武裝，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勝利。正確的執行土地平均分配的方法，和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便可動員廣泛的勞苦農民羣衆，參加紅軍的工作，加强對於紅軍的信念。』(見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赤行委主席團通過之土地問題。)

『在中國客觀的經濟政治條件之下，單只無產階級鬥爭的高潮，而沒有農民暴動，兵士暴動，紅軍的有力的進攻，各種革命勢力的配合，同樣是不能有革命的勝利，而且在四種勢力中缺乏任何一種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輕視農民，取消紅軍。無疑的是企圖削弱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消滅革命勢力的反動思想。農民在革命中偉大的作用，在中國有更嚴重的意義。在土地革命中產生紅軍，更是中國特有的條件。』(見一九三〇年六月赤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之目前政治任務決議。)

『正確的執行土地平均分配的分法，和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便可動員廣泛的勞苦農民羣衆，參加紅軍的工作，加强對於紅軍的信念。』顯見赤區土地問題的核心，沒收分配都不過是手段而已，擴大紅軍才是目的！只求目的達到，不問手段如何。紅軍在赤區土地問題解決過程中既是主

力的推動者，共成爲特權階級當屬顯然的事實了！

然則紅軍在赤區土地問題中，究竟享受一些特權？現在可從赤區土地法令中，作進一步的研究。

『(4)全省區中的國有土地的一部份，作爲蘇維埃政府移民墾植之用，和分配工農軍的兵士，供其經濟上的使用。』(見赤區土地政綱。)

『五、分配土地的方法，由鄉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

解釋：

…………………

十四，紅軍兵士已分有土地者照舊，尚未分有土地者，俟全國蘇維埃政府成立時，再行決定分與土地。

十八，蘇維埃政府須辦理一切公益事件，如建立農民銀行，組織生產，消費合作社，辦理教育事業，維持孤兒寡婦，……等。特別正在進行殘酷的革命戰爭時候，一切紅軍軍事用費更爲重要！所以農民耕種所得，應繳納相當的公益費。』(見一九三〇年九月赤區土地暫行法。)

『第三條，現役紅軍官兵夫及從事革命工作的人，照例分田，並由蘇維埃派人幫助其家屬耕種。』(見一九三〇年赤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之土地法。)

『(四)紅軍土地怎樣分法？

27紅軍家屬土地的分配與貧農中農一樣，但須分得附近與不太遠的地方。(離紅軍家屬家裏)

28留紅軍公田標準，每鄉每人分得五担田以上的，每鄉須留紅軍公田三人到五人。如田多的地方，應多留公田。田少的地方（分不到五担田的），亦必須留出至少二人的公田，山林木梓不要留，紅軍公田主要的是發動羣衆耕種，耕牛肥料種子由羣衆自願供給，必要時再由政府幫助。如在某種困難條件之下，可以出租，租額由租田人與政府商定。』(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赤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條例。)

綜觀以上所錄各種赤區土地法令，紅軍家屬的土地不僅享有分配的一般權利，而且在分配後，『由蘇維埃設法替他耕種。』爲什麼要如此呢？因爲他是『擁護蘇維埃政權推翻帝國主義的先進戰士。』所以『無論其本地是否建立蘇維埃，或尚爲反動統治，均須分得土地，由蘇維埃設法替他耕種。』這是在赤區法令內無法找到同樣享受者的特殊階級，這是超越赤區內一切社會關聯的特有享受者。赤黨本身認此爲「中國特有的條件」，而我們在此，則只好認爲是赤區「特有的條件」的畸形發展吧！

——本章完全文未完——



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之基本原則

——巴黎會議之一幕——

記者

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問題，現已成世界注目之問題，茲據日內瓦通訊，將七月十八日巴黎國聯分局開會情形，記錄如次，其眞相自明矣。

國聯理事會近因與中國技術合作而組織的一個委員會，於七月十八日在巴黎國聯分局開會。墨西哥代表拿卓立氏充當主席，各會員國的代表如下：

英國——合維　捷克——奧蘇士其

挪威——士丹　中國——宋子文及顧維鈞

德國——方其立　西班牙——奧里文

法國——馬斯忌甲　意大利——拜查利

國聯與中國之合作，自一九三一年五月正式開始。時蔣介石主席及宋子文電請國聯理事會對於中國政府之衛生財政經濟教育等等予以合作。理事會答應了。其後每年均有國聯各專門機關的人員來華考察，在各專門問題上都有建議。因此有許多專門家，或是國聯職員，或由中國自己委派，目下在華的國聯職員已有十餘人。是衛生，民政，農業，絲業，公務，電話，電報，教育等專家。

理事會見得這項合作之獲益而無政治性質，特決定（由前次日內瓦之會議）組織一特別委員會，藉以整頓及發展一切合作。即在巴黎開會，預定將來的工作計劃。會議時，並由愛文諾秘書長稱，彼已非正式的將理事會議決案通知美國，美國答以注意，於是委員會請美政府委員參加。至於如何委派，則任其自便。美國巴黎大使士徒勞士，告以美政府接得委員會通知，特派馬連拿（大使館參事）以非正式的列席資格，參加該委員會。馬氏用其政府名義，先謝委員會的邀請，繼述彼事前未知議事日程，其列席資格僅限於所聞見者，向政府報告。

委員會繼則開始討論。宋子文發言，對於近年專門合作的結果，表示滿意。並希望委員會將擴充合作範圍。

第一問題　是中國政府的提議，派一負責專員，藉以聯絡中國政府與國聯主管機關之關係。經中國政府之指示，

及委員會之核准，這項合作常有指定職員，以專司聯絡之責。該委員會在原則上接受提議。

第二問題　是關於這專員明確的職責，關於專門合作的基礎原則，經一番討論後，該委員會通過一議決案，指明這項合作的主要原則，完全是專門的，公正的，及非政治的。其進行以最大的國際性為基礎。

第三問題　則為該職員的委任，委員會全體贊成委派拉西曼博士（國聯衛生部部長）。拉氏已為這項合作幾次赴華，其任期為一年，將加入中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

智識合作委員會亦於七月廿日下午討論中國教育改造問題，智識合作院院長的報告，謂國聯承中國政府邀請，而派往中國考察教育及改組辦法各專家，其結論意見，頗得教育界各方同情。但也有加以批評的。如晏陽初君是。法國學院教授郎署完君，為考察人員之一，起而答辯晏君之論點。

各專家赴華之後，中國政府曾委派教育家來歐，於一九三二年八月抵歐，研究歐洲各國的教育組織，智識合作院替他們預定遊歷的行程。這是該院第一次對於這類考察的幫忙。八個月內旅行所得的經驗不少。科學方面的結果似較精神的影響為遜一籌。他們每到一國，如德·法·英·奧·丹麥·蘇俄等，均得與教育資格最深者接洽。且能和教育界領袖討論教育組織的問題。與中國第一層的合作已是這樣做通了。等到中國教育團把報告寄給智識合作院，該院才理及中國政府的工作計劃。這計劃是採取國聯赴華專員及中國遊歐教育團兩方面的經驗而成的，目下合作院仍不斷和中國當局接洽。

智識合作院院長的報告曾經提及國聯派往南京大學的三位教授，巴里查士（日內瓦大學地質學教授），方維士文（維也納大學地理教授）底維（諾亭咸大學英文學教授），殊為努力工作，成績甚佳。

國聯於七月十四日歡宴中國駐日內瓦首席代表顏惠慶，西錫爾氏在席上演說，對於反日糾紛，頗多感慨語。西錫爾氏首讚顏氏之才及果毅之精神，謂顏係站在正義之一方面，故無怪其能理直氣壯應付一切也。

西錫爾氏謂：「中日糾紛已變為全世界所注目之問題，此問題之解決為文明與野蠻行為之決勝點。公理之光自當高照於一切之上。故予謂一九三一年之事變，罪實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日本非僅對中國啓釁，亦且對全世界之文明挑戰。而中國之抗日戰，乃為世界之文明與秩序作戰也。」

顏惠慶答謝云：「中國人士與世界人士固具同情焉，抗日運動，即以保持遠東與太平洋之平衡，保持平衡之法有二，一以武力，一則以和平手段訴諸公理。不幸日人所採取者，即前者而非後者。因之，不但毀壞盟約之神聖，更打破人類之和平。中國政府之政策，係基於三大和平工具，盟約，巴黎公約與九國公約是也。惟是以狡猾非法手段，及暴力所造成之情況，亦決非中國所能承認者也。」顏氏復對英國於中國之自衛行動中所取態度，加以讚揚，且深信英國必能努力使糾紛得一正當合理之解決。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起至二十二年八月廿四日止

（芸生）





中日外交將轉變乎

自汪兆銘氏兼長外交，唐有壬氏繼任外次，盛傳中日外交關係將有轉變之說。月暈而風，礎潤知雨，中日關係果將轉變乎？實尚在未可知之數也。

汪兼外長到部視事

羅文幹定下星期二改乘飛機赴新，中央以新事亟待中央大員前往宣慰，勸羅改乘飛機前往，俾迅赴事機。羅當允改乘飛機首途。朱家驊並允由交部撥機一架供羅乘用。汪以兼署外長事，業經十七日府令發表，羅行期亦定，遂決定十八日下午三時到部視事。羅事先下手諭，各部員屆時齊集部中，聽候訓話，下午三時汪按時到部，由羅陪至禮堂，介紹畢，汪訓話，謂羅部長奉命赴新宣慰，在此期內，本人暫行兼署，望仍本一二八以來助羅奮鬥之精神以助本人。此後關於外交大計，由國防會決定，日常事務，仍照常進行，對部員不擬更動云云。

外部常次劉辭唐繼

二十二日行政院會議，決議外部常次劉崇傑另有任用，應免本職，任唐有壬為外部常次。唐有壬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到部就職，由政務次長徐謨介紹與全體職員相見。唐對部員訓話，謂對外交頗乏研究，奉命承乏常次，一切部務當與徐次長商議，秉承汪部長命辦理，望同仁照常努力云。聞外部司長參事秘書將大事更動。唐有壬就職後，發表談話如次：行政院命余兼任常次，或因汪院長兼外長後，為承轉公事便利起見，囑余暫權，將來仍當另選賢能。唐又稱歷來外交政策，皆經汪審定，此後方針，即以歷來之方針為方針，並無所謂變更。前日在滬訪有吉，係應酬性質，因有吉來京時曾約晤，並非代表汪，亦無重要交談云。

外交政策待宋決定

汪因政務繁忙，不能按日至外部，日常公事均由次長處理，重要者始送邸簽字。較可靠消息，中央外交政策，外傳將變更或仍舊貫，均不甚切合。目前情形，毋寧謂為在將變或不變之交。黃郛在廬山所商之外交方針，與財宋在歐美奔走之所獲，顯然有待溝通疏解，免致東西異途。外交界逆料宋回國後，方為中央外交政策決定之時期。黃郛現在滬待宋，可見外交方針待決之亟。此間對日本外交家將聯袂來京遊說之訊極為注視，政府持何態度，尚未宣布。二十一日葉楚傖在招待新聞界席上談稱，羅出

巡新疆，引起外界對中央外交方針之揣測，其實決定外交政策者在中政會之國會防議，外部不過係執行機關，故外長之行動不必認為重大。

廣田杉村均將來華

東京十八日新聯電，本日東京日日新聞揭載前駐俄大使廣田侯最近健康恢復之後，將赴中國與蔣介石以次之中國要人自由懇談。又杉村陽太郎及德川家正兩公使，為充分認識中國及滿洲起見，亦將於最近期中被派赴中國及滿洲。該報又稱如廣田之人物，此際赴華，對於樹立中日正常之關係，將有甚大之貢獻。

東京二十三日新聯電，前國際聯盟事務局次長杉村陽太郎，聞已決定於九月上旬赴滿洲及中國各處，作視察旅行，期間為三個月。氏此行以個人的資格，訪問國府要人，並擬與宋子文會見，陳述國際的狀勢，及謀中日兩國之提携。

日本企圖打開僵局

南京二十一日電，外交界消息，日方因嫉忌宋子文在歐美成功，對我採急進政策，企圖打開中日僵局。現在一方脅華北某當局，活動中日關係，使政府改變外交方針。一方派許多外交家來華遊說，冀以利誘威脅關中日現局之蹊徑。此間甚注意。黃郛返平期，須在政府外交方針完全決定後。

日方之揣測與宣傳

東京二十二日電，有人根據羅文幹辭外長，由汪自兼，宋子文瞬將返國，將作賓返日使任，以及有吉與黃郛會談等事推測，認中國對日政策將起重大變化。在另一方面據料，日本對華政策，亦將變更。如近傳前駐俄大使廣田及杉村有將晤中國領袖之說。惟此間官場則鄭重聲明，稱日本對華政策並無變化，仍持沈機觀變態度。惟日方頗切望中國能認明排日之不智，而趨向對日恢復友誼之途徑云。

日本方面之反宣傳

東京二十三日新聯電，有吉公使與黃郛之會見，各方面頗為注目，而且引起種種傳說，但日本外務當局於二十二日夜晚對此即發表談話如下：『日本極望中國朝野人士能得理解中日兩國民之立場，而相與提携，是乃為維持遠東和平所必要者也。如以運動引入外國勢力，以備對抗日本，或使外國加入排日運動，使日本與該外國之間惹起紛爭，或因中國政治家與軍閥為保存自己地位，乃採取排日政策等等舉動，則為中日兩國親善上且隨之而為遠東和平維持上應須予以排擊。中國如有誠意容納日本之主張，確實與日本謀親善，則日本亦當可以考慮一切。惟向來中國政治家之言動，往往難於置信，此觀於從來之事實，即可以證明。譬如黃郛已發表上項意見，日本亦不能立時加以相信。於是日政府確信，以為俟較有責任之機關有此項提議時，再考慮應付態度，亦為未晚』云云。其所謂黃郛之提議，究為何事，頗難知也。

宋子文過日登陸乎

東京二十四日電，頃間報載似屬眞確之消息，稱宋子文擬來此間一行，但外務省仍否認接得關於此事之任何正式通知。故中國使館之聲明，官場並不以為異，惟公衆迄今仍相信報載消息。此間官場與報紙雖力持中日需要密切友誼，但一般印象，則以為政府對宋氏是否來東京，不甚注意。惟倘使宋氏來此，則準備予以充分之禮遇云。又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

，國府財長宋子文偕隨員五人，搭乘傑弗森號輪船，預定二十五日入橫濱港。宋氏之訪問日本，頗有種種傳說，然是否實現，則頗有興味。國府方面似已致電於宋氏，令其訪問日當局，陳述情形，解釋日方之誤解。聞宋預定於二十五日午前七時抵橫濱後，即由駐日代理公使江華本引導，訪問外務省，與外務次官重光•亞細亞局長桑島等舉行正式會見。關於此事，外務省聲稱尚未接到公電云云，不欲公表。惟會見一事，殆將成爲事實。東京二十四日新聯電，日外務省本日午後二時公布，『中國方面會有目下回國途中之宋子文在日本登陸，與日本方面交換意見之意，二十一日駐日中國公使館奉國民政府訓令，對於宋子文搭乘之傑弗森號船二十五日在橫濱入港及在日本他處寄港時，要求日本政府予以保護，日方對於上述之保護，將取必要之措置。又據中國公使館通告宋子文不登陸。』

日軍外兩部之衝突

十七日大阪朝日新聞載稱，日本自退出國聯後，其國際立場陷於孤立，印度及非洲等地，事實上已對日經濟封鎖。此種傾向，今後恐將益形顯著。且脫離國聯之實效發生期及倫敦條約屆滿期，均在此兩三年內，勢不能不從事於愼重而且周密之外交戰。顧最近外務省之辦法，漸受種種之非難。蓋「滿洲」事變發生後，外務省與軍部之聯絡極爲密切。外務陸海三省互相發表海外情報，充分討論，始定方針。然自內田外相擢用重光爲次長，更迭部內重要局長以來，上述關係已不甚圓滿。外務省似已企圖恢復其獨自外交。關於經濟會議，南洋日法爭執，中東路問題，皆未向軍部說明其成行。徒爲自主的外交，未求軍部之助言，因此每週定期之三省會議今已成爲毫無實質之空虛集會。又如最近杉村陽太郎之外交著作，令人明瞭日本外交官不能諒解日本之正當立場。軍部對於有國際影響之外交，本期待與外務省維持上述之融合協調，今見協調之不可期，似將不久以何等形勢而促外務省之反省。外務當局對於受人非難之事實則一一予以辯駁：㈠關於南華島嶼問題，既與海軍省有關係，辦交涉時每與海軍協調，以期萬無遺算，並且報告陸軍省。㈡中東鐵路交涉，既有陸軍省人員列席，不至不知經過。㈢三省會議本爲殖民地關係長官之集會，除中東路交涉外，別無討論之問題。現在暑假中殊無開會之必要。關於中東路問題現與陸軍省維持密切之聯絡，不致發生問題。㈣杉村公使之著作，係發表個人之意見，其非外交官全部之意見明甚，且某種程度之意見的發表，決非不當。又關於其他與陸軍有關係之事項，均與陸軍省交換情報，互相討論，與以前無異。

菱刈蒞任續要傀儡

繼武藤而任日本關東軍司令關東廳長官及駐僞國大使之菱刈大將，於十七日搭乘烏斯里丸自神戶出發。烏斯里丸十九日新聯電，菱刈於烏斯里丸內談稱，「看余之顏色甚疲似之，然究如是疲乏乎？但如此歲數，這樣說亦無法。昔有「八老馬」之故事，老衰之馬負重時，步法不穩，猶如爲「八」字形，余可與「八老馬」相等。「滿洲」應早日招募大資本，以謀產業之開發。其資本以其大事招募，不若多招小資本爲宜，此乃創立「滿洲國」之第一礎石。在「滿洲國」服務之日本人之年輕者，因其潑剌的活動，有爲其担心者，然請觀日俄戰爭時之內閣，乃係年輕之桂內閣，但已獲得如是之大成功。現乃係年青者大爲活動之時代。年青的日本人在新京政府獻身服務，乃極好之事。「滿洲」產業之開發，其先決問題爲恢復治安

，故不能不先行剿匪。日本維新以來業經七十年，始有現在之狀況，故「滿洲國」現在如作何希望，實爲無理」云。大連二十日日本新聯電，關東軍司令官菱刈大將搭乘烏斯里丸已於今早抵大連，當即發表告駐「滿」人士之聲明書，其要旨如下：日「滿」兩國樹立不可分之關係，帝國雖逢賭國運之危難，亦不敢迴避，而與國聯訣別，尤所恐懼者，竟至詔書之頒發。「滿洲國」對於帝國之態度及故武藤元帥之至誠，亦深爲信賴，故兩國之關係，正如預期的漸見進展。本職之來任，因體帝國之方針，然對於國防之強化，治安之完成，尤其對於「滿洲國家」之堅實的發達及永遠確立日「滿」共存之事，將貢獻滿腔之支援與協力。至其政策經綸之大綱，悉皆踏襲前任武藤元帥之所行者」云。又二十一日新聯電，菱刈大將昨夜宿於旅順官邸，今晨九時偕同內務局長日下，要塞司令官安藤及秘書官鹽宗等出官邸，逕赴白玉山納骨堂，弔慰陣亡將士。於九時二十分到關東廳履新，即於會議室召集全體人員及管下各代表等開始訓話，繼由日下代表答辭，至十時散會。又二十二日電，以關東長官資格而滯在旅順之菱刈大將，已於本日午前七時三十分由旅順來大連，九時十五分到達，轉乘九時三十分之專車逕赴長春。長春二十三日新聯電，菱刈大將已於二十二日午後八時二十分抵長春車站，受日「滿」多數官民出迎，乃入於貴賓室，與鄭孝胥見面。至九時許，始帶同幕僚赴官邸休息。又菱刈之信任狀捧呈日期，決定爲二十五日午前。是日菱刈擬帶同大使館參事官及書記官等赴「執政府」，在鄭孝胥及謝介石侍立之前對溥儀捧呈信任狀云。

察省善後華北大局

宋哲元返察辦善後

馮既至魯，察事只善後問題矣。察主席宋哲元，因察省軍政善後方針業已在平商定，於二十一日晨七時四十分乘專車返張，同行者有軍分會總參議熊斌，第四十軍軍長龐炳勳及秦德純等三人，並帶有特務隊一連，隨車護衛，當日下午三時許即抵張垣。龐炳勳至宣化時即行下車，關於察省各軍給養費，昨晨已由軍分會撥下十萬元，即交宋哲元，帶往發放。熊斌本定即行返京，因宋哲元懇切邀請，特與宋同往。依照在平所定善後方針，協助宋氏處理一切。俟蔣伯誠及軍分會高級參議侯堂赴張時，即行回平返京云。

改編雜軍尚有問題

關於察省雜軍善後，北平方面所擬定之辦法：㈠所有察省雜軍，共改編爲十八個團，每團月餉五千元，連同已經軍分會承認者，每月餉額共十五萬元。㈡請方振武來平，任軍分會委員。㈢請吉鴻昌孫良誠到京，任上將參議原職。㈣張勵生部槍枝皆得自地方，應照數發還。已由宋哲元氏携往張垣與吉方等代表協商辦理。偕宋赴張之軍分會總參議熊斌，二十二日晚電平報告，聽命願受改編者，計檀自新師(按即鄧文部)已領去一萬元，李忠義部領去三千元，孫良誠部領去四千元，孫態度頗好，日內並將偕張允榮由張北到張垣晤宋等情。至吉鴻昌方振武現俱在張北，態度確極強硬。方氏日前曾發出銑電，就同盟軍代理總司令。北平軍事當局即致電張垣，令宋哲元注意。張垣方面當決定一面仍進行勸告，一方面作必要時之準備。前晚宋氏並有覆電到平報告，吉方及張慕陶等難就範，但三日內必有結果等語。

何應欽談華北大局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在外交大樓向平市新聞界發表關於最近戰區接收察事善後及華北軍費情形之談話如次：

今天邀請各位到此，特將最近關於戰區接收察省善後及華北軍費情形提出來談談。

▲**戰區接收** 自從塘沽停戰協定簽字，以及迭次派員催促日方履行協定情形，報紙已有詳細記載，茲所欲言者，僅為關於戰區接收之實際情形。

(一)接收戰區情形。戰區內各縣行政，大致已接收完竣，(遵化縣最後接收，據報係本月十二日接收完了，)惟興隆縣(縣長已去)五分之四在長城外，正城內僅有五分之一(即馬蘭峪)，都山縣幾完全在長城外，未能完全收復，將來仍須有一度交涉。

(二)榆關縣治問題。榆關縣治即自石河至長城之地帶，現尚未完全接收。此則因山海關有偽國種種機關及偽警在彼，尚未撤盡，故我方縣長，現在係暫駐距秦皇島十五里之海陽鎮，將來仍須移回榆城。

(三)山海關海關問題。山海關原有一分關，事變後即撤退，現在我方已要求即日恢復。惟日守備隊長希望對日貨不抽稅，此係不合國際通則之要求，我方當然不能應允。現在日貨到彼，係採用暫時記帳之形式，准其過關。

(四)灤河駐兵問題。日軍因在熱河及沿長城城外各處，尚有不少部隊，所有給養補充等物品，一一由鼻道輸送，至為不便。故於鐵路交涉(恢復北甯交通)時，提出要求，准其暫由灤河水運。當時據彼方聲述總量不過二千噸，在冬季十月以前可以運完，且照納運費，故我方許之。彼乃於灤河沿河二三處各留兵百餘名或數十名，照料此項運輸。日本陸軍省及關東軍既一再聲明撤退為原則，此項給養運完後，軍隊之撤退，應該不成問題也。

(五)地方治安問題。戰區內武裝團體雖經編遣不少，但據各方情報，仍尚有土匪及各種武裝團體萬餘人，散布各處，擾亂地方，人民不能安居。我警力太嫌薄弱，已商由于主席趕速將其警隊趕為編成，擇要分駐，為清鄉之基幹部隊。大約于主席回津後，即可趕辦。

(六)長城各口問題。長城各重要口門，現在均有日軍把守，而小口到處皆是，在在可通。我方為堵截匪類起見，已商日軍務速將全部口門由我把守。

(七)戰區內日軍留駐之數目。據調查所得者，北路之密雲，城內現尚有日軍數十名。古北口．南天門約尚有百餘名。東路之北昌營子．建昌營．撤河橋，每處百餘名。遷安城內數十名。至於北甯路之關東軍，均已撤回。惟塘沽．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及臨榆城駐有日本屯駐軍(由天津派出)尚未撤退。

▲**察省善後** 自馮煥章在張垣自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以來，據在電報上所見委任總指揮七人，(劉桂堂為第六路．李守信為第七路總指揮，)軍長三十餘人，(鄧桂林係三十五軍軍長，)師長數十人，(五月十九日委劉震東為第二十三師師長，以後陸續發表及由各總指揮各軍長自行發表，合計恐在一百以上，)收編民團，強徵民夫，一意擴充實力。至今察省人民咸畏兵役，相率而往他處逃生。又察省轄境不過十數縣，且多窮瘠

荒涼之區，自民衆抗日總部成立以來，感於軍費毫無辦法，乃設立財政辦事處。新創門戶捐·鹽戶救國捐·百貨捐·鴉片捐等，各縣田賦亦皆實行預徵。原有捐稅加徵之重，尤屬驚人，如煤十噸，原定捐額為一元二角五分，察變以後，即加捐一倍，為二元五角。自七月二十起，更定每十噸徵捐六元，較前幾增五倍。又迫令各縣商會，按月分期繳解票洋，美其名曰「糧秣借款」。計張家口商會二十萬元，每一等縣商會十二萬元，二等縣八萬元，三等縣六萬元，月分四期繳納。又設給養總局，下令實行徵糧。計萬全·張北·康保·寶昌·商都·懷安各縣，被徵小米五百五十萬斤，油麥面二百二十萬斤。沽源·赤城·龍關被徵小米二百二十萬斤，油麥面五十五萬斤。宣化一縣被征小米一萬石，紅糧五千石，白面雜面數千石。各部隊又就地征發騾馬車輛。總計各縣被征者約有大車一千餘輛，駱駝五百餘頭，騾子五百餘頭，驢馬三百餘匹。以宣化一縣所出為最多。以上係根據察省各縣代表之報告，詳細已飭各縣負責者切實具報，將來或可再得一較確之數字。現在馮委員雖已離察南下，而方(振武)吉(鴻昌)等尚在張北。察省遍地已成雜軍土匪世界，各鄉區農輟於野，商閉其市，路少行人，村絕炊烟，人民生計已陷絕境，收拾善後，實為不易。凡此事實之表現，究為救國，抑係禍國，究為愛民，抑係害民，更不待吾人之批評矣。此間對於察事糾紛，始終一本和平宗旨，愼重處理。現幸得此結果，總算可以告慰國人。關於善後種種，雖甚困難，但已責成宋主席切實負責兵辦。祇要方吉諸人眞能覺悟，不久或可以解決。

▲**華北軍費**　華北軍費，在前此作戰時期，每月增至九百餘萬元。停戰以後，將各種臨時增設機關部隊裁去，已減為每月五百七十五萬元。華北各將領及各級軍官中大多數均公忠愛國，深明大義，最近復經一度自動縮編整理，將原來施行之編制酌量修正，各部隊中不需要之機關人員兵夫，均已陸續裁減。故最近每月軍費更已減至五百萬元以內。以目前華北財政之困難，每月收入可撥作軍費者不過二百餘萬，今後欲求軍費能夠收支適合，必須各部隊均恢復戰前原狀，每月軍費亦須恢復到戰前每月四百萬元以內之預算。暫先立下此一原則，再依據此原則來切實整頓，然後纔可望逐漸達到軍費收支適合的希望。

▲**對內和平**　今天要向各位報告的問題，已經報告完了。我覺得中華民國今日所處的地位，是十二萬分的危險。我們要想適存於世界，要想為民族創一新的生命，無論如何，對內必須和平，不可輕易受旁人挑撥播弄，而自己戕賊自己的生命云。

黃河洪水威脅未減

黃水氾濫，殆至不可收拾之境，本週情形，洪水脅迫，仍未殺減。

豐沛兩縣已成澤國

徐州十八日電，十八晚沛縣大沙河出險，水深丈餘，田廬被淹，尤以距沛城四十里之龍涸集水勢最大。微山湖水漲二尺，逆流至韓莊，朝陽湖水亦漲，沛城危。豐縣鹿樓大川樓已有紅色黃水漫流，城甚危。兩縣民衆逃難者甚多。碭山水落二尺，北折入豐沛，故徐東運河水漲二尺，砲車碾莊均有水。又電，黃水趨豐沛，田廬被淹，兩縣危急，幾成澤國。十八日豐縣來電，大沙河水勢深丈餘，向距境二十餘里之宋精忠廟激流，現

加力防堵，如難堵，城旦夕危。又沛縣十八晨電話，由鹿樓泛朝陽湖之水，勢甚洶湧，沛縣縣長正備民船渡救難民，妻啼子號，爲狀極慘。

菏澤城武大水圍城

濟南十八日電，據河務局所接報告，黃河北岸石頭莊決口，水入魯境後，直趨東北濮·范·壽張·陽穀四縣均成澤國。刻循北岸大堤南來，奔騰不已，過壽張之蕭寺到東阿縣境，十八晚抵陶城埠，仍將入黃河本身。菏澤水仍圍城，交通阻塞，電報不能送達。城武亦被水圍城，一片汪洋。鉅野縣長報告，黃水十七晨一時由劉長潭入鉅野境，午到城西卡屯，深五公寸，寬六七里，刻正率民夫挖溝，將其引入洙水河，以免災區擴大。壽張縣長莊守忠十七日電稱，水勢浩大，田禾淹沒，星夜做成楷埽，加緊防搶。范縣縣長周鈞英十七日電稱，倉上莊西首前墳之浪窩兩處出水，已搶築穩固，刻又加調民夫二千三百人搶險，金堤以南水寬面積已達四十餘里，平地水深二公尺，一片汪洋，船隻往來，鄉村房屋倒坍，哀聲遍野。

濟南二十五日電，二十四日晚濟南大雨，洛口黃河水續漲，險工迭出，連夜搶護中。曹屬八縣河工促進會葛象一等電各廳長及河務局，謂職會專員履勘河北長垣石頭莊漫口共三十二處，南岸考城二八峯袁寨兩口均淹十之六七，惟二分莊口門其地原屬山東小堤漫決，菏澤適當其衝，水深三四丈，走溜二三分。冀河務局欵料俱絀，對此奇災鉅工，非短時能堵塞，水流不斷，二麥難種，懇請韓撥欵兩萬，以便搶堵。

洛口水漲濟南危險

濟南二十日電，韓復榘及聞承烈等視察黃河到洛口視察水勢，並乘汽車赴楊家莊北店子視察。沿途見黃水下注，澎湃奔騰，飛漲不已，堤岸危殆，令人驚駭。因楊家莊有一潛堤，已與水平，當令速爲防堵。午後五時過洛口返濟。韓令手槍旅到洛口協助防守。韓及民政廳長李樹春電沿河齊河齊東惠民濟陽長淸利津濱縣蒲台平陰東阿壽張濮縣范縣歷城各縣長，速督率民夫守護各縣境域，否則出險惟各縣長是問。聞上游壽張范縣十九晚最危險，張連甲深夜電話報告民廳長李樹春，李轉報韓，二十日已稍緩和。

中牟包頭亦均出險

開封二十三日電，二十三日中牟上汎壩埽陷八丈，柳園口對面陳橋汎大溜靠岸，形勢甚危。劉峙通令各縣，徵求全省人士對防汎疏濬意見，監察院委員邵鴻基到汴，查勘水災。

歸化二十三日電，包頭北境亦遭水患，四區大樹灣等村，以黃河水漲，沿河大水出岸，田禾全淹沒，民間房舍淹倒者不計其數。現在人民無處安身，均逃至荒野高阜之處，暫爲棲身。黃河以南二十餘里水深數尺，盡成澤國。又兼山水相連，草地全被水占，牲畜無處放喂，人民燒吃全無，東逃西散。包頭縣政府向省府請振。

國府命令六省聯防

南京十九日電，國府十九日令黃淮兩委會，着陝豫冀魯皖蘇各省府聯合防堵，並籌賑濟，由財部在前經決定撥交揚子江防汎會六十萬元內將未付之欵先行移撥。又電，行政院令黃河水利會，速召集陝豫冀魯皖蘇六省開防汎會議，籌救治辦法。

將開黃河防汎會議

南京二十日電，黃河防汎會議，定二十八日在京舉行，水利會已致電六省府，派員參加。又二十一日電，國府二十一日令黃河水利委會暫

師行政院指揮監督，以便統一指揮。黃河委會副委員長王應榆．秘書長張含英．二十一晨飛濟，與魯省府接洽防汛會事，然後飛魯西蘇北一帶視察。濟南二十一日電，韓復榘電汪，略稱准豫主席劉峙十七日電請鈞院簡派大員，馳赴汴鄭，召集會議，就近督率辦理修守堤防賑濟災民等事。職意此時似宜由蘇．皖．豫．魯．冀等省設立黃河下游整理委員會，即以簡派之大員為委員長，由沿河各省各指派一員駐會，相機籌議，進行較為便利。業經分電豫主席劉峙蘇主席顧祝同徵求同意。事關數省人民生命財產之救濟，究應如何辦理，請鑒核施行云。又二十二日電，韓復榘前於中央頒布黃河水利委員會組織大綱時，曾電反對會址設於西安，請另於豫．魯兩省擇一適中地點，以期控制全河。此次冀．豫．魯三省黃河決口，更證明會設西安之不便，故主張由蘇．皖．豫．魯．冀等省組織黃河下游整理委員會。

李協談黃河各問題

南京二十四日電，黃河水委會主席李協發表談話，謂黃河大水，為近五十年所未有。秋汛從來即暢旺，須至霜降後方可希望無事。故以後災情是否不致擴大，誠不敢必。水利會現着手辦理事項，為㈠王應榆乘機勘查災區實況，現正在濟與魯當局籌備救治辦法。㈡召集六省防汛會議，預料對籌濟善後辦法，如技術的及財政的必有圓滿解決。㈢實施堵塞決口，因秋汛如何，尚難逆料，所有漫決處所，應從速堵塞並修築倒塌堤壩，已派許心武主持辦理。本會成立目的，不僅以辦救災工程自足，俟此治標工作告一段落後，即將從事於根本工作之導治，用期久遠。

川局形勢之丕變

劉文輝退川南西康

川省殘局，益不利於劉文輝。漢口十七日電，渝電，聯軍紛紛渡江，潘文華全師及劉旅渡河，十五日攻克眉山城，正向丹稜洪雅進追，唐式遵師十五日佔領彭山城，王派楊旅向蒲江跟追，王聲易師十五日渡河，午前佔領嘉定，正向峨眉夾江分追，李其相部十五晨佔領新津，鄧錫侯部游黃各旅佔崇慶，向大邑進擊，餘羅澤洲等亦均渡河。川戰形勢大變，劉文輝部主力退駐康邊之雅安清溪，將退保川南及西康。重慶二十一日電，劉湘部十八日進駐名山，張志芳旅投誠。劉文輝十七日在雅安發出通電，略謂業於本日酌留部隊，馳赴西康，致力國防。所有留川部隊，在雅安．名山．天全．蘆山者．交由副軍長向傳義暫行統率。在洪雅．夾江者，交由冷薦南夏香勛暫行統率云云。重慶二十三日電，聯軍進佔榮經，劉文輝率部退入建昌，川戰日內結束，劉湘將召集擴大會議，商剿赤及善後問題。

劉湘通電結束軍事

劉湘十八日通電云：(上略)頃上蔣委員長一電，文曰：匪勢猖獗，誠屬可慮，祇以自乾（劉文輝）恃險相抗，勸諭罔效，湘仰承中央和平意旨，未便訴諸武力，百般遷就，坐失事機。昨聞共匪有進擾巖雅之舉，情勢至急，非迅速結束岷江軍事，必致貽誤剿匪時機，迫不得已，乃於元(十三)日令飭各軍，分別前進，速謀解決。頃據前方報告，鄧李羅諸部及職軍王唐潘各師，均於元(十三)删(十五)等日，先後渡過岷江，進占嘉定．眉州新津崇慶等處，自部將領望風歸服，或棄械逃亡，刻正分別收撫中。綜合前方情況，大約岷江軍事旬日內定可結束，即當回師剿赤，以紓鈞系。謹電報聞，敬乞鑒察。職劉湘叩删(十五日)等語。特聞，劉湘巧（十八

日）評

南海九島問題

法使照復說明位置

中央社南京十八日電，自法國宣布占領南洋九小島後，外部於八月四日照會法使，請將各島經緯度分別查明見復，茲法使已照復我外部，抄送各島名稱及經緯度如次：斯巴拉脫來，北緯八度三九分，東經一一一度五五分。伊脫巴亞，北緯七度五二分，東經一一二度五五分。開唐巴亞，北緯十度二二分，東經一一四度二一分。雙島，北緯一一度二九分，東經一一四度二一分。洛愛太，北緯一〇度四二分，東經一一四度二五分。西德歐，北緯一一度七分，東經一四度一〇分。（雙島係二島名稱）聞法政府已將詳細地圖郵寄，此間法使館收到後或將抄送外部一份。

日本對法提出抗議

東京二十一日路透電，據確息，駐巴黎日代辦奉政府訓令，於十九日向法政府提出說帖，反對法國占領介於越南菲律賓間之九小島。巴黎二十一日路透電，法國官場對日代辦澤田關於九島之照會，保持沉默態度，蓋不願將事件擴大也。衆意法政府或將承認日本在諸島之經濟利益，但對於日本之主權要求，或將拒絕之。因日本既未在諸島懸掛國旗，復未有已在島上行使主權之聲明也。

東鐵判談又開一次

日俄俄之出售中東路交涉，私人折衝既已不調，又定於二十二日舉行會議，未開成，二十三日續開，結果仍是一番爭執。

談判盧布換算問題

莫斯科二十日路透電，蘇俄國家銀行管理局委員巴里斯尼柯夫，最近被任為東京中東路轉讓會議俄代表團之財政專門委員。東京二十三日電通社電，中東路收買交涉會議，已於本早十一時在重光官邸舉行，出席人員為大橋・森・杉原・加賀羅夫斯基・庫茲尼歐夫・巴利斯尼阿夫等，就收買價格換算率，交換意見，至下午一時始行散會。本日俄方似尚未對「滿」方所主張之每一盧布值日幣二角五分案，提出對策，而將在特別分科委員會中，更就換算率問題，作具體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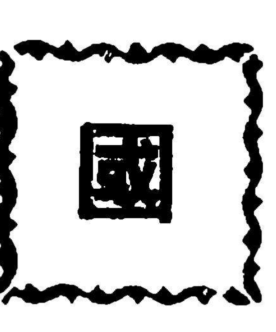
四次私商又起衝突

東京二十三日新聯電，售路交涉第四次非公式會商已於本日上午十一時舉行，結果俄方竟無視前次與加茲洛夫斯基所定之約定，乃不肯提示換算率，竟提稱「願及早舉行特別委員會以便進行商議價格算定之規則，並其他種種事項云」。大橋觀此情形，頗為憤慨，即答以「前次貴方會言，約定於本期會商時，討論具體的換算率，何以現又反言要求召開特別委員會者，卻為何故。今除非先提議具體案，否則決無舉行特別委員會之必要云云。」繼復要求稱，「今後對於二十五錢之換算率，無論如何決不能再行變更，即與貴方所提示決定之二億盧布之價格，同樣予以政治的態度臨之云。」加氏因被責為食言，頗形狼狽，乃要求將來期會期延至侯克蔡尼歐夫公使抵東京後舉行。對此，大橋即復稱，「於來期談判時，貴方如不再為商討換算率，則售路交涉將何以結束，乃問題也」云。先以此一

計釘討之。雙方激論至午後四時二十分始行散會。又來期之會商日期未定。

日偽又一壓迫手段

莫斯科二十二日塔斯社電，伯力方面，接到哈爾濱情報謂中東路局總務處「滿」方代表曾請求該地各外國銀行及遠東銀行，將中東路賬目情形向彼報告。按此種行爲，乃係違反現存之法規，因一切賬目情形，每日均由路局經理處向理事會各理事報告也。花旗銀行方面已知照中東路局經理，謂該行已拒絕此項請求。總務處指陳，惟有日本顧問刻正慫恿「滿」方代表進行此項類似之步驟。其目的即在虛構各種「聳人聽聞」之事件與衝突，並造成一般人對該路之紊亂的印象。另據伯力訊稱，自貨運恢復其達海參崴之通車後，沿中東路東段鬍匪之騷動，又有死灰復燃之勢。自八道河子至小綏芬一段之鬍匪，設有哨兵崗位，並將修理路軌之工人驅逐，自洪明河至泰金嶺（譯音）一段，鬍匪公開組織隊伍，沿線肆擾。





軍備競爭之趨勢

日本對美疑神疑鬼

大連十七日新聯電，當此列國之密探活躍，日本各地之要塞，屢有被拍照之事發生。正于當局之神經以刺激之際，乃於本月十六十七兩日間，在關東州領海內長山列島附近突有美國軍艦前後游弋三次之事，經無線電所發見，已發出報告。該地方爲防守「滿洲」咽喉之重要要塞地帶，際此時局，殊屬重要之問題，故旅順要塞司令部業已着手調查。

美建築高速度飛機

華盛頓十七日合衆社電，海長史旺森本日披露，美國海軍頃建有一種高速度飛機，其速度與耐久力，超過全世界之一切他種飛機。惟史氏不允敘述該機詳情，謂「吾人將盡力防止將此機之消息，落於可能的仇敵之手」。有人詢以「可能的仇敵」之意義若何，氏答稱，「即指於美國不利之任何國家」。氏謂關於此機詳情，將保守秘密。該機之設計製造及保存地點，均將不宣布。海軍是否將建築同樣之飛機，亦未指明。按美國近頃已開始大規模之海軍建築，故關於此新機之宣布，已引起各方重大之注意云。

蘇俄空軍之大檢閱

莫斯科十八日塔斯社電，今日舉國慶祝「航空日」及紅色空軍創立十五週年紀念日，並檢閱蘇聯十數年來航空事業之成績。蘇聯報界指出蘇聯航空事業長足之進展，實因機器製造業・電業・鋼鐵業・鋁業等工業之創造，有以促成之。今日全國報紙以大字刊佈斯達林之言曰，「吾人以前並無航空事業，吾人現已有之」。各報檢閱蘇聯航空事業之成功，指出在第一五年計畫四年之中，飛機之出產，在量的方面已加增三倍，在載重方面則已加增五倍，摩托之產量已加增六倍。蘇聯之航空事業在交通上已獲得極偉大之成功。現在蘇聯之航空線已長至三萬六千公里，包括莫斯科至海參崴，莫斯科至塔什干，莫斯科至梯弗里斯各幹線。軍用航空，則係用

作依據蘇聯政府之和平政策而保衛社會主義祖國者也。蘇聯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藉「航空日」之盛典，特贈列寧勳章，紅星勳章及其他榮譽証書，予參加航空事業，參加國防飛機促進會等工作之勞動者，及各種軍用航空機關，紅軍著名飛行家，工廠指導員，工人委員會主席，突擊隊隊員，商店領袖，工程師，建築家，教授等。蘇聯海陸軍人民委員長弗羅希羅夫簽名發表一指令，其中除論及蘇聯航空事業所獲得之成績外，並謂紅色空軍，在技術上已臻完備，其力量亦牢不可破，刻正矗立於偉大未來之前夜，努力奮發以完成其歷史的任務。即在技巧方面追上並趕過最先進之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在舉國慶祝「航空日」之前，已預先舉行一大規模之運動，其目的在闡明進一步發展民用航空之必要，飛船，飛機，飛機場，國內航空線等等建設之必要。

英國海軍亦將競築

倫敦二十四日哈瓦斯社電，據「電訊日報」之海軍旁觀人稱，英國海軍部逐漸顯露進行海軍建設，與他國相競爭。據該報載稱，海軍部不久即開始海軍建設之大計畫。

國際小麥會議

國聯召開之小麥會議於八月二十一日在倫敦開幕。倫敦二十一日路透電，二十一國代表參加之小麥會議，現有成立協定之極好希望。各代表皆以為如目前過剩小麥，不能銷除，則世界麥市之蕭索，將依然如舊。今日會議時，輸出國提出一草案，聲明輸入國與輸出國，亟欲成立消費與生產間之平衡，故依允(一)不使其麥田增加。(二)採行增多消費之各種可能方法。(三)於價格充分穩定時，減低關稅。各小組會現已組成，以考慮實際事件，及設立國際顧問委員會之可能性。大會定八月二十三日復開。倫敦二十二日電，昨日小麥會議所組織兩小組會，今日集議，已有不少進步。以澳代表麥杜格爾為主席之顧問組，主張在倫敦設立新成立永遠顧問會之辦公處，至於顧問會之人物，由各輸入國與輸出國之政府委員中選出之，各國人數相等。討論專門事件之小組會，以法代表台維那為主席，考慮小麥基礎價格，俾輸入國得據以減輕稅則，但未有結果。定明晨再議，然後再向午後全體會議，提出報告云。倫敦二十三日路透電，今日午後國際小麥會議，有二十一國代表參加者，已議定國際麥價，此為傾向國際小麥協定之切實進步。聞所定者，係目的地碼頭交貨，不連關稅的金價格，而此價格以英國各口岸每週售出之輸入小麥平均市價為根據。在四個月內，維持小麥平均市價，然後輸入國始可改定其稅則，此價格將以法美金幣討論之。刻在組織中之小麥顧問委員會，將為暫時性質，以監視小麥協定之實施，並決定協定內所載有之辦法，但不監視小麥出產與貿易。主要輸出國與蘇俄，將各有代表加入此顧問委員會，而多瑙河諸國，將共派代表二人加入，輸入國與輸出國所派之代表人數，雙方平等。預料旬日可得最後之協定。

德奧糾紛仍在僵持

或將提交國聯處理

巴黎十七日路透電，德國哈比希昨在曼涅克發出播音演說，攻擊奧政府，並預言將採不合憲法之手段，以打倒奧政府。此類舉動，已引起一種法政府認為嚴重之時局。哈比希且不顧英法交涉，聲稱仍將繼續以播音向奧國民衆演講云。今日英相麥克唐納與法總理達拉德，各在其辦公室以電話接談，討論哈比希最近攻擊奧政府事，衆料法西斯黨在奧宣傳之問題，或將提交國聯云。

奧國嚴重取締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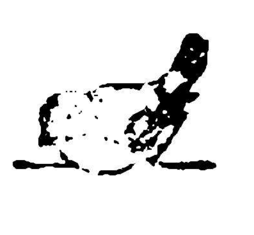
維也納十八日電，奧當局現仍用鐵腕方法，應付一切具有法西斯色彩之人民，頃又有僑居此間甚久之德人三名，被逐出境，其罪名為曾與奧國法西斯黨員會晤。上奧地利有若干人現因佩帶法西斯黨黨徽及行該黨敬禮，致被判一星期至四星期之徒刑不等。薩爾卜魯根(奧國)十九日哈瓦斯社電，奧國衛軍十四人，昨夜在此間被不識之數人槍擊，衛軍二人受傷，當晚警察捕獲奧國社黨一人，名舒斯特者，與槍擊國軍之人有關，在其住宅搜查時，查出希忒拉黨宣傳重要材料數件。

墨索里尼將出調解

維也納十九日路透電，奧總理道爾弗斯今日下午乘飛機往義大利中部瑞密尼海口，晤在彼處消夏之義首相墨索里尼。義首相或將允許仍繼續作德奧兩國間之和平使者。據羅馬路透記者之消息，外傳義首相將允許道爾弗斯極力助其對付希忒拉之說，並不可靠。道氏赴瑞密尼前，曾與匈外長迪康耶會晤，有所接洽。匈外長須在義與義首相相晤，返奧時將作勾留云。羅馬二十一日路透電，奧總理道爾弗斯與義相墨索里尼談話結果，衆皆翹首以待。但據義外交部聲稱，目前尚無發表之可能。外傳種種消息，皆屬無稽。惟外交部又稱，現羅馬巴黎倫敦三處，正在交換對道爾弗斯所提出奧國經濟政治現局詳細報告之意見。墨索里尼現正考慮以共同行動，予奧國以經濟救濟之最佳方法。又據負責方面消息，義相對法西斯黨以播音演講攻擊奧國事，復向德國作友誼之勸告。

德奧糾紛一度緊張

維也納二十三日哈瓦斯社電，「奧國日報」昨晚登載布達佩斯消息，內稱道爾夫斯總理按原有計劃，二星期前即當至義國，然因突然事件而展緩。據謂，義國對於德國法西斯黨反奧宣傳事，在柏林提出抗議後，駐巴凡利亞之法西斯黨軍隊決定侵入奧國，實現德奧聯盟計劃。幸柏林維也納及羅馬及時發現此事，經義國敏捷之干涉，始行避免嚴重結果。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起
至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止

（記者）

八月十八日　星期五

▲劉文輝十七日通電，入西康致力國防。

▲汪兆銘到外交部視事。

▲菱刈自神戶出發赴「滿」。

八月十九日　星期六

▲國府令黃淮兩委員會，着陝豫冀魯皖蘇各省府聯合防堵並籌賑濟。

▲孫科到泰安，邀馮玉祥赴京。

▲關於南海九島，日本對法國提出抗議。

八月二十日　星期日

▲洛口水漲，漸脅濟南，韓復榘視察河防。

▲南潯路車在蔡姑寺地出軌，死傷百餘人。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韓復榘電汪，建議由蘇皖豫魯冀等設立黃河下游整理委員會。

▲黃河鐵橋粗穩，平漢路恢復直達通車。

▲宋哲元自平返張。

▲楚有艦在吳淞試砲，彈從後出，海部技士何爾鍔洞胸而亡。

▲菱刈在旅順就關東軍司令職暨關東長官職，即日自大連赴長春。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行院會議決外部常次劉崇傑免職，以唐有壬繼任。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新任外部常次至外部就職視事。

▲中牟堤陷八丈。

▲菱刈抵長春。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中國社會教育社二屆年會在濟南開幕。

▲經濟學社年會在青島開幕。

▲新中國農學會在杭州開幕。

中國青年黨天津市支部來函

國聞週報主筆先生大鑒：頃閱貴報八月三日第十卷第三十一期附錄欄載有王捷俠告青年黨書，同時編者並聲明謂，「青年黨無疑的是中國主要政黨之一，且代表的是熱情而有進步思想的青年，故一般國人對之頗爲屬望，……本報對此事之是非毫無成見，青年黨如有文字惠賜，亦一律登載」云云。竊敝黨自成立以來，於茲十載，丁國運艱屯之際，爲復興再造之謀，其目的爲內求統一，外求獨立，其手段爲內除國賊，外抗强權。聯俄容共，此國民黨自殺殺人之危險政策也，敝黨爲維護國家生存計，不惜毅然決然以反對之。一黨專政，此國民黨自誤誤國之不良制度也，敝黨爲擁護民主政治計，不惜大聲疾呼以非難之。數年以來，敝黨同志因此目的而奮鬥犧牲者，不知凡幾。不幸九一八事變突起，國民黨當局不惜舉四省膏腴之地不戰而拱手資敵，彼持大權擁重兵者，竟高唱不抵抗主義以苟全祿命，任敵騎縱橫，而不爲禦侮救亡之計，此誠我國家民族之奇恥大辱，敝黨同志痛心疾首，自動抗日，淞滬之戰，九門口之戰，以及東北各地義勇軍之血戰抗日，皆有敝黨軍事力量參加其中。事實昭昭，在人耳目，其經過情形已於曾琦致黃紹雄書中詳言之，毋庸贅述。敝黨確認日俄同爲中國巨患，日固餓虎，俄亦貪狼，國民黨當局前此之聯俄容共，與今茲屈辱降日，同爲自殺亡國之政策，敝黨仗義而行，勢必反對到底，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至於王捷俠之混亂黑白，信口雌黃，此固叛徒之慣技，曾何傷日月之明，敝黨固不屑置辯也。專此敬頌撰祺。

中國青年黨天津市支部謹啓，八月二十五日。

論評選輯

不必影印四庫全書

影印四庫全書問題，學界名家羣起討論，綜合各方意見，不外兩種。其一，照文淵閣庋藏原書影印，不加增刪，此教育部及商務印書館所主張也。其一，審定眞僞詳略，搜尋善本替代之，此袁同禮馬衡江瀚諸氏所主張也。吾人見解適與兩派皆異，對於依照原書不加選擇，漫然影印，既屬根本反對；對於僅僅審定眞僞，代以善本，亦未敢苟同。今之論四庫全書者，恒謂其與我國文化有莫大關係，苟非廣爲流傳，則前代學術行將湮滅。吾人對於四庫全書之評價，決不如是重視。一部四庫全書之中，究有幾許適合現代性之著作，而其內容又有幾分可以促進我所需要之學術，實抱絕大疑問。吾人不願一筆抹殺先賢心血之作，但亦不願閉目瞎認爲有絕對價值之書。故影印全書，允宜鄭重考慮。姑分數點，就質高明。

第一，四庫全書價值問題，非經分門別類，嚴密評斷，殊難決定。昔之認爲傑作者，亦許今日不值一顧。況藏書部類複雜，僅通國學經史者，或不能辨其眞價。必須將全書公開，勸誘各門專家閱覽研究，如發見其中確有適合現代學術之著作，再行選印，既切實用，且有功效。即使原書已成孤本，苟其內容無濟實用，則保留此一部已足傳諸後代，何必影印？書能濟世，始有價值。無價值之書即令絕版，有何可惜！四庫全書之中，竄改甚多，時賢時有發見，倘以此不正確之本，傳諸世上，不特無益，抑且有害。著作與時代環境有不可分離之關係，甲時代所珍貴者，未必即爲乙時代所珍貴。適合於甲時代者，未必即適合於乙時代。天下固有不朽之作，然此屬鳳毛麟角，可偶得不可常遇。今日誰能斷定四庫全書之中，部部皆有學術的價值乎？又誰能斷定所謂學術的價值，皆含有現代性乎？故吾人反對不加選擇影印全書，不特因其無裨學術已也。

第二，即使四庫全書之中，不乏有現代學術的價值之著作，亦當辨別其閱覽對象爲普通民衆，抑爲特別專家。倘爲普通民衆所需要者，試問全書影印不許零售，誰能有此購買力？照原書大小影印，每部所費當在萬金左右。即爲縮小版本，每部亦需二三千金，豈中產者所能勝？故所謂影印者不過滿足一部人士之古董慾，以爲非此不足以點綴其書齋之美觀。推其結果，必至眞欲研究者無力購買，而力能購買者僅視爲裝飾品，是與廣爲流傳之旨，不亦背道而馳乎？我國當今情勢，事事宜求實際，稍涉浮誇，即應自戒。吾人以爲全書之中果有足資現代研究者，則鉛印石印，皆無不可。費用既省，傳布必廣。今乃不此之圖，徒博影印之美名，忘却實用之功效，謂爲得計，不亦自欺欺人乎？

第三，四庫全書之多，即使隨便翻讀，亦非費相當歲月不可。若求精讀，則十載二十載或未必竟。如此巨冊，普通人士購之何用？況人人各有所嗜，亦各有所專，以二三千金購許多不必讀或不願讀之書，豈不太寃？縱有適合自己研究之作，有無絕對價值，亦不敢必，則讀之有何用處？時賢雖有選擇善本替代之說，惟吾人終覺全部影印決非善策。倘主持者必欲保全原書，亦當允許零售，否則所謂傳布學術者，等於掩飾。

總之，現代學術之特性，爲實際化普遍化，惟實際乃能普遍，惟普遍乃能收效。若四庫全書既多玄妙之空談，復缺應用之功效。以之刊印，已多不適，若又益之以影印，限之以全購，是爲貴族化，古董化，於普及學術有何貢獻，固無待識者而後知矣。時賢討論僅限於本之善惡，文之詳略，而於根本問題反少披瀝意見，殊覺不解。進一步言，今日與其影印無裨實用之四庫全書，曷若選擇外國重要書籍翻印，其有造於我學術界前途，豈可以道里計？國人好大喜功，久成慣習。影印四庫全書，亦其一端。今之堅持主張影印四庫全書者，吾人敢斷言其中必有未曾翻閱該書一頁者，則彼輩評價，豈足取信於社會？吾人主張選擇佳作，單獨刊行，不可全部影印，更不可整部發售。世有關心學術者，盍不共起圖之！

（錄八月二十日北平晨報）

◇　◇　◇　◇　◇　◇

對籌印四庫珍本之希望

本年六月十七日教育部令委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與上海商務印書館簽訂合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未刊珍本，闡揚文化，海內稱善；惟以版本問題，專門學者之意見，與教育部原議，頗有出入，迄今尙成問題。查此事最初由北平圖書館館長蔡元培袁同禮兩氏函呈教部，主張凡四庫罕傳之本，其能覓得善本勝於庫本者，應以善本代之，以存古書面目。北平圖書館並曾印行「影印四庫全書罕本擬目」，廣徵國內外學術機關及藏書家意見，以期貫澈其學術上之主張。其後南北學者董康李盛鐸等兩次致書教育部王部長，貢獻意見，與蔡袁兩氏持論大體相同。商務印書館張元濟氏對於蔡袁所主以善本替代之說，則謂二者可以兼營並進；且稱善本難遇，乞假尤難，輾轉求精，觀成無日。王部長復蔡袁兩氏書，論旨與張完全相同。易言之，必維持教育部影印文淵閣四庫書未刊本之原案是也。日前教育部已聘李盛鐸傅增湘陳垣袁同禮等十五人爲編訂四庫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委員，令就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就之『未刊本草目』，從事審訂，以備實行影印，其討論時間，限爲一月，編訂則以兩月爲期，工作完成之時，該會即行撤銷。查核前後經過情形，恐此項爭議，難以遽了，吾人爲愛惜文化事業計，殊不忍緘默不言，願以局外地位，略陳戔戔之意，幸教育當局與商務印書館主者察之。

查四庫所收，不盡善本，學者指摘，衆論僉同，故『以善本代庫本』之說，不特忠於學術者義應有此主張，其在主持文化事業之政府，對於此種大工作，尤應愼重將事，力求精善，庶幾無負中外學術界之期望。雖庫本善本，不妨並印，實則既有善本，何必重複影印庫本，多此一舉；矧既由政府令委辦理，本非牟利之商業行爲可比，現代學術，業成國際化，此事如以輕率出之，是令世界學者齒冷，此亦中國之體面攸關事也。更就商務印書館言之，承印此類珍本，消耗甚鉅，而核其合同內載，影印之書，

至多不得過一千五百部，印成後須按印數，贈送十分之一與中央圖書館，（按現在尚僅為籌備處）除整部之外，並不得抽印單行本。照此規定，商務印書館將來贈送教育部中央圖書館之書，價値當極可觀，而既有不得抽印單行本之限制，則坊間流傳，數當極少，蓋整部珍本，取價必昂，斷非一般讀書社會，所能購置，然則所謂影印流傳，發揚文化，嘉惠士林者，當作何解？查商務印書館二十年來，影印「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採用善本，展轉訪借，其謹嚴不苟之態度，久為學術界所稱道。此次承印四庫未刊珍本，既稱係為文化效勞，顧何以一變其謹嚴不苟之精神，放棄其採用善本之素志，是亦一不可解之事，意者因影印善本，較庫本為更費乎，然而根本既不為牟利，又何必苟且輕率為自身留遺憾，貽中外學術界悠久之口實乎？凡此種種矛盾衝突，為德不卒之處，竊為商務印書館惜也。現在茲事既成南北學術界一大問題，亟宜合全國專家之力，共謀善後，以求了無缺憾。謂宜利用行將成立之編訂四庫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延長辦事期間，羅致全國人才，全權責成主持此事，令即根據北平圖書館之「罕傳本擬目」及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所印「未刊本草目」，擇善影印，其有善本可以替代庫本者，亦由該會負責編目，搜求借印，彙同刊行，以昭愼重，並宜酌改原定合同，在相當條件之下，許商務印書館酌量抽印單行本，廉價發售，以期實惠普及於士林。果能如此，則教育部藉全國專家之助力，成發揚文化之大業，寧非一時盛事？而商務書館多刊善本，完成素志，不特無悖服務社會之初衷，抑令珍籍流傳，人人易得，則全國無量數讀書種子，更當重拜教育部與商務書館之厚賜，又豈非面面俱到之辦法？願各方當事者，共熟籌之。（錄八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關於影印四庫未刊珍本

影印四庫未刊珍本這件事，如今已成南北學術界討論得十分熱鬧的一個問題。各方意見不同之處，集中在版本一點。教育部與商務印書館，已訂立合同，決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另有許多人，主張以『罕傳』代替『未刊』，以『善本』代替『庫本』。至於『四庫未刊珍本』，或『四庫罕傳珍本』，或『四庫傳善本』，在今日中國，是否應急於刊印，刊印又是否必須影印，絕少無人談及。北平晨報在本月二十日發表一篇『不必影印四庫全書』的社論，該報北晨學園，又有王庸先生的一篇『四庫全書的價値與影印』，對影印四庫全書問題，根本懷疑。這種意見，我們絕對同情。

『闡揚文化』，『保存文化』這類大題目，我們不能反對，我們亦不反對。北平圖書館正副館長對教育部說：『聞大部擬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仰見發揚文化，嘉惠士林之至意，無任欽佩』，董康傅增湘等幾十位先生亦說：『傳大部有籌印四庫未刊本之議，且將開始工作矣，宣揚文化，提携學術，無任欽佩』。我們對發揚文化的政府，商務書館，以及熱心爭權版本的諸位先生，此日亦願說『無任欽佩』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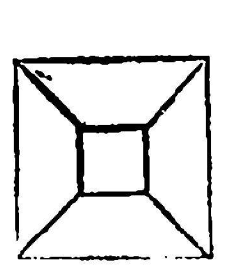
不過在『發揚文化』的方法上，似乎有許多問題應加以縝密的討論與抉擇。王庸先生在他的文章裏有這樣一段話：『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這部書無論怎樣偉大，亦不過對於中國歷史，哲學，和文學，有相當的用處，和其他學術上的關係，並不重大，所以他在學術上的關係有很大的限制的。』難道說，一切現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飛機大砲，機械工程等等

，都可以靠這部全書來興發不成？』此外他又從兩個觀點，證明四庫全書『有許多缺失偏狹的地方』○(一)四庫全書所選書籍，偏而不全；(二)四庫全書書本內容，未必完善○我們看來這種意見，是宣揚文化的人應深加考慮的○宣揚文化，固以刊印古書，當然無可否對○然選擇的標準，當然不應限於四庫，更不應限於四庫中的『未刊珍本』或『罕傳珍本』，或『罕傳善本』○選擇的標準，當然在書的內容對文化貢獻的多寡○古董，固然是文化的遺跡○收存古董，固然亦是保存文化的一種工作○然而古董自有各項古董比較的價值○在收存上自有緩急先後之別○倘收古董者，認定凡物在時間上爲古，即值保存，則山上的石頭，海底的泥沙，何莫非千千萬萬年的遺物？又何嘗不值一收存？然鑑賞古董者卻絕不出此○普通收存古董是如此，保存文化工作上的保存書籍，又何嘗不如此？教育部說：『四庫所收，非盡善本，且有殘缺訛誤，確係實情，無庸諱言，但根本追究無窮，採訪尤費時日，善本雖有，乞假非易，且以庫本與刊本並印，則與普通叢書相同，恐與此次印行庫本，存其眞象，似屬不符』○果然如此，教部影印四庫全書，目的乃在爲四庫全書而印四庫全書，不在爲宣揚文化而印四庫全書了○因爲影響自己承認的『殘缺訛誤，無庸諱言』的書籍，這怎能算宣揚文化呢？一班主張以『罕傳』代替『未刊』，以『善本』代替『庫本』的先生們，目的不過爲『採用原帙，以存古書之面目』，仍然是爲印古書而印古書，並不能算爲宣揚文化而印古書了○這種鑑賞古董的眼光，自然在不顧『殘缺訛誤』者之上，然而對宣揚文化的功德，相差實亦有限○

我們的意思，刊印古書，絕不反對○果然是保存文化而刊印古書，則選擇的標準，不是四庫，不是四庫的『未刊』與『罕傳』，亦不是『善本』○標準是書的內容與文化的貢獻○固然，收古董亦是政府職分以內的工作○歐美政府費百萬千萬金購買古書古畫的事亦常有○在這裏，今日中國的政府，似乎應該自問目前國家的須要與經濟的能力了○晨報社論所謂的：『現代學術之特性，爲實際化普遍化，惟實際乃能普遍，惟普遍乃能收效』，這種話是很中肯的○最少，在今日中國，負教育責任者，觀點應該如此○不說別的，一個二十世紀的國家，國民百分之九十是文盲，舉國的强迫教育還沒有興辦，全國的大學大多數的課目，找不到完善的本國文的課本，國家在現代知識上，在歐美人看來，是落伍，甚而至於是半開化，然而這個國家的政府，這國家最大的一家書店，這國家的一班學者領袖們，他們在文化工作上，卻急急於影印一百五十年前的一部四庫書，卻急急於影印一百五十年前的四庫全書中的『未刊』或『罕傳』的珍本○這不是急其所應緩，緩其所應急，是什麼？

(錄八月二十二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屢詣散原賦呈長句　纕蘅

名山。與。名。宿。踪跡。恒。相。依。政如。耐。久。朋。顚沛。初。不。違。匡廬。瓦。萬。鱗。孰者。眞。周。遺。自公。專。此。山。遂爲。萬。流。歸。識公。吾。已。遲。猶幸。生。同。時。十年。費。百。書。一面。償。其。私。得我。公。所。喜。喜色。添。霜。眉。何限。襛。纖。人。可語。甯。有。誰。賤子。承。不。棄。貪詣。安。敢。辭。移居。苦。蹉。跎。未免。辜。深。期。（余與醇士結夏廬林翁以相距太遠屢促近移因循未果）平生。瓣。香。心。詎獨。文。與。詩。即此。嚬。笑。親。已耐。百。日。思。僕僕。爾。何。爲。一任。途。人。嗤。終當。載。書。隨。三冬。以。爲。期。

山行遇雨　疑盦

一雨。衆。植。蘇。搖曳。表。其。悅。嘉禾。亦。愉。愉。洗濯。愈。鮮。潔。天容。太。奇。詭。東西。劃。然。別。西明。耀。朱。幬。東墨。鬱。沈。鐵。雨隨。風。使。令。將西。忽。南。掣。依山。又。成。阻。雷倦。久。鳴。咽。萬事。緣。所。緣。否。泰。義。難。說。西疇。農。色。苦。望眼。正。愁。絕。雨外。乾。蟬。號。聲送。桔。槔。徹。客從。雨。中。來。涓滴。不。可。挈。莫嗟。衣。履。濡。且喜。滌。煩。熱。

節署硃石山亭晚眺　釋堪

風月。南。樓。未。足。多。山亭。收。雨。倚。嵯。峨。大江。洶。浪。英。雄。盡。官柳。搖。青。客。鬢。皤。沈郭。萬。鴉。爭。暝。樹。橫空。一。鶴。掠，晴。波。樊川。湖。海。飄。零。感。迸入。鄰。簫。子。夜。歌。

山亭晚眺次釋堪均坐中所談皆東北近事也　滇生

雲雨。荒。沉。戰。伐。多。江山。終。古。接。岷。峨。入門。自。媚。腰。空。細。棄甲。何。人。腹。未。皤。長夜。誰。將。星。替。月。一漚。坐。見。海。生。波。傷心。遼。鶴。歸。來。語。猶唱。當。年。得。寶。歌。

讀蟄雲書知鉢集已付殺青賦詩郤寄　子威

滿天。霜。月。漏。聲。遲。得句。成。功。此。一。時。皋羽。墨。緣。文。鳳。榜。趙宗。金。爵。美。周。詩。談諧。間。作。春。無。價。芒角。全。銷。酒。不。辭。漫向。青。山。悲。獨。往。此情。賸。有。舊。人。知。

後先。滕。薛。各。爭。衡。點。將。詩。壇。舊。主。盟。稿。本。澄。心。堂。紙。寫。食。單。張。手。美。家。精。同。聯。韓。孟。城。南。句。暗。索。何。劉。榜。上。名。傚。帚。自。家。多。愛。惜。行。間。朱。墨。最。分。明。

荔香。榕。蔭。集。吟。龕。老。輩。風。流。今。尚。存。書。肆。睦。親。坊。裏。板。春。婆。玉。局。夢。中。痕。聲。聲。聽。徹。鄰。家。笛。歲。歲。經。過。獨。樂。園。賸。墨。零。箋。誰。覓。取。有。人。閒。說。海。王。村。蟄園鉢稿墨蹟陳於廠肆數年間予與閻公親見之

休。嫌。急。就。少。推。敲。定。本。書。堂。手。自。鈔。日。斧。雲。斤。皆。入。妙。竹。頭。木。屑。莫。輕。拋。晉。安。風。雅。留。詩。集。閩人擊鉢吟余藏有九集玄圃。英。光。發。硯。坳。猶。有。玉。溪。能。對。屬。碎。金。片。石。盡。容。包。

藥雨招飲劬園　什公

竹。塘。籐。架。接。松。陰。把。酒。時。聞。鳥。伴。吟。此。亦。天。然。好。圖。畫。倪。黃。舊。譜。不。須。臨。

俊女以吗逸二老所貽鴛鴦圖索題　前溪

一。軸。新。圖。付。汝。儔。寄。聲。珍。重。百。年。留。鴛。鴦。長。伴。蓮。花。好。二。老。題。詩。在。上。頭。

病中小絕句五首　石遺

病中。何。所。喜。喜。汝。得。枝。栖。他。日。吳。淞。集。懷。人。增。數。題。開籌杰得館

移竹。報。平。安。緣。廊。數。十。竿。暑。中。誰。做。美。三。日。雨。潺。潺。伏中移竹

荔子。嫌。太。甜。而。嗜。美。國。柑。西。瓜。如。斗。大。不。食。我。何。甘。占鴻送瓜不得食

謀。刻。小。叢。書。試。詢。梁。與。李。如。其。付。雕。本。手。民。須。料。理。吾宗。腿。與。瘴。兩。據。藜。牀。臥。肉。山。與。半。人。輓。語。誰。如。我。哀仲勉與少波

過秦樓　題訶盦填詞圖　公渚

散聖。安。禪。逋。僊。招。隱。罨。碧。舊。家。池。館。微。雲。畫。境。皺。水。吟。情。大。好。夕。陽。無。限。投。老。賸。有。風。懷。按。拍。聳。前。浮。生。能。遣。悵。愁。闊。怨。宇。瑤。京。回。首。夢。和。天。遠。　還。念。想。蠟。屐。尋。詩。雲。鬟。玉。女。伴。詠。嶽。蓮。千。瓣。吞。聲。海。曲。晞。髮。陽。阿。一。夕。羽。音。先。換。哀。樂。無。端。老。憐。笛。譜。家。江。千。塵。搜。遍。但。丹。鉛。送。日。慵。看。枯。棋。萬。幻。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故宮殿本書庫目錄跋

此內庫書三卷。武進陶君蘭泉所撰輯也。卷上之目。曰實錄、聖訓、御製、欽定、校刊、五門。卷中之目。曰方略、典則、官書、經學、字學、史學、志乘、類纂、儀象、目錄、類書、總集、進呈、清文書、十三門卷下之目曰校刻梵經附錄書目總表三門而以書影附焉。其類別咸仿宮史爲之。惟進呈一門。爲所特增也。余於乙丑歲。領故宮圖書館事時。時方畫定壽安宮爲館址。盡移宮中藏書庋其中。樓上下四十八楹。標甲乙丙丁四庫。而殿本之書。別萃之一室。余以君雅善鑑藏。因脩函延君。任以編訂之事。嗣是繼主館職者。銳志經營。積月累年。連車疊篋。手瘏足胝。自文淵閣摛藻堂而外。舉三殿六宮御園書房珍藏陳設之書。錦帙牙籤。以千萬計。咸聚此連棟之中。而規模因之大備。君方旅居津沽。或累月一至●或一月再三至。至則提囊載筆。犯風雪。冒炎歊。徒步走神武門。經西長安街。入殿中。手披目玩。淩晨而届。日昳而出。時而飢疲。或挾餅餌。與小史走卒雜坐食飲。而不以爲苦。蓋厲精焠掌。閱五六寒暑。乃條別而類居之。卒底於成。可謂艱矣。君生平酷嗜圖籍。涉園藏書。爲卷以二十萬計。而官本精槧。居其泰半。喜其楮墨精雅。足以娛目悅心。古人所謂愛好之性。出於天然者也。今一旦身入承明。凡歷代天府之儲。舉世人所羨爲神山福地。而夢想不至者。乃得游息其中。旦夕恣其蒐獵。其榮遇視黃閣之元臣。玉堂之羣彥。爲幸已多。此其所由發憤從事。既以快慰平生之願。亦以副余汲引之心。其勇毅良足嘉也。余嘗謂有淸一代文治之盛。遠邁前古。即以刻書言之。亦迥非明代所能幾。及明代內廷經板。由司禮監職掌。筦理督造。皆奄豎爲之。其人粗識文字。毫無學識。刊行典籍。大率供內書房所用。及小閣誦習之資。板本不善

讐勘多疏。故其書絕不爲學流所重。其中惟文獻通考、歷代名臣奏議、二書、較爲精整、人至今珍之、淸初世祖御纂孝經衍義內則衍義資政要覽諸書。亦經內殿刊行。第版式疏拙。大字寬闊。尙襲經廠之舊。頗不雅觀。其書猶鈐廣運之寶大印、至聖祖御極。秉天亶之神聰。開曠古之文化。研精性理。博綜詞章。旁涉天文歷筭格致物理。靡不貫通。凡纂修編訂之役。皆妙選儒臣。專領其事。一時鴻才碩彥。若李光地徐乾學王鴻緒熊賜履諸人。各用其所學。勒成簡編。而繕手剞工。亦精妙獨絕。迄於高宗。承平累禩。物力豐盈。人材蔚起。於是奮其雄略。大恢天綱。含羅今古。整齊百家。以繼往開來爲己任。遂乃下開館脩書之詔。訪求天下遺書。搜輯永樂大典。刊定經史諸書。及編定朝廷典章制度。垂爲典範。六十年間。如四庫全書、太學石經、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九通、聚珍版叢書、大淸一統志、等。鴻編鉅製。次第頒行。文物之茂。卷帙之豐。古未甞有。嗚呼、可謂盛矣。甞考內庫書籍。其大別有三。一曰寫本。如四庫全書、四庫薈要、歷朝聖訓、實錄、方略、御製詩文、鑒藏書畫器玩之類。皆朱闌玉楮。字畫精妍。萬帙千篇。斠若畫一。其精者特敕詞臣恭錄。袖珍小册。蠅頭細書。精妙如出鬼工。設非天威所臨。殆難人力可辦。一曰活字本。康雍朝有銅活字。印成圖書集成萬卷外。如律呂歷筭諸書多用之。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亦即此銅活字排印、當是在親王邸中時所印也、乾隆朝創木活字。印成聚珍版叢書二千三百八十九卷外。如八旬盛典、西巡盛典、千叟宴詩、畿輔安瀾志平苗紀略、諸書多用之。遂爲近日排版之權輿。一曰刊本。其事亦可分三類。一爲武英殿刻。多用宋字。方體疏行。大字、宜老。一爲揚州詩局刻。多用軟字。密行端楷。酷肖宋鐫。宋犖刻聖祖御製集於蘇州、亦用軟字、一爲袖珍本。合刻古香齋十種外。別有周易本義四書集註國朝詩別裁三書。其書咸端嚴雅麗。妍妙輝光。紙幅選製。尤稱精湛。開化紙潔如玉版。太史運色疑金粟。色香既古。裝禙尤精。其他如摹雕宋元本古籍。則有朱子易注。四書章句。相臺五經。校勘精嚴。雕鐫古雅。已開後世黃顧之風。特爲士林所珍異。綜論淸代刻書之事。其源實發於康熙。至乾隆而遂臻於極盛。雖時挾雄猜之見。肆其抑揚褒貶。以鈐制人心。於後代不無遺議。然其規制之崇閎。志力之偉異。未始非數百年來文學昌隆之極軌也。嘉道以後。海內多故。雖有好文之主。無復留情典籍。即間有編刊之舉。而工伎粗疏。材物窳薄。視前朝判若天淵。是即此區區簡册之流傳。而風習之淳漓。國力之豐耗。可微窺而得其升降焉。嗟乎抑豈細故哉。方君之屬稿時。遇有積疑。必走相質證。余爲解析未足。必徧徵諸群籍以明之。偶有所糾正。亦必肆力稽考。期於正確可信而始定。決不欲輕議昔

人以取快。其虛衷審愼如此、今觀其書。所附考證各條。往往有擧世以爲疑。得君數言而渙若冰解。茲擧其著言之。如聚珍板叢書。其先後增刋。部帙多寡。迄今聚訟不休。以君考之。則內府見存者。實爲一百三十八種。蓋合原單一百二十六種。加以後輯尙書詳解等四種。新輯之詩經樂譜等八種而言。然後知閩粵兩本之一百四十八種。其妄增河朔訪古記諸書。純爲嚮壁而虛造也。又如大淸一統志。四庫著錄爲五百卷。顧擧世未見其書。以君考之。則閣寫殿刋二本咸爲四百二十四卷。其書於乾隆五十五年刋成。即第二次脩本也。今宮中雖有三次增脩之五百六十卷本。而事在道光季年。不應乾隆脩四庫時。預知其數而登之。然後知確爲館臣之誤載。而近時坊本妄析外蒙諸部。强增卷第。以符五百卷之數。其無知妄作。爲尤足哂也。昔人謂百聞不如一見。設非躬涉庫儲。又烏能持其說以關人人之口耶。然君編輯之餘。更有欣然自謂創獲者二事。蓋君昔年曾獲明人繪象本草品彙精要一書。及康熙重繪本十三册。圖繪精妙。采色穠鮮。涇紙朱絲。與大典本相埒。中外儒流動色詫歎。頻議刋布。以惠民生。第其書源流。末由考見。今於庫中忽覯其書。方知弘治原本。本藏內府。聖祖曾勅醫官王道純江兆元、重加校正。增續集十卷。附脉訣擧要二卷。幷有進書表文。惟書存而圖佚。其所佚者。正昔年所獲。不獨得此本末可以備知。即殘缺亦藉補正。此一快也。李誠營造法式一書。曾爲紫江朱氏刋傳。然影宋全帙。窮搜不獲。歷據余殘葉。仿其銜題。勒爲版式。今於進呈目中。忽見舊鈔。且正爲遼王所藏。因知紹興覆本行格元撫崇寧。既足證丁鈔之僞造。尤可訂庫本之奪訛。不意積年懷思。乃有此奇遇。此又一快也。是數者。君恒爲余稱說不絕於口。蓋披觀大略。所得如此。設進而邃窺廣覽。則政敎嬗化之機。學術消長之原。亦將由是而探其樞括焉。其爲獲不益閎乎。余早登詞館。忝厠史官。引望天祿石渠。殆如天上。第未及讀書中秘。追迹劉荀。洎乎桑海洊更之後。典領秘書者一年。因之探宛委之藏。攬瑯環之秘。顧簿錄未周。宮羽又換。四部七略。迄未有成。覩君此編。欣歎之餘。忽不禁悽愴感喟於無窮矣。抑余更有進者。此編意在紹述宮史。故分析部次。與通例有殊。或一書而寫刻攸分。先後重出。使檢尋易生迷惘。而義例亦未免混淆。似宜重爲甲乙。凡書籍統以類分。而以部帙板本。殿閣臣工。以及編著呈進。先後同異。臚列其下。庶披卷可得。朗若列眉。又殿本之外。如文淵摛藻四庫兩編。咸登掌錄。意以職守所繫。故破例存之。宛委別藏。正續二編。雖非善本。然阮氏奏進於前。復經嘉慶御[illegible]錄。亦宜兩。同歸典守。

未審何故見遺。它日重編。或附諸薈要之後。尺管寸莛。固知狹陋。然聞見所及。不欲自私。勉進流壤之微。聊資海山之益云爾。至其記述詳賅。參稽明審。使一朝九帝之制。作扃閉於文樓秘閣之中者。一旦挈領提綱。呈露於人人之耳目。其爲功至偉。其致力甚勤。又無俟余之揚贊也。癸酉立秋日、藏園傅增湘書於靜宜園之無量殿。

薛許昌詩集跋

許昌詩集十卷。唐薛能著。汲古閣刻本。毛斧季據南宋本校勘。余辛亥冬在海上所獲校本八唐人集之一也。其撰人署銜。爲唐節度使檢校禮部尙書汾州薛能太拙著。與汲古本已大異矣。張乖崖序言。凡詩四百四十八篇。依舊本例編爲十卷。雕印行用。而紹興改元山陰陸元望跋。乃言删其瑕纇。得二百三十章。錄藏翠山書院。即今本是也。蓋沙汰之餘。僅存半數矣。今以十卷計之。通得二百二十七題。視陸氏所選。更差三首。豈梓本流傳。又有遺佚耶。按能以吟咏自負。其遺聞軼事。古今詩話、北夢瑣言、南部新書、多載之。該聞錄稱其格調淸奇可尙。誠射雕手。然自矜幹略。使氣任情。敢爲大言。爲蜀川從事日。嘗疵議孔明。見於題詠。如題籌筆驛云。生欺仲達徒增氣。死見王陽合厚顏。流運有功終是擾。陰符多術得非姦。又云葛侯眞竭澤。劉主合亡家。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揄揶。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又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凡所以詆訶者。不遺餘力。其未達時。高自標舉。有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嘆當宁之不已知也。及屢領戎鎭。又鬱鬱自歎。有云麤官乞與眞抛却。賴有詩名合得償。又鄙將相爲麤官矣。及鎭徐州元夜詩云。誰見將軍心似海。四更親領萬人游。則又驕恣之情。目空一世。然考其後。徙帥忠武軍。卒爲大將周岌所逐。身旣爲僇。家亦被屠。昔能嘗有詩云。舊將已爲三僕射。病身猶自六尙書。蓋能鎭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故詠此以自矜。豈知奪其節。殺其軀者。即此舊將之僕射耶。其才疏。志亢。以忤物取禍。良非無故。而乃果於訾毀前賢。亦多見其不知量矣。劉後村云。能自負其詩。又自負其才。然位歷節鎭。不爲不用。卒以驕恣陵忽。僨軍殺身。其才安在。庸妄如此。乃輕議諸葛。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姜明叔蓉塘詩話亦謂唐之薛能。始則議詆孔明。而不爲之卒。至辱身喪家。而僨國事。孔明果如是乎。嗚呼。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若能者。余固不暇責。而轉哀之矣。伏暑困人。偶讀許昌集。適有所觸。因書其事。附之卷耑。癸酉閏月二十四日藏園記。

隨筆

凌霄一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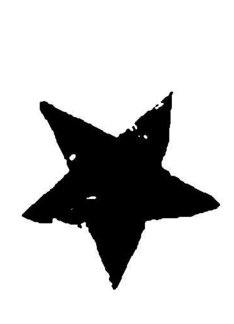
袁世凱以小站練兵著聲，驟獲大用，遂爲中國軍界歷史上極重要之人物，而溯其練兵事業，則發軔於光緒八年之在朝鮮。沈祖憲吳闓生「容菴弟子記」述其情事云：『韓王懲前毖後，意圖維新，請于北洋，遣德人穆麟德總稅務，華中書馬建常贊外交，皆予秩俸，尤注意練兵，遣近臣數輩，請公代治軍旅，公勿許。時吳公移營下都監，十月王親造吳營，求借公，拜爲上將。吳公知公志，亦勿許。王再四言非得請不去。自午至暮吳公稍猶豫。公在外聞之，即草書遺吳公曰：「某幼讀父書，粗知大義。委贄事君，祇知其一。韓爲藩屬，分茅立國，某頭可斷，陪臣必不可爲也！」吳公席前啓視，據以謝王。王知不可奪，乃商請吳公，委公兼代練新軍。夜分始散。公奉檄後，草創章制，編選壯丁，先立新建親軍，繼立鎭撫軍。王請公移居三軍府，以爲督練之所。公請王派韓員司糧餉，公專司訓練。韓人供給，悉不受。未及期年，成效大著。韓諸臣及洋員參觀者，均深贊其技藝嫻熟，步代整齊，堪稱勁旅。吳公及韓王親臨校閱，皆欣悅歎美。……公以韓軍練成，不暇兼顧，請韓王命將接統之。』此接近世凱者所書其事始末也。王伯恭「蜷廬隨筆」記此，頗有異同。其說云：『光緒壬午之冬，余奉合肥相國奏派，偕馬相伯舍人往朝鮮，應其國王之聘。時吳軍門長慶率六營駐防漢城，書記朱舅君張季直諸人皆與余相得，舅君尤篤。袁慰亭司馬時權營務處。慰亭爲篤臣年伯之子，而端敏之姪孫也。端敏治軍臨淮時，先伯父在其幕

中，故有世誼。余時居新南營，在漢城新王宮之左，慰亭居三軍府，相去僅數十武，朝夕恒得相見。慰亭少余二歲，弟畜之。其居三軍府也，蓋與吳帥不甚水乳，藉爲朝鮮練兵之名，遂別樹一幟。其爲朝鮮練兵也，則以戰事之後，朝鮮人仍以刀槊對敵，慰亭諷國王以講求武備，於是王以五百人屬其督練，慰亭欣然受命，延一王姓新自德國歸者爲之教習，終日在大院中排班進退，慰亭憑几觀之，余亦時得寓目焉。朝鮮民氣謹懦，覩上國如帝天，雖見中國商人，亦無不懍懍。慰亭使譯者傳諭五百人云：「中國練兵，非汝國兒戲比。苟不聽約束者，立刻軍法從事！」五百人咸股栗聽命。每日操演時，王教習持鞭睨其側，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舉左足，高下如一。有參差者，即揮鞭痛抶。步伐進退，前後左右如之，舉槍放響亦如之。教練甫半月，慰亭請國王及吳帥閱操，居然可觀。國王大悅。吳帥賞戰衣，人各一襲。於是慰亭有能軍名，國王且咨合肥，謂其才可獨當一面云。』於世凱大有微詞焉。如所云，則世凱之爲朝鮮練兵，乃有所爲而求而得之者，與「弟子記」良不侔矣。

「蜷廬」記光緒十年朝鮮之事云：『甲申九月，余有事返上海。甫登岸，即聞朝鮮大亂。逆臣洪英植與其駙馬朴泳孝，鉤串倭人，瓜分八道謬告國王云：「中國兵變」。誘王至別宮，招日本兵護之。又矯王令，傳見執政大臣之忠鯁者，至即斬之。一時各國使臣皆杜門自衛。中國防營雖知有變，而無人傳告，亦不敢輕出兵隊，惟擐甲以待。遣人詗察，則宮門緊閉，消息不通。民人之圍繞宮外者，殆近數萬人，忽見趙寧夏之首級出，同聲驚號，爭以頭觸宮牆。牆圮，見倭兵百餘人持鎗外向，慰亭所練之五百人亦在其中。吳兆有見事已急，率三營馳往救之。洪英植令五百人放槍相拒。此五百人譁曰：「吾身著吳老帥所賜之軍衣，今反擊吳老帥之兵乎！」各以槍仰空發響，於是中國軍士始魚貫而入。顧未知國

王所在，遍覓不得。慰亭曰：「國不可一日無主。王有姪，年七歲矣，吾輩當共立之。」兆有聞而大怒，擬摑其面，遂向軍士叩頭曰：「我等在朝鮮，專爲保護國王也。如王無尋處，我即死於此間，不出宮矣！諸子弟宜努力！」軍士齊聲應命。旋有人報，頃見國王尙在後苑小屋中。兆有立刻率三營官及茅少笙馳往。國王已改倭裝，將逃矣，蓋英植等給其以中國人造反也。王見兆有等大駭，欲起避。兆有伏地大哭，且爲之叩首。王知無他意，心始安。兆有請王移至慰亭軍中避亂，王諾之，英植在側力阻。兆有趨扶王出。少笙亦挽英植同行，擬擒其到軍正法。甫及階，倏有韓人自階側揮利刃斫之，首墮，少笙跳而免。王既至副營，日本公使竹添光鴻聞信遁還本國。是役也，微兆有在，國即亡。若用慰亭改輔幼主之策，國亦亡。是時余適還上海，後遇少笙，詳爲余言。」蓋深許兆有之勇果，而譏斥世凱。「弟子記」則大異乎是。據云：「……公集吳張商護救策。二將謂無北洋命，不敢輕動。公曰：「渡海請命，其何能及？」乃會商致書韓王，請往護，黨徒矯覆阻止，遂遣泰安兵船送書北洋，並令先經旅順，請子久公電告。越旬餘，始得北洋覆電，令堅壁自守，以待調停。……韓議政府領議政沈舜澤備印文求帶兵救王。公集吳張二將議入宮。二將請遺書竹添詰問，不報。適有宮中人來報，黨徒謀劫王赴他島，另立幼君，附日背華。公奮起曰：「我輩統兵防韓，若失其君，又失其國，咎將焉歸？且韓既附日，韓亂黨必斷我歸路，合兵攻我，何由回國？」吳張請再告急於北洋。公曰：「防韓交涉，係我專責。如因肇衅獲咎，我一人當之，決不累及諸君！」吳張不得已，强諾。……議分兵進援。吳張皆不敢任中堅，願抄左右。公部有分駐馬山浦者，兵祇四哨，毅然任中路，由宮之敦化門入。……部署定，公集所部流涕宣誓。……公麾兵進蹕，過公向所教練之韓兵數百人，合力進戰。士卒爭先

，聲震屋瓦。至後院山坡下見兩兵掖吳兆有倉皇走避。兆有跌足號哭。公問其故。曰：「兵入宮受擊逃潰，莫知所之。」公笑曰：「汝作此態，敵人其免汝耶？勿亂我軍心，速歸營收集殘卒！」……槍聲達旦，迄未見張光前一兵。遣人覘之，乃在宮西金虎門內高牆下避彈丸，未敢發一槍進一步。公歎曰：「淮軍暮氣，何至此耶！」……尚不知王所在，懸賞探查，或傳王已遇害，人心益驚惶。公曰：「國不可一日無主，乃遣韓員李應浚訪延王庶子，擬立爲監國。此子因妃妒匿養民間，已九歲矣。李應浚甫行，有人報王在北門關帝廟內。……」則惟見世凱如虎，兆有及光前如鼠，何其相異之甚耶！





記丁玲女士（六）

沈從文

當兩人在西山無法支持下去，遷入北河沿一個公寓裏時，原爲了先從朋友方面，就早知道那公寓中有個明理知趣主人的。這主人風度同性情，使人一想起來便覺得混合了快樂與憂愁，從他那份性格上，總彷彿可以接觸了些又荒唐又微妙的人生。

這公寓主人做得是市儈行業，對於賬目卻似乎無多大興味，他所歡喜的只是同人來談李白，杜甫，擺侖，雪萊。他並不懂詩，對於詩人卻古怪的十分同情。他從早年夭死的劉夢葦君方面，聽說過這個世界中若干詩人文人的事績後，便把自己變成一個有意思的人物了。他明白住在他公寓中，正有若干詩人與若干文人，他總想方設法同這些作家接近。不拘什麼時節，遇着本地某種報紙副張上，登載有某房客一首詩一篇小說，爲他所發現時，就趕快拿了這份新聞，向各個房客去報告，（他與人提及這件事情時，永遠用得是一副裝模作樣的神情，而且細聲細氣。）他不單向熟客報告，也歡喜向生客宣傳。從這種行動上他所能得的快樂，似乎常比某一時得到什麼客人一月租金還滿足。

他總裝模作樣的站到客人的房門邊，說了幾句「您下堂了！」「今天好，朋友不來」！這一類閒話，到後才把預藏在身背後業已摺得妥貼的報紙，遞給這個客人，於是輕輕的說：

「×先生，您瞧，您瞧，這是咱們院子裏×號□先生作的，這是一首詩，寫北河沿兒大樹，白狗，寫公寓中抽苗的慈菇，天空中帶哨的白鴿，廚房中大師傅油膩膩的肥肚，七個韻腳，多美的詩」！

客人或不明白他意思所在，他就重復解釋這是什麼，爲誰寫的，寫詩的人又住在公寓中有了多少日子。客人或聽明白了，把[illegible]於他熱心處感到興味，微帶諧謔的回問：

「掌櫃的，你懂詩嗎？」

那時這掌櫃的，方記起了面前說話的一個，既不是詩人，又不是文人，且認爲這住客不能理解他是一個如何對於詩人文人愛護的主人，稍稍感到失望了，他便裝作十分謙虛，謙虛中卻蘊藏了一分自得的神氣，向那客人說着，下面的話語：

「我做生意的懂什麼詩?!×先生，您同××號先生不常談過嗎？同×號的先生不成天一塊兒上課嗎？他們無事也常常同我談些讀書人談到的事情。我是個生意人，不上過學，認字也不多。（他笑。）『十九世紀的浪漫派走入頹廢路道』。（他隨便插入那麼一句話後又自得的微笑。）×先生說丁尼生也住過像咱們這種公寓，多古怪呀！（他爲了提出丁尼生名字，又不由得不微笑。）沒事時您先生請賞個臉兒，過櫃房坐坐，喝杯茶，談談天。……」

他一面說着這些話時一面總是微笑，因爲有多少說不出口的話，無機會來說，皆只好融解在那種微笑裏！

他的話也許說得比我所記載的更文雅些，把這個對于他缺少敬意的客人即刻請過櫃房去，或者稍過一時，又想出別的方法，拉客人過櫃房去。到了那里，大學生一看，牆頭上這邊是隱士裝扮曳杖而行的陶淵明，那邊是小生裝扮負手覓句的李長吉，近窗邊又有個海盜神氣的五彩擺侖照片，大炕頭則牧師模樣的人物，除了但丁還有誰那麼瘦？……于是擱賬簿的小桌上，發現了小說月報與其他文學雜志，大炕頭發現了新潮雜誌，這主人那個微笑的臉子，也擺在帶了驚訝眼光的客人面前。這客人如果稍稍細心一些，將更加覺得希奇，便是那些雜志封面雖那麼舊了，卻依然十分整齊乾淨，而且封面一角，還帶有大學生所熟習的青年詩人名字題在上面，這客人會想着：

「這掌櫃的眞看不出，原來還是個斯文人呀！」

他不必客人那麼說，就可以從客人驚訝神氣中搜羣出那兩句話的意思，他便微笑着，帶着撫慰意味，把話繼續說下去。

「×先生，您請坐呀！這地方太髒，不成個樣子，×先生，您坐坐，我們談談！」

要些什麼呢？自然就是詩呀文呀的一大篇。

他能夠複述從旁人所聽來的一切文學掌故與新穎名詞。他並不看過多少書，卻明白許多文人的籍貫生活。他不單明白本國過去現在的文豪著作名稱與其他種種，外國過去現在的著作家也似乎十分熟習。

……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們的根柢，他就愛那一點兒。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儘你欠賬，又幷沒有何等野心。他別無所求，爲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類。他的行爲是不樂意成爲市儈的努力。這樣一來大家當眞也好像把他看得不同了。因爲住處有一部分是未來的文人，對于這一部人，這掌櫃也似乎多需要一些忍耐了。應當向什麼人要一點錢時，走到那個人的房中去，坐下來，還不說話，這一方也明白來的意思是什麼了，卻不必提近來苦況，用爲搪塞索欠的開口，不妨儘同他談着古今中外文學家的阨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着一個賢主人，（爲了湊巧的原因，再說一點更合題的話也不妨，）到後，這掌櫃的會從古來世界上的事情，推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單是不願意啓齒窘了住客，幷且在開晚飯時節，一定不會忘記特別把飯菜開得豐富一些。……

上面所摘引的，是我在記胡也頻一書上爲這個公寓主人所作的剪影。海軍學生夫婦兩人，當時便得過那主人的種種殷懃，支持過若干日月，且在記憶中保留了一個又覺得感激又覺得好笑的印象。

丁玲女士被人當成作家一般尊敬，大約也從這公寓主人爲始。因爲她還沒有開始執筆以前，就早得到這主人善意的待遇了。

海軍學生靠寫作爲生，在壞習氣下既毫無用路，日子過去了，每個過去的日子，皆帶去了些未來生活的勇氣，另一遠方卻有個年近六十的小學校長，常常來信告給他們，外邊不易支持，還可以回到她身邊去，故公寓中的好主人，以及北京城秋天來的乾淨空氣皆留不着他們，恰好那時節兩人在公寓方面又有了些小小故事，因此丁玲女士就離開北京回了湖南，過不久，海軍學生也跟着走了。

回湖南後海軍學生便開始寫詩，所寫的詩不外乎兩人隨了每個日子而來的和洽無忤的友誼，使那個偏執熱情的年青男子，從女子方面所得到的眼睛，鼻子，兩條臂膊，一張口，或别的什麼

印象，處處驚訝出神，又在小小分離上與小小衝突上，讓那些事成爲習慣的各樣嗜好，折磨到心靈同身體，故寫出的詩，形式同意境方面，皆離奇少見，且充滿了狂熱的感情。

兩人回到湖南住了一陣，丁玲從母親方面得了些錢，第二次預備出門時，大約北京還有些痛苦的記憶，故兩人並不預備過北京，最先只在長沙住下。長沙覺得不好，兩人搬往武昌。武昌又覺得不好，兩人再過上海。上海地方那麼大，住下來自然很合式了，又因爲那地方耗費太多，所帶的錢極其有限，演電影作明星的計畫，則一臨實地即已證明了完全是個夢想，在北方，海軍學生正慢慢的把他的作品找到了出路，若機會不太壞，大約已可每月得到二十元左右的稿費，兩人且記著北京公寓中欠賬的權利，雖明明白白知道北京方面一些看來使他們不愉快的臉子，到北京時還有機會見到，可是他們依然又過北方了。

到北京後住在西城槐樹胡同，丁玲的希望只是一個月約十五六元的書記位置，各處設法皆難如願。似乎爲了避開舊有熟人，故特意找尋了那麼一個偏僻住處，住處既極湫隘，生活又沉悶無聊，故兩人皆萎悴了許多。那時爲了省錢，丁玲女士又把燒火煮飯的職務消磨日子，朋友來訪，又有機會可以見到她在屋外廊簷下劈柴了。

兩個月後，兩人第二次遷入了北河沿某公寓，建議的爲劉夢葦。幾人眼看到他們重來，北方新起出版業的興旺情形，皆覺得有盡力把自己加入這事業的必要，恰恰大家友誼又好了，于是便有人提議如何來辦個刊物，成立個社，這社從「未名社」得到暗示，便取名「無須社」。社名含義既極其幽默，加入份子也不從任何方式定下標準，故這社實在也不成個什麼東西。使這個團體成立的爲丁玲女士，她因爲無作品就始終不承認是社員。我雖有一本書擬定作無須社叢書之一，我就從不參加他們的討論，也全不明白這個團體究竟有幾個人，選定由誰負責接頭，且預備做些什麼事。

日子過去了一大堆後，南方的革命軍從湘南北伐，軍事方面進展得異常迅速，武漢解決後成爲軍事政治的中心，我們的熟人皆走到南方做事去了，我們的熟人，從北方到南方後，都覺得南方一切皆顯得極有生氣，便是寫作小說，也認爲非到武漢玩玩不可了，因此常有信來問我們，是不是想作事，若想作事，一到武漢總有辦法。當時我們都沒有離開北京的意思，認爲不必離開北京，理由又簡單又切實的是丁玲女士。我們幾個人商量看是不是過武昌時，她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過武昌，若想做文章，不應當過武昌」。她那時雖蘊釀了動筆的慾望，卻並不寫出一個短篇。她不過因爲海軍學生生活的基礎剛剛穩定，不願意他又放下這分事業，另作計畫罷了。那時節海軍學生從晨報館與其他方面，每月已可得到二十來塊錢，兩人就靠這個收入應付一切。

他們有了點錢，只想得到一個較好的住處，所以每天無事就過各處去看住處。兩人住過銀閘，住過孟家大院，住過中老胡同，最後才遷入北河沿的漢花園公寓樓上第十號。

在那公寓樓上他們大約住了將近一年，那時的生活雖仿彿不很窘迫了，由於支出方面不甚得體，兩人總仍然常常顯得極其狼狽。冬天來時，房中雖有煤爐，卻無煤塊，客人來了，就得女主人用舊書報作爲取煖的燃料，報紙完事了，外面寒氣十分逼人，室內無法工作，兩人就坐在床上看書。

房租到期無法應付時，兩人常常不在家中，各處亂跑。在家被掌櫃的見及時，便裝作出門借

錶的樣子，用圍巾緊緊的裹了身體，出門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深方敢回轉住處。

兩人在北京住下來，總像等候什麼似的。等什麼？兩人似乎也不明白的。但當眞等着，就是等着丁玲女士寫作的機會。

過分的閒暇使她變成一個沈靜的人，由于凝靜看到百樣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惡最細緻部分，領會出人事哀樂最微小部分，海軍學生相伴長時期的一分生活，培養到她的感情，心靈與智慧已成熟到透明如水。她等着寫作的機會，「成功」與「榮譽」卻同樣又在等她！

她于是開始寫了「在黑暗中」以次諸篇章。對于這個新進作家的寫作，給了最大鼓勵的，實爲那時小說月報的負責者。小說月報用了她的文章，且隨即就寄給了一筆出乎兩人意料以外的報酬，得到這筆稿費後，兩人眞不知道怎麼辦。作品刊載後，就證明了編者的見識，超人一等，對于這無名作家作品的採用，並不見得錯誤。小說月報一萬餘固定讀者方面，皆希望明白作者是誰，其中一定還有與作者平時常相過從的人。與他們相熟的人，决想不到那麼一個樸素圓臉女孩子，爲得出這種感情强調色澤鮮明的作品。丁玲是誰？假若是一個女子，這女子又是誰？眞是一個希奇的謎。很覺得有趣，也很可以明白一般人的意見簡陋，想及時永遠令人覺得有點難受處，便是某一些熟人，直到明白告給這種作品是誰寫作時，他們還表示出未能相信的神氣！

文章既有了出路，兩人的生活，自然也有了新的設計。兩人皆覺得應當多念些書，且當眞感覺到非念書不可了。想學好了日文，以爲將來稿費能每月固定得到若干數目時，兩人或可以同時過日本去，便從朋友中商量如何補習日文的方法。

那時節，朋友中學日文的無一人，朋友的朋友，卻有一個據說已經能夠用日文譯出書的△君。但當時想把這人請來談談，與△君相熟的朋友恰恰離開了北京，無人可以代爲介紹，也就罷了。

我則恰如在另一本書所記，因中國的南方革命已進展到了南京，出版物的盈虛消息已顯然有由北而南的趨勢，北京城的好天氣同公寓中的好規矩，都不能使我們承認老死在這個磚頭疊就的大城中爲得計。並且在上海一方面，則正是一些新書業發軔的時節，小說月報因爲編輯部方面負責者換了一人，作品取捨的標準不同了一些，已經登載了我的文章，另一登載我作品的現代評論，編輯部已遷過上海，北新書局與新月書店皆爲我印行了一本新書，我覺得我在上海即或不能生活得比北京從容些，至少在上海也當比在北方活得有意思些，故我不能儘在北京住作過日本留學的空想，就從海道把一點簡單行李同一個不甚時實的身體，搬移過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鐘路一個朋友代爲租妥的亭子間住下，開始了我上海的新生活。再過了兩月，他們兩人又用另外一種理由，也居然到上海來了。

（未完）

（本文不得作者認可，不能摘取輯入他書，或改編劇本）

